第四十三回：諸葛亮舌戰群儒，魯子敬力排眾議

卻說魯肅、孔明辭了玄德、劉琦，登舟望柴桑郡來。二人在舟中共議，魯肅謂孔明曰：「先生見孫將軍，切不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。」孔明曰：「不須子敬叮嚀，亮自有對答之語。」及船到岸，肅請孔明於館驛中暫歇，先自往見孫權。權正聚文武於堂上議事，聞魯肅回，急召入問曰：「子敬往江夏，體探虛實若何？」肅曰：「已知其略，尚容徐稟。」權將曹操檄文示肅曰：「操昨遣使齎文至此，孤先發遣來使，現今會眾商議未定。」肅接檄文觀看。其略曰：

孤近承帝命，奉詔伐罪。旄麾南指，劉琮束手；荊襄之民，望風歸順。今統雄兵百萬，上將千員，欲與將軍會獵於江夏，共伐劉備，同分土地，永結盟好。幸勿觀望，速賜回音。

魯肅看畢曰：「主公尊意若何？」權曰：「未有定論。」張昭曰：「曹操擁百萬之眾，借天子之名，以征四方，拒之不順。且主公大勢可以拒操者，長江也。今操既得荊州，長江之險，已與我共之矣，勢不可敵。以愚之計，不如納降為萬安之策。」眾謀士皆曰：「子布之言，正合天意。」孫權沈吟不語。張昭又曰：「主公不必多疑。如降操則東吳民安，江南六郡可保矣。」孫權低頭不語。

須臾，權起更衣，魯肅隨於權後。權知肅意，乃執肅手而言曰：「卿欲如何？」肅曰：「恰纔眾人所言，深誤將軍。眾人皆可降曹操，惟將軍不可降曹操。」權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肅曰：「如肅等降操，當以肅還鄉黨累官，故不失州郡也；將軍降操，欲安所歸乎？位不過封侯，車不過一乘，騎不過一匹，從不過數人，豈得南面稱孤哉？眾人之意，各自為己，不可聽也。將軍宜早定大計。」

權歎曰：「諸人議論，大失孤望。子敬開說大計，正與吾見相同。此天以子敬賜我也！但操新得袁紹之眾，近又得荊州之兵，恐勢大難以抵敵。」肅曰：「肅至江夏，引諸葛瑾之弟諸葛亮在此，主公可問之，便知虛實。」權曰：「臥龍先生在此乎？」肅曰：「現在館驛中安歇。」權曰：「今日天晚，且未相見。來日聚文武於帳下，先教見我江東英俊，然後升堂議事。」

肅領命而去；次日至館驛中見孔明，又囑曰：「今見我主，切不可言曹操兵多。」孔明笑曰：「亮自見機而變，決不有誤。」肅乃引孔明至幕下。早見張昭、顧雍等一班文武，二十餘人，峨冠博帶，整衣端坐。孔明逐一相見，各問姓名。施禮已畢，坐於客位。張昭等見孔明丰神飄洒，器宇軒昂，料道此人必來游說。張昭先以言挑之曰：「昭乃江東微末之士，久聞先生高臥隆中，自比管、樂。此語果有之乎？」孔明曰：「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。」昭曰：「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廬之中，幸得先生，以為如魚得水，思欲席捲荊、襄。今一旦以屬曹操，未審是何主見？」

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個謀士，若不先難倒他，如何說得孫權；遂答曰：「吾觀取漢上之地，易如反掌。我主劉豫州躬行仁義，不忍奪同宗之基業，故力辭之。劉琮孺子，聽信佞言，暗自投降，致使曹操得以猖獗。今我主屯兵江夏，別有良圖，非等閒可知也。」

昭曰：「若此，是先生言行相違也。先生自比管、樂。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；樂毅扶持微弱之燕，下齊七十餘城；此二人者，真濟世之才也。先生在草廬之中，但笑傲風月，抱膝危坐；今既從事劉豫州，當為生靈興利除害，剿滅亂賊。且劉豫州未得先生之時，尚且縱橫寰宇，割據城池；今得先生，人皆仰望；雖三尺童蒙，亦謂彪虎生翼，將見漢室復興，曹氏即滅矣；朝廷舊臣，山林隱士，無不拭目而待：以為拂高天之雲翳，仰日月之光輝，拯斯民於水火之中，措天下於衽席之上，在此時也。何先生自歸豫州，曹兵一出，棄甲拋戈，望風而竄；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，下不能輔孤子而據疆土；乃棄新野，走樊城，敗當陽，奔夏口，無容身之地？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後，反不如其初也。管仲、樂毅，果如是乎？愚直之言，幸勿見怪！」

孔明聽罷，啞然而笑曰：「鵬飛萬里，其志豈群鳥能識哉？譬如人染沈痾，當先用糜粥以飲之，和藥以服之；待其腑臟調和，形體漸安，然後用肉食以補之，猛藥以治之；則病根盡去，人得全生也。若不待氣脈和緩，便投以猛藥厚味，欲求安保，誠為難矣。吾主劉豫州，向日軍敗於汝南，寄跡劉表，兵不滿千，將止關、張、趙雲而已；此正如病勢尪羸已極之時也。新野山僻小縣，人民稀少，糧食鮮薄，豫州不過暫借以容身，豈真將坐守於此耶？夫以甲兵不完，城郭不固，軍不經練，糧不繼日，然而博望燒屯，白河用水，使夏侯惇、曹仁輩心驚膽裂。竊謂管仲、樂毅之用兵，未必過此。至於劉琮降操，豫州實出不知；且又不忍乘亂奪同宗之基業，此真大仁大義也。當陽之敗，豫州見有數十萬赴義之民，扶老攜幼相隨，不忍棄之，日行十里，不思進取江陵，甘與同敗，此亦大仁大義也。寡不敵眾，勝負乃其常事。昔高皇數敗於項羽，而垓下一戰成功，此非韓信之良謀乎？夫信久事高皇，未嘗累勝。蓋國家大計，社稷安危，是有主謀，非比誇辯之徒，虛譽欺人，──坐議立談，無人可及；臨機應變，百無一能。──誠為天下笑耳！」

這一篇言語，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回答。座上忽一人抗聲問曰：「今曹公兵屯百萬，將列千員，龍驤虎視，平吞江夏，公以為何如？」孔明視之，乃虞翻也。孔明曰：「曹操收袁紹蟻聚之兵，劫劉表烏合之眾，雖數百萬不足懼也。」虞翻冷笑曰：「軍敗於當陽，計窮於夏口，區區求救於人，而猶言不懼，此真大言欺人也！」孔明曰：「劉豫州以數千仁義之師，安能敵百萬殘暴之眾，退守夏口，所以待時也。今江東兵精糧足，且有長江之險，猶欲使其主屈膝降賊，不顧天下恥笑；由此論之，劉豫州真不懼操賊者矣！」

虞翻不能對。座間又一人問曰：「孔明欲效儀、秦之舌，游說東吳耶？」孔明視之，乃步騭也。孔明曰：「步子山以蘇秦、張儀為辯士，不知蘇秦、張儀亦豪傑也。蘇秦佩六國相卬，張儀兩次相秦，皆有匡扶人國之謀，非比畏強凌弱，懼刀避劍之人也。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偽之詞，便畏懼請降，敢笑蘇秦、張儀乎？」

步騭默默然無語。忽一人問曰：「孔明以操何如人也。」孔明視其人，乃薛綜也。孔明答曰：「曹操乃漢賊也，又何必問？」綜曰：「公言差矣。漢歷傳至今，天數將終。今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，人皆歸心。劉豫州不識天時，強欲與爭，正如以卵擊石，安得不敗乎？」孔明厲聲曰：「薛敬文安得出此無父無君之言乎！夫人生天地間，以忠孝為立身之本。公既為漢臣，則見有不臣之人，當誓共戮之，臣之道也。今曹操祖宗叨食漢祿，不思報效，反懷纂逆之心，天下之所共憤。公乃以天數歸之，真無父無君之人也！不足與語！請勿復言！」

薛綜滿面羞慚，不能對答。座上又一人應聲問曰：「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，猶是相國曹參之後。劉豫州雖云中山靖王苗裔，卻無可稽考，眼見只是織蓆販屨之夫耳，何足與曹操抗衡哉！」孔明視之，乃陸績也。孔明笑曰：「公非袁術座間懷橘之陸郎乎？請安坐聽吾一言。曹操既為曹相國之後，則世為漢臣矣；今乃專權肆橫，欺凌君父，是不惟無君，亦且蔑祖；不惟漢室之亂臣，亦曹氏之賊子也！劉豫州堂堂帝冑，當今皇帝，按譜賜爵，何云無可稽考？且高祖起身亭長，而終有天下；織蓆販屨，又何足為辱乎？公小兒之見，不足與高士共語！」

陸績語塞。座上一人忽曰：「孔明所言，皆強詞奪理，均非正論，不必再言。且請問孔明治何經典？」孔明視之，乃嚴畯也。孔明曰：「尋章摘句，世之腐儒也，何能興邦立事？且古耕莘、伊尹、釣渭、子牙、張良、陳平之流，鄧禹、耿弇之輩，皆有匡扶宇宙之才，未審其生平治何經典。豈亦效書生區區於筆硯之間，數黑論黃，舞文弄墨而已乎？」

嚴畯低頭喪氣而不能對。忽又一人大聲曰：「公好為大言，未必真有實學，恐適為儒者所笑耳。」孔明視其人，乃汝南程德樞也。孔明答曰：「儒有君子小人之別。君子之儒，忠君愛國，守正惡邪，務使澤及當時，名留後世。若夫小人之儒，惟務雕蟲，專工翰墨，青春作賦，皓首窮經；筆下雖有千言，胸中實無一策；且如揚雄以文章名世，而屈身事莽，不免投閣而死，此所謂小人之儒也；雖日賦萬言，亦何取哉！」

程德樞不能對。眾人見孔明對答如流，盡皆失色。時座上張溫、駱統二人，又欲問難。忽一人自外而入，厲聲言曰：「孔明乃當世奇才，君等以脣舌相難，非敬客之禮也。曹操大軍臨境，不思退敵之策，乃徒鬥口耶！」

眾視其人，乃零陵人，姓黃，名蓋，字公覆，現為東吳糧官。當時黃蓋謂孔明曰：「愚聞多言獲利，不如默而無言。何不將金石之論為我主言之，乃與眾人辯論也？」孔明曰：「諸君不知世務，互相問難，不容不答耳。」

於是黃蓋與魯肅引孔明入；至中門，正遇諸葛瑾，孔明施禮。瑾曰：「賢弟既到江東，如何不來見我？」孔明曰：「弟既事豫州，理宜先公後私，公事未畢，不敢及私。望兄見諒。」瑾曰：「賢弟見過吳侯，卻來敘話。」說罷自去。

魯肅曰：「適間所囑，不可有誤。」孔明點頭應諾。引至堂上，孫權降階而迎，優禮相待。施禮畢，賜孔明坐。眾文武分兩行而立。魯肅立於孔明之側，只看他講話。孔明致玄德之意畢，偷眼看孫權：碧眼紫鬚，堂堂儀表。孔明暗思：「此人相貌非常，只可激，不可說。等他問時，用言激之便了。」

獻茶已畢，孫權曰：「多聞魯子敬談足下之才，今幸得相見，敢求教益。」孔明曰：「不才無學，有辱明問。」權曰：「足下近在新野，佐劉豫州與曹操決戰，必深知彼軍虛實。」孔明曰：「劉豫州兵微將寡，更兼新野城小無糧，安能與曹操相持？」權曰：「曹兵共有多少？」孔明曰：「馬步水軍，約有一百餘萬。」權曰：「莫非詐乎？」孔明曰：「非詐也。曹操就兗州已有青州軍二十萬；平了袁紹，又得五六十萬；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萬；今又得荊州之軍二三十萬：以此計之，不下一百五十萬。亮以百萬言之，恐驚江東之士也。」

魯肅在旁，聞言失色，以目視孔明；孔明只做不見，權曰：「曹操部下戰將，還有多少？」孔明曰：「足智多謀之士，能征慣戰之將，何止一二千人！」權曰：「今曹操平了荊楚，復有遠圖乎？」孔明曰：「即今沿江下寨，準備戰船，不欲圖江東，待取何地？」權曰：「若彼有吞併之意，戰與不戰，請足下為我一決。」孔明曰：「亮有一言，但恐將軍不肯聽從。」權曰：「願聞高論。」孔明曰：「向者宇內大亂，故將軍起江東，劉豫州收眾漢南，與曹操並爭天下。今操芟除大難，略已平矣；近又新破荊州，威震海內；縱有英雄，無用武之地：故豫州遁逃至此。願將軍量力而處之。若能以吳越之眾，與中國抗衡，不如早與之絕；若其不能，何不從眾謀士之論，按兵束甲，北面而事之？」

權未及答。孔明又曰：「將軍外託服從之名，內懷疑貳之見，事急而不斷，禍至無日矣。」權曰：「誠如君言，劉豫州何不降操？」孔明曰：「昔田橫齊之壯士耳，猶守義不辱，況劉豫州王室之冑，英才蓋世，眾士仰慕？事之不濟，此乃天也，又安能屈處人下乎？」

孫權聽了孔明此言，不覺勃然變色，拂衣而起，退入後堂。眾皆哂笑而散。魯肅責孔明曰：「先生何故出此言？幸是吾主寬洪大度，不即面責。先生之言，藐視吾主甚矣。」孔明仰面笑曰：「何如此不能容物耶？我自有破曹之計，彼不問我，我故不言。」肅曰：「果有良策，肅當請主公求教。」孔明曰：「吾視曹操百萬之眾，如群蟻耳！但我一舉手，則皆為虀粉矣！」

肅聞言，便入後堂，見孫權。權怒氣未息，顧謂肅曰：「孔明欺吾太甚！」肅曰：「臣亦以此責孔明，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物，破曹之策，孔明不肯輕言。主公何不求之？」權回嗔作喜曰：「原來孔明有良謀，故以言詞激我。我一時淺見，幾誤大事。」便同魯肅重復出堂，再請孔明敘話。權見孔明，謝曰：「適來冒瀆清嚴，幸勿見罪。」孔明亦謝曰：「亮言語冒犯，望乞恕罪。」權邀孔明入後堂，置酒相待。

數巡之後，權曰：「曹操平生所惡者，呂布、劉表、袁紹、袁術、豫州與孤耳。今數雄已滅，獨豫州與孤尚存。孤不能以全吳之地，受制於人。吾計決矣。非劉豫州莫與當曹操者。然豫州新敗之後，安能抗此難乎？」孔明曰：「豫州雖新敗，然關雲長猶率精兵萬人；劉琦領江夏戰士，亦不下萬人。曹操之眾，遠來疲憊；近追豫州，輕騎一日夜行三百里。此所謂「強弩之末，勢不能穿魯縞」者也。且北方之人，不習水戰。荊州士民附操者，迫於勢耳，非本心也。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力同心，破曹軍必矣。操軍破必北還，則荊吳之勢強，而鼎足之形成矣。成敗之機，在於今日。惟將軍裁之。」

權大悅曰：「先生之言，頓開茅塞。吾意已決，更無他疑。即日商議起兵，共滅曹操。」遂令魯肅將此意傳諭文武官員，就送孔明於館驛安歇。

張昭知孫權欲興兵，遂與眾議曰：「中了孔明之計也！」急入見權曰：「昭等聞主公將興兵與曹操爭鋒。主公自思比袁紹若何？曹操向日兵微將寡，尚能一鼓克袁紹，何況今日擁百萬之眾南征，豈可輕敵？若聽諸葛亮之言，妄動甲兵，此所謂負薪救火也。」孫權只低頭不語。顧雍曰：「劉備因為曹操所敗，故欲借我江東之兵以拒之，主公奈何為其所用乎？願聽子布之言。」

孫權沈吟未決。張昭等出，魯肅入見曰：「適張子布等，又勸主公休動兵，力主降議，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，為自謀之計耳。願主公勿聽也。」孫權尚在沈吟。肅曰：「主公若遲疑，必為眾人誤矣。」權曰：「卿且暫退，容我三思。」肅乃退出。時武將或有要戰的，文官都是要降的，議論紛紛不一。

且說孫權退入內宅，寢食不安，猶豫不決。吳國太見權如此，問曰：「何事在心，寢食俱廢？」權曰：「今曹操屯兵於江漢，有下江南之意。問諸文武，或欲降者，或欲戰者。欲待戰來，恐寡不敵眾；欲待降來，又恐曹操不容：因此猶豫不決。」吳國太曰：「汝何不記吾姐臨終之語乎？」孫權如醉方醒，似夢初覺，想出這句話來。正是：追思國母臨終語，引得周郎立戰功。畢竟說著甚的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：孔明用智激周瑜，孫權決計破曹操

卻說吳國太見孫權疑惑不決，乃謂之曰：「先姊遺言云：『伯符臨終有言：內事不決問張昭，外事不決問周瑜。』今何不請公瑾問之？」權大喜，即遣使往鄱陽請周瑜議事。原來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師，聞曹操大軍至漢上，便星夜回柴桑郡議軍機事。使者未發，周瑜已先到。魯肅與瑜最厚，先來接著，將前項事細述一番。周瑜曰：「子敬休憂，瑜自有主張。今可速請孔明來相見。」

魯肅上馬去了。周瑜方纔歇息。忽報張昭、顧雍、張紘、步騭四人來相探。瑜接入堂中坐定，敘寒溫畢。張昭曰：「都督知江東之利害否？」瑜曰：「未知也。」昭曰：「曹操擁眾百萬，屯於漢上，昨傳檄文至此，欲請主公會獵於江夏。雖有相吞之意，尚未露其形。昭等勸主公且降之，庶免江東之禍。不想魯子敬從江夏帶劉備軍師諸葛亮至此，彼因自欲雪憤，特下說詞以激主公。子敬卻執迷不悟。正欲待都督一決。」瑜曰：「公等之見皆同否？」顧雍等曰：「所議皆同。」瑜曰：「吾亦欲降久矣。公等請回。明早見主公，自有定議。」

昭等辭去。少頃，又報程普、黃蓋、韓當等一班戰將來見。瑜迎入，各問慰訖。程普曰：「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否？」瑜曰：「未知也。」普曰：「吾等自隨孫將軍開基創業，大小數百戰，方纔戰得六郡城池。今主公聽謀士之言，欲降曹操，此真可恥可惜之事。吾等寧死不辱。望都督勸主公決計興兵。吾等願效死戰。」瑜曰：「將軍等所見皆同否？」黃蓋忿然而起，以手拍額曰：「吾頭可斷，誓不降曹！」眾人皆曰：「吾等皆不願降。」瑜曰：「吾正欲與曹操決戰，安肯投降？將軍等請回。瑜見主公，自有定議。」

程普等別去。又未幾，諸葛瑾、呂範等一班兒文官相候。瑜迎入，講禮畢。諸葛瑾曰：「舍弟諸葛亮自漢上來，言劉豫州欲結東吳，共伐曹操，文武商議未定。因舍弟為使，瑾不敢多言，專候都督來決此事。」瑜曰：「以公論之若何？」瑾曰：「降者易安，戰者難保。」周瑜笑曰：「瑜自有主張。來日同至府下定議。」

瑾等辭退。忽又報呂蒙、甘寧等一班兒來見。瑜請入，亦敘談此事。有要戰者，有要降者，互相爭論。瑜曰：「不必多言，來日都到府下公議。」眾乃辭去。周瑜冷笑不止。

至晚，人報魯子敬引孔明來拜。瑜出中門迎入。敘禮畢，分賓主而坐。肅先問瑜曰：「今曹操驅眾南侵，和與戰二策，主公不能決，一聽於將軍。將軍之意若何？」瑜曰：「曹操以天子為名，其師不可拒。且其勢大，未可輕敵。戰則必敗，降則易安。吾意已決。來日見主公，便當遣使納降。」

魯肅愕然曰：「君言差矣！江東基業，已歷三世，豈可一旦棄於他人？伯符遺言，外事付託將軍。今正欲仗將軍保全國家，為泰山之靠，奈何亦從懦夫之議耶？」瑜曰：「江東六郡，生靈無限；若罹兵革之禍，必有歸怨於我，故決計請降耳。」肅曰：「不然。以將軍之英雄，東吳之險固，操未必便能得志也。」

二人互相爭辯，孔明只袖手冷笑。瑜曰：「先生何故哂笑？」孔明曰：「亮不笑別人，笑子敬不識時務耳。肅曰：「先生如何反笑我不識時務？」孔明曰：「公瑾主意欲降操，甚為合理。」瑜曰：「孔明乃識時務之士，必與吾有同心。」肅曰：「孔明，你也如何說此？」孔明曰：「操極善用兵，天下莫敢當。向只有呂布、袁紹、袁術、劉表敢與對敵。今數人皆被操滅，天下無人矣。獨有劉豫州不識時務，強與爭衡。今孤身江夏，存亡未保。將軍決計降曹，可以保妻子，可以全富貴。國祚遷移，付之天命，何足惜哉！」

魯肅大怒曰：「汝教吾主屈膝受辱於國賊乎！」孔明曰：「愚有一計。並不勞牽羊擔酒，納土獻印；亦不須親自渡江；只須遣一介之使，扁舟送兩個人到江上。操若得此兩人，百萬之眾，皆卸甲捲旗而退矣。」瑜曰：「用何二人，可退操兵？」孔明曰：「江東去此兩人，如大木飄一葉，太倉減一粟耳。而操得之，必大喜而去。」

瑜又問果用何二人孔明曰：「亮居隆中時，即聞操於漳河新造一臺，名曰銅雀，極其壯麗；廣選天下美女以實其中。操本好色之徒，久聞江東喬公有二女，長曰大喬，次曰小喬，有沈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操曾發誓曰：『吾一願掃平四海，以成帝業；一願得江東二喬，置之銅雀臺，以樂晚年，雖死無恨矣。』今雖引百萬之眾，虎視江南，其實為此二女也。將軍何不去尋喬公，以千金買此二女，差人送與曹操。操得二女，稱心滿意，必班師矣。此范蠡獻西施之計，何不速為之？」

瑜曰：「操欲得二喬，有何證驗？」孔明曰：「曹操幼子曹植，字子建，下筆成文。操嘗命作一賦，名曰銅雀臺賦。賦中之意，單道他家合為天子，誓取二喬。」瑜曰：「此賦公能記否？」孔明曰：「吾愛其文華美，嘗竊記之。」瑜曰：「試請一誦。」孔明即時誦銅雀臺賦云：

從明后以嬉游兮，登層臺以娛情。見太府之廣開兮，觀聖德之所營。建高門之嵯峨兮，浮雙闕乎太清。立中天之華觀兮，連飛閣乎西城。臨漳水之長流兮，望園果之滋榮。立雙臺於左右兮，有玉龍與金鳳。攬二喬於東南兮，樂朝夕之與共。俯皇都之宏麗兮，瞰雲霞之浮動。欣群才之來萃兮，協飛熊之吉夢。仰春風之和穆兮，聽百鳥之悲鳴。雲天互其既立兮，家願得乎雙逞。揚仁化於宇宙兮，盡肅恭於上京。惟桓文之為盛兮，豈足方乎聖明？

休矣！美矣！惠澤遠揚。翼佐我皇家兮，寧彼四方。同天地之規量兮，齊日月之輝光。永貴尊而無極兮，等君壽於東皇。御龍旂以遨遊兮，迴鸞駕而周章。恩化及乎四海兮，嘉物阜而民康。愿斯臺之永固兮，樂終古而未央！

周瑜聽罷，勃然大怒，離座指北而罵曰：「老賊欺吾太甚！」孔明急起止之曰：「昔單于屢侵疆界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，今何惜民間二女乎？」瑜曰：「公有所不知。大喬是孫伯符將軍主婦，小喬乃瑜之妻也。」孔明佯作惶恐之狀，曰：「亮實不知。失口亂言，死罪！死罪！」瑜曰：「吾與老賊誓不兩立！」孔明曰：「事須三思，免致後悔。」瑜曰：「吾承伯符寄託，安有屈身降操之理？適來所言，故相試耳。吾自離鄱陽湖，便有北伐之心，雖刀斧加頭，不易其志也。望孔明助一臂之力，同破曹操。」孔明曰：「若蒙不棄，願效犬馬之勞，早晚拱聽驅策。」瑜曰：「來日入見主公，便議起兵。」

孔明與魯肅辭出，相別而去。次日清晨，孫權升堂。左邊文官張昭、顧雍等三十餘人；右邊武官程普、黃蓋等三十餘人。衣冠濟濟，劍佩鏘鏘，分班侍立。

少頃，周瑜入見。禮畢，孫權問慰罷。瑜曰：「近聞曹操引兵屯漢上，馳書至此，主公尊意若何？」權即取檄文與周瑜看，瑜看畢，笑曰：「老賊以我江東無人，敢如此相侮耶！」權曰：「君之意若何？」瑜曰：「主公曾與眾文武商議否？」權曰：「連日議此事，有勸我降者，有勸我戰者。吾意未定，故請公謹一決。」瑜曰：「誰勸主公降？」權曰：「張子布等皆主其意。」瑜即問張昭曰：「願聞先生所以主降之意。」昭曰：「曹操挾天子而征四方，動以朝廷為名，近又得荊州，威勢愈大。吾江東可以拒操者，長江耳。今操艨艟戰艦，何止千百？水陸並進，何可當之？不如且降，更圖後計。」瑜曰：「此迂儒之論也！江東自開國以來，今歷三世，安忍一旦廢棄！」權曰：「若此計將安出？」

瑜曰：「操雖託名漢相，實為漢賊。將軍以神武雄才，仗父兄餘業，據有江東，兵精糧足，正當橫行天下，為國家除殘去暴，奈何降賊耶？且操今此來，多犯兵家之忌：北土未平，馬騰、韓遂為其後患，而操久於南征，一忌也；北軍不諳水戰，操捨鞍馬，仗舟楫，與東吳爭衡，二忌也；又時值隆冬盛寒，馬無蒿草，三忌也；驅中國士卒，遠涉江湖，不服水土，多生疾病，四忌也：操兵犯此數忌，雖多必敗。將軍擒操，正在今日。瑜請得精兵數千，進屯夏口，為將軍破之！」

權矍然起曰：「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，所懼二袁、呂布、劉表與孤耳。今數雄已滅，惟孤尚存。孤與老賊，誓不兩立！卿言當伐，甚合孤意。此天以卿授我也。」瑜曰：「臣為將軍決一血戰，萬死不辭。只恐將軍狐疑不定。」權拔佩劍砍面前奏案一角曰：「諸官將有再言降操者，與此案同！」言罷，便將此劍賜周瑜，即封瑜為大都督，程普為副都督，魯肅為贊軍校尉。如文武官將有不聽號令者，即以此劍誅之。

瑜受了劍，對眾言曰：「吾奉主公之命，率眾破曹。諸將官吏來日俱於江畔行營聽令。如遲誤者，依七禁令五十四斬施行。」言罷，辭了孫權，起身出府。眾文武各無言而散。

周瑜回到下處，便請孔明議事。孔明至。瑜曰：「今日府下公議已定，願求破曹良策。」孔明曰：「孫將軍心尚未穩，不可以決策也。」瑜曰：「何謂心不穩？」孔明曰：「心怯曹兵之多，懷寡不敵眾之意；將軍以軍數開解，使其了然無疑，然後大事可成。」瑜曰：「先生之論甚善。」

乃復入見孫權。權曰：「公瑾夜至，必有事故。」瑜曰：「來日調撥軍馬，主公心有疑否？」權曰：「但憂曹操兵多，寡不敵眾耳。他無所疑。」瑜笑曰：「瑜正為此，特來開解主公。主公因見操檄文，言水陸大軍百萬，故懷疑懼，不復料其虛實。今以實較之：彼將中國之兵，不過十五六萬，且已久疲，所得袁氏之眾，亦止七八萬耳，尚多懷疑未服。未以久疲之卒，狐疑之眾，其數雖多，不足畏也。瑜得五萬兵，自足破之。願主公勿以為慮。」權撫瑜背曰：「公瑾此言，足釋吾疑。子布無謀，深失孤望。獨卿及子敬與孤同心耳。卿可與子敬、程普，即日選軍前進。孤當續發人馬，多載資糧，為卿後應。卿前軍倘不如意，便還就孤。孤當親與曹賊決戰，更無他疑。」

周瑜謝出，暗忖曰：「孔明早已料著吳侯之心。其計畫又高我一頭。久必為江東之患，不如殺之。」乃令人連夜請魯肅入帳，言欲殺孔明之事。肅曰：「不可。今操賊未破，先殺賢士，是自去其助也。」瑜曰：「此人助劉備，必為江東之患。」肅曰：「諸葛瑾乃其親兄，可令招此人同事東吳，豈不妙哉？」

瑜善其言。次日平明，瑜赴行營，升中軍帳高坐。左右立刀斧手，聚集文官武將聽令。原來程普年長於瑜，今瑜爵居其上，心中不樂；是日乃託病不出，令長子程咨自代。瑜令眾將曰：「王法無親，諸君各守乃職。方今曹操弄權，甚於董卓囚天子於許昌，屯暴兵於境上。吾今奉命討之，諸君幸皆努力向前。大軍到處，不得擾民。賞勞罰罪，並不徇縱。」

令畢，即差韓當、黃蓋，為前部先鋒，領本部戰船，即日起行，前至三江口下寨，別聽將令；蔣欽、周泰，為第二隊；凌統、潘璋，為第三隊；太史慈、呂蒙，為第四隊；陸遜、董襲為第五隊；呂範、朱治為四方巡警使。催督六隊官軍，水陸並進，剋期取齊。

調撥已畢，諸將各自收拾船隻軍器起行。程咨回見父程普，說周瑜調兵，動止有法。普大驚曰：「吾素欺周郎懦弱，不足為將；今能如此，真將才也！我如何不服？」遂親詣行營謝罪。瑜亦遜謝。

次日，瑜請諸葛瑾，謂曰：「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，如何屈身事劉備？今幸至江東，欲煩先生不惜齒牙餘論，使令弟棄劉備而事東吳，則主公既得良輔，而先生兄弟又得相見，豈不美哉？先生幸即一行。」瑾曰：「瑾自至江東，愧無寸功。今都督有命，敢不效力？」即時上馬，逕投驛亭來見孔明。孔明接入，哭拜，各訴闊情。

瑾泣曰：「弟知伯夷、叔齊乎？」孔明暗思：「此必周郎教來說我也。」遂答曰：「夷、齊，古之聖賢也。」瑾曰：「夷、齊雖至餓死首陽山下，兄弟二人亦在一處。我今與你同胞共乳，乃各事其主，不能旦暮相聚，視夷、齊之為人，能無愧乎？」孔明曰：「兄所言者，情也；弟所守者，義也。弟與兄皆漢人。今劉皇叔乃漢室之冑，兄若能去東吳，而與弟同事劉皇叔，則上不愧為漢臣，而骨肉又得相聚，此情義兩全之策也。不識兄意以為何如？」

瑾思曰：「我來說他，反被他說了我也。」遂無言回答，起身辭去，回見周瑜，細述孔明之言。瑜曰：「公意若何？」瑾曰：「吾受孫將軍厚恩，安肯相背？」瑜曰：「公既忠心事主，不必多言。吾自有伏孔明之計。」正是：智與智逢宜必合，才和才角又難容。畢竟周瑜何計伏孔明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：三江口曹操折兵，群英會蔣幹中計

卻說周瑜聞諸葛瑾之言，轉恨孔明，存心欲謀殺之。次日點齊軍將，入辭孫權。權曰：「卿先行，孤即起兵繼後。」瑜辭出，與程普，魯肅，領兵起行，便邀孔明同往。孔明欣然從之，一同登舟，駕起帆檣，迤邐望夏口而進。離三江口五六十里，船依次第歇定。周瑜在中央下寨，岸上依西山結營，週圍屯住。孔明只在一葉小舟內安身。

周瑜分撥已定，使人請孔明議事。孔明至中軍帳，敘禮畢。瑜曰：「昔曹操兵少，袁紹兵多，而操反勝紹者，因用許攸之謀，先斷烏巢之糧也。今操兵八十三萬，我兵只五六萬，安能拒之？亦必須先斷操之糧，然後可破。我已探知操軍糧草，俱屯於聚鐵山。先生久居漢上，熟知地理。敢煩先生與關，張，子龍，輩－吾亦助兵千人－星夜往聚鐵山斷操糧道。彼此各為主人之事，幸勿推調。」

孔明暗思：「此因說我不動，設計害我。我若推調，必為所笑。不如應之，別有計議。」乃欣然領諾。瑜大喜。孔明辭出。魯肅密謂瑜曰：「公使孔明劫糧，是何意見？」瑜曰：「吾欲殺孔明，恐惹人笑，故借曹操之手殺之，以絕後患耳。」

肅聞言，乃往見孔明，看他知也不知。只見孔明略無難色，整點軍馬要行。肅不忍，以言挑之曰：「先生此去可成功否？」孔明笑曰：「吾水戰，步戰，馬戰，車戰，各盡其妙，何愁功績不成？非比江東，公與周郎輩止一能也。」肅曰：「吾與公瑾何謂一能？」孔明曰：「吾聞江南小兒謠言云：「伏路把關饒子敬，臨江水戰有周郎。」公等於陸地但能伏路把關；周公瑾但堪水戰，不能陸戰耳。」肅乃以此言告知周瑜。瑜怒曰：「何欺我不能陸戰耶！不用他去！我自引一萬馬軍，往聚鐵山斷操糧道。」

肅又將此言告孔明。孔明笑曰：「公瑾令吾斷糧者，實欲使曹操殺吾耳。吾故以片言戲之，公瑾便容納不下。目今用人之際，只願吳侯與劉使君同心，則功可成；如各相謀害，大事休矣。操賊多謀，他平生慣斷人糧道，今如何不以重兵提備？公瑾若去，必為所擒。今只當先決水戰，挫動北軍銳氣，別尋妙計破之。望子敬善言，以告公瑾為幸。」

魯肅遂連夜回見周瑜，備述孔明之言。瑜搖首頓足曰：「此人見識，勝吾十倍，今不除之，後必為我國之禍！」肅曰：「今用人之際，望以國家為重。且待破曹之後，圖之未晚。」瑜然其說。

卻說玄德分付劉琦守江夏，自領眾將引兵往夏口。遙望江南岸旗旛隱隱，戈戟重重，料是東吳已動兵矣。乃盡移江夏之兵，至樊口屯紮。玄德聚眾曰：「孔明一去東吳，杳無音信，不知事體何如。誰人可去探聽虛實回報？」糜竺曰：「竺願往。」

玄德乃備羊酒禮物，令糜竺至東吳，以犒軍為名，探聽虛實。竺領命，駕小舟順流而下，逕至周瑜大寨前。軍士入報周瑜，瑜召入。竺再拜，致玄德相敬之意，獻上酒禮。瑜受訖，設宴款待糜竺。竺曰：「孔明在此已久，今願與同回。」瑜曰：「孔明方與我同謀破曹，豈可便去？吾亦欲見劉豫州，共議良策；奈身統大軍，不可暫離。若豫州肯枉駕來臨，深慰所望。」

竺應諾，拜辭而回。肅問瑜曰：「公欲見玄德，有何計議？」瑜曰：「玄德世之梟雄，不可不除。吾今乘機誘至殺之，實為國家除一後患。」魯肅再三勸諫，瑜只不聽，遂傳密令：「如玄德至，先埋伏刀斧手五十人於壁衣中，看我擲杯為號，便出下手。」

卻說糜竺回見玄德，具言周瑜欲請主公到彼面會，別有商護。玄德便教收拾快船一隻，只今便行。雲長諫曰：「周瑜多謀之士，又無孔明書信，恐其中有詐，不可輕去。」玄德曰：「我今結東吳以共破曹操，周郎欲見我，我若不往，非同盟之意。兩相猜忌，事不諧矣。」雲長曰：「兄長若堅意要去，弟願同往。」張飛曰：「我也跟去。」玄德曰：「只雲長隨我去。翼德與子龍守寨，簡雍固守鄂縣。我去便回。」

分付畢，即與雲長乘小舟，并從者二十餘人，飛棹赴江東。玄德觀看江東艨艟戰艦，旌旗甲兵，左右分布整齊，心中甚喜。軍士飛報周瑜：「劉豫州來了。」瑜問：「帶多少船隻來？」軍士答曰：「只有一隻船，二十餘從人。」瑜笑曰：「此人命合休笑！」乃命刀斧手，先埋伏定，然後出寨迎接。玄德引雲長等二十餘人，直到中軍帳，敘禮畢。瑜請玄德上坐。玄德曰：「將軍名傳天下，備不才，何煩將軍重禮？」乃分賓主而坐，周瑜設宴相待。

且說孔明偶來江邊，聞說玄德來此與都督相會，吃了一驚，急入中軍帳竊看動靜。只見周瑜面有殺氣，兩邊壁衣中密排刀斧手。孔明大驚曰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！」回視玄德，談笑自若；卻見玄德背後一人，按劍而立，乃雲長也。孔明喜曰：「吾主無危矣。」遂不復入，仍回身至江邊等候。

周瑜與玄德飲宴，酒行數巡，瑜起身把盞，猛見雲長按劍立於玄德背後，忙問何人？玄德曰：「吾弟關雲長也。」瑜驚曰：「非向日斬顏良，文醜，者乎？」玄德曰：「然也。」瑜大驚，汗流浹背，便斟酒與雲長把盞。

少頃，魯肅入。玄德曰：「孔明何在？煩子敬請來一會。」瑜曰：「且待破了曹操，與孔明相會未遲。」玄德不敢再言。雲長以目視玄德，玄德會意，即起身辭瑜曰：「備暫告別。即日破敵收功之後，專當叩賀。」瑜亦不留，送出轅門。

玄德別了周瑜，與雲長等來至江邊，只見孔明已在舟中。玄德大喜。孔明曰：「主公知今日之危乎？」玄德愕然曰：「不知也。」孔明曰：「若無雲長，主公幾為周瑜所害矣。」玄德方纔省悟，便請孔明同回樊口。孔明曰：「亮雖居虎口，安如泰山。今主公但收拾船隻軍馬候用，以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後為期，可令子龍駕小舟來南岸邊等候。切勿有誤。」

玄德問其意。孔明曰：「但看東南風起，亮必還矣。」玄德再欲問時，孔明催促玄德作速開船。言訖自回。玄德與雲長及從人開船，行不數里，忽見上流頭放下五六十隻船來。船頭上一員大將，橫矛而立，乃張飛也。因恐玄德有失，雲長獨力難支，特來接應。於是三人一同回寨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周瑜送了玄德，回至寨中，魯肅入問曰：「公既誘玄德至此，為何又不下手？」瑜曰：「關雲長，世之虎將也，與玄德行坐相隨，吾若下手，他必來害我。」

肅愕然。忽報曹操遣使送書至，瑜喚入。使者呈上書看時，封面上判云：「漢大丞相付周都督開拆。」瑜大怒，更不開看，將書扯碎，擲於地上，喝斬來使。肅曰：「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。」瑜曰：「斬使以示威。」遂斬使者，將首級付從人持回。隨令甘寧為先鋒，韓當為左翼，蔣欽為右翼，瑜自部領諸將接應。來日四更造飯，五更開船，鳴鼓吶喊而進。

卻說曹操知周瑜毀書斬使，大怒，便喚蔡瑁，張允，等一班荊州降將為前部。操自為後軍，催督戰船，到三江口。早見東吳船隻，蔽江而來。為首一員大將，坐在船頭上大呼曰：「吾乃甘寧也！誰敢來與我決戰？」蔡瑁令弟蔡壎前進。兩船將近，甘寧拈弓搭箭，望蔡壎射來，應弦而倒。寧遂驅船大進，萬弩齊發，曹軍不能抵當。右邊蔣欽，左邊韓當，直衝入曹軍隊中。曹軍大半是青徐之兵，素不習水戰，大江面上，戰船一擺，早立腳不住。甘寧等三路戰船，縱橫水面。周瑜又催船助戰。曹軍中箭著砲者，不計其數。從巳時直殺到未時，周瑜雖得利，只恐寡不敵眾，遂下令鳴金收住船隻。

曹軍敗回，操登旱寨，再整軍士，喚蔡瑁，張允，責之曰：「東吳兵少，反為所敗，是汝等不用心耳！」蔡瑁曰：「荊州水軍，久不操練；青徐之軍，又素不習水戰；故爾致敗。今當先立水寨，令青徐軍在中，荊州軍在外，每日教習精熟，方可用之。」操曰：「汝既為水軍都督，可以便宜從事，何必稟我？」於是張，蔡，二人，自去訓練水軍。沿江一帶分二十四座水門，以大船居於外為城郭，小船居於內，可通往來。至晚點上燈火，照得天心水面通紅。旱寨三百餘里，煙火不絕。

卻說周瑜得勝回寨，犒賞三軍，一面差人到吳侯處報捷。當夜瑜登高觀望，只見西邊火光接天。左右告曰：「此皆北軍燈火之光也。」瑜亦心驚。

次日，瑜欲親往探看曹軍水寨，乃命收拾樓船一隻，帶著鼓樂，隨行健將數員，各帶強弓硬弩，一齊上船迤邐前進。至操寨邊，瑜命下了釘石，樓船上鼓樂齊奏。瑜暗窺他水寨，大驚曰：「此深得水軍之妙也！」問：「水軍都督是誰？」左右曰：「蔡瑁，張允。」瑜思曰：「二人久居江東，諳習水戰，吾必設計先除此二人，然後可以破曹。」

正窺看間，早有曹軍飛報曹操，說周瑜偷看吾寨，操命縱船擒捉。瑜見水寨中旗號動，急教收起釘石，兩邊四下一齊輪轉櫓棹，望江面上如飛而去。比及曹寨中船出時，周瑜的樓船，已離了十數里遠，追之不及，回報曹操。

操問眾將曰：「昨日輸了一陣，挫動銳氣，今又被他深窺吾寨。吾當作何計破之？」￥言未畢，忽帳下一人出曰：「某自幼與周郎同窗交契，願憑三寸不爛之舌，往江東說此人來降。」曹操大喜，視之，乃九江人：姓蔣，名幹，字子翼，見為帳下幕賓。操問曰：「子翼與周公瑾相厚乎？」幹曰：「丞相放心。幹到江左，必要成功。」操問：「要將何物去？」幹曰：「只消一童隨往，二僕駕舟，其餘不用。」操甚喜，置酒與蔣幹送行。幹葛巾布袍，駕一隻小舟，逕到周瑜寨中，命傳報：「故人蔣幹相訪。」

周瑜正在帳中議事，聞幹至，笑謂諸將曰：「說客至矣！」遂與眾將附耳低言：「如此如此。」眾皆應命而去。

瑜整衣冠，引從者數百，皆錦衣花帽，前後簇擁而出。蔣幹引一青衣小童，昂然而來，瑜拜迎之。幹曰：「公瑾別來無恙！」瑜曰：「子翼良苦。遠涉江湖，為曹氏作說客耶？」幹愕然曰：「吾久別足下，特來敘舊，奈何疑我作說客也？」瑜笑曰：「吾雖不及師嚝之聰，聞絃歌而知雅意。」幹曰：「足下待故人如此，便請告退。」瑜笑而挽其臂曰：「吾但恐兄為曹氏作說客耳。既無此心，何速去也？」遂同入帳。敘禮畢，坐定，即傳令悉召江左英傑與子翼相見。

須臾，文官武將，各穿錦衣；帳下偏裨將校，都披銀鎧；分兩行而入。瑜都教相見畢，就列於兩傍而坐，大張筵席，奏軍中得勝之樂，輪換行酒。瑜告眾官曰：「此吾同窗契友也，雖從江北到此，卻不是曹家說客；公等勿疑。」遂解佩劍付太史慈曰：「公可佩我劍作監酒。今日宴飲，但敘朋友交情；如有提起曹操與東吳軍旅之事者，即斬之！」

太史慈應諾，按劍坐於席上。蔣幹驚愕，不敢多言。周瑜曰：「吾自領軍以來，滴酒不飲；今日見了故人，又無疑忌，當飲一醉。」說罷，大笑暢飲，座上觥籌交錯。飲至半酣，瑜攜幹手，同步出帳外。左右軍士，皆全裝貫帶，持戈執戟而立。瑜曰：「吾之軍士，頗雄壯否？」幹曰：「真熊虎之士也。」

瑜又引幹到帳後一望，糧草堆積如山。瑜曰：「吾之糧草，頗足備否？」幹曰：「兵精糧足，名不虛傳。」瑜佯醉大笑曰：「想周瑜與子翼同學時，不曾望有今日。」幹曰：「以吾兄高才，實不為過。」瑜執幹手曰：「大丈夫處世，遇知己之主，外託君臣之義，內結骨肉之恩，言必行，計必從，禍福共之，假使蘇奏，張儀，陸賈，酈生，復出，口似懸河，舌如利刃，安能動我心哉！」

言罷大笑。蔣幹面如土色。瑜復攜幹入帳，會諸將再飲；因指諸將曰：「此皆江東之英傑。今日此會，可名『群英會』。」飲至天晚，點上燈燭，瑜自起舞劍作歌。歌曰：丈夫處世兮立功名；立功名兮慰平生。慰平生兮吾將醉；吾將醉兮發狂吟！

歌罷，滿座歡笑。至夜深，幹辭曰：「不勝酒力矣。」瑜命撤席，諸將辭出。瑜曰：「久不與子翼同榻，今宵抵足而眠。」於是佯作大醉之狀，攜幹入帳共寢。瑜和衣臥倒，嘔吐狼藉。蔣幹如何睡得著？伏枕聽時，軍中鼓打二更，起視殘燈尚明。看周瑜時，鼻息如雷。幹見帳內桌上，堆著一卷文書，乃起床偷視之，卻都是往來書信。內有一封，上寫「蔡瑁張允謹封」。幹大驚，暗讀之。書略曰：「某等降曹，非圖仕祿，迫於勢耳。今已賺北軍困於寨中，但得其便，即將操賊之首，獻於麾下。早晚人到，便有關報。幸勿見疑。先此敬覆。」

幹思曰：「原來蔡瑁，張允，結連東吳！……」遂將書暗藏於衣內。再欲檢看他書時，床上周瑜翻身，幹急滅燈就寢。瑜口內含糊曰：「子翼，我數日之內，教你看曹賊之首！」幹勉強應之。瑜又曰：「子翼，且住！……教你看曹賊之首！……」及幹問之，瑜又睡著。

幹伏於床上，將近四更，只聽得有人入帳喚曰：「都督醒否？」周瑜夢中做忽覺之狀，故問那人曰：「床上睡著何人？」答曰：「都督請子翼同寢，何故忘卻？」瑜懊悔曰：「吾平日未嘗飲醉。昨日醉後失事，不知可曾說甚言語？」那人曰：「江北有人到此。」瑜喝：「低聲！」便喚：「子翼。」蔣幹只裝睡著。瑜潛出帳。幹竊聽之，只聞有人在外曰：「張蔡二都督道：『急切不得下手。』……」後面言語頗低，聽不真實。

少頃，瑜入帳，又喚：「子翼。」蔣幹只是不應，蒙頭假睡。瑜亦解衣就寢。幹尋思：「周瑜是個精細人，天門尋書不見，必然害我。……」睡至五更，幹起喚周瑜，瑜卻睡著。幹戴上巾幘，潛步出帳，喚了小童，逕出轅門。軍士問：「先生那裏去？」幹曰：「吾在此恐誤都督事，權且告別。」軍士亦不阻當。

幹下船，飛棹回見曹操。操問：「子翼幹事若何？」幹曰：「周瑜雅量高致，非言詞所能動也。」操怒曰：「事又不濟，反為所笑！」幹曰：「雖不能說周瑜，卻與丞相打聽得一件事。乞退左右。」幹取出書信，將上項事逐一說與曹操。操大怒曰：「二賊如此無禮耶！」即便喚蔡瑁，張允，到帳下。操曰：「我欲使汝二人進兵。」瑁曰：「軍尚未曾練熟，不可輕進。」操怒曰：「軍若練熟，吾首級獻於周郎矣！」蔡，張二人不知其意，驚慌不能回答，操喝武士推出斬之。須臾，獻頭帳下，操方省悟曰：「吾中計矣！」後人有詩歎曰：曹操奸雄不可當，一時詭計中周郎。蔡張賣主求生計，誰料今朝劍下亡！

眾將見殺了蔡，張二人，入問其故。操雖心知中計，卻不肯認錯，乃謂眾將曰：「二人怠慢軍法，吾故斬之。」眾皆嗟呀不已。操於眾將內選毛玠，于禁，為水軍都督，以代蔡，張二人之職。

細作探知，報過江東。周瑜大喜曰：「吾所患者，此二人耳。今既剿除，吾無憂矣。」肅曰：「都督用兵如此，何愁曹賊不破乎！」瑜曰：「吾料諸將不知此計，獨有諸葛亮識見勝我，想此謀亦不能瞞也。子敬試以言挑之，看他知也不知，便當回報。」正是：還將反間成功事，去試從旁冷眼人。未知肅去問孔明還是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：用奇謀孔明借箭，獻密計黃蓋受刑

卻說魯肅領了周瑜言語，逕來舟中相探孔明，孔明接入小舟對坐。肅曰：「連日措辦軍務，有失聽教。」孔明曰：「便是亮亦未與都督賀喜。」肅曰：「何喜？」孔明曰：「公瑾使先生來探亮知也不知，便是這件事可賀喜耳。」諕得魯肅失色問曰：「先生何由知之？」孔明曰：「這條計只好弄蔣幹。曹操雖被一時瞞過，必然便省悟，只是不肯認錯耳。今蔡、張兩人既死，江東無患矣，如何不賀喜？吾聞曹操換毛玠，于禁為水軍都督，在這兩個手裏，好歹送了水軍性命。」

魯肅聽了，開口不得，把些言語支吾了半晌，別孔明而回。孔明囑曰：「望子敬在公瑾面前勿言亮先知此事。恐公瑾心懷妒忌，又要尋事害亮。」魯肅應諾而去，回見周瑜，把上項事只得實說了。瑜大驚曰：「此人決不可留！吾決意斬之！」肅勸曰：「若殺孔明，卻被曹操笑也。」瑜曰：「吾自有公道斬之，教他死而無怨。」肅曰：「以何公道斬之？」瑜曰：「子敬休問，來日便見。」

次日，聚眾將於帳下，教請孔明議事。孔明欣然而至。坐定，瑜問孔明曰：「即日將與曹軍交戰，水路交兵，當以何兵器為先？」孔明曰：「大江之上，以弓箭為先。」瑜曰：「先生之言，甚合吾意。但今軍中正缺箭用，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，以為應敵之具。此係公事，先生幸勿推卻。」孔明曰：「都督見委，自當效勞。敢問十萬枝箭，何時要用？」瑜曰：「十日之內，可辦完否？」孔明曰：「操軍即日將至，若候十日，必誤大事。」瑜曰：「先生料幾日可辦完？」孔明曰：「只消三日，便可拜納十萬枝箭。」瑜曰：「軍中無戲言。」孔明曰：「怎敢戲都督！願納軍令狀：三日不辦，甘當重罰。」

瑜大喜，喚軍政司當面取了文書，置酒相待曰：「待軍事畢後，自有酬勞。」孔明曰：「今日已不及，來日造起。至第三日，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。」飲了數杯，辭去。魯肅曰：「此人莫非詐乎？」瑜曰：「他自送死，非我逼他。今明白對眾要了文書，他便兩脅生翅，也飛不去。我只分付軍匠人等，教他故意遲延，凡應用物件，都不與齊備。如此，必然誤了日期。那時定罪，有何理說？公今可去探他虛實，卻來回報。」

肅領命來見孔明。孔明曰：「吾曾告子敬，休對公瑾說，他必要害我。不想子敬不肯為我隱諱，今日果然又弄出事來。三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？子敬只得救我！」肅曰：「公自取其禍，我如何救得你？」孔明曰：「望子敬借我二十隻船，每船要軍士三十人，船上皆用青布為幔，各束草千餘個，分布兩邊。吾自有妙用。第三日包管有十萬枝箭。只不可又教公瑾得知；若彼知之，吾計敗矣。」

肅應諾，卻不解其意，回報周瑜，果然不提起借船之事；只言孔明並不用箭竹翎毛膠漆等物，自有道理。瑜大疑曰：「且看他三日後如何回覆我！」

卻說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，各船三十餘人，並布幔束草等物，盡皆齊備，候孔明調用。第一日卻不見孔明動靜；第二日亦只不動。至第三日四更時分，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。肅問曰：「公召我來何意？」孔明曰：「特請子敬同往取箭。」肅曰：「何處去取？」孔明曰：「子敬休問，前去便見。」遂命將二十隻船，用長索相連，逕望北岸進發。是夜大霧漫天，長江之中，霧氣更甚，對面不相見。孔明促舟前進，果然是好大霧！前人有篇大霧垂江賦曰：大哉長江，西接岷峨，南控三吳，北帶九河。匯百川而入海，歷萬古以揚波。至若龍伯，海若，江妃，水母，長鯨千丈，天蜈九首，鬼怪異類，咸集而有。蓋夫鬼神之所憑依，英雄之所戰守也。時而陰陽既亂，昧爽不分。訝長空之一色，忽大霧之四屯。雖輿薪而莫睹，惟金鼓之可聞。初若溟濛，纔隱南山之豹；漸而充塞，欲迷北海之鯤。然後上接高天，下垂厚地。渺乎蒼茫，浩乎無際。鯨鯢出水而騰波，蛟龍潛淵而吐氣。又如梅霖收溽，春陰釀寒；溟溟濛濛，浩浩漫漫。東失柴桑之岸，南無夏口之山。戢船千艘，俱沈淪於巖壑；漁舟一葉，驚出沒於波瀾。甚則穹昊無光，朝陽失色；返白晝為昏黃，變丹山為水碧。雖大禹之智，不能測其淺深；離婁之明，焉能辨乎咫尺？於是馮夷息浪，屏翳收功；魚鱉遁跡，鳥獸潛蹤。隔斷蓬萊之島，暗圍閶闔之官。恍惚奔騰，如驟雨之將至；紛紜雜沓，若寒雲之欲同。乃復中隱毒蛇，因之而為瘴癘；內藏妖魅，憑之而為禍害。降疾厄於人間，起風塵於塞外。小民遇之失傷，大人觀之感慨。蓋將返元氣於洪荒，混天地為大塊。

當夜五更時候，船已近曹操水寨。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，一帶擺開，就船上擂鼓吶喊。魯肅驚曰：「倘曹兵齊出，如之奈何？」孔明笑曰：「吾料曹操於重霧中必不敢出。吾等只顧酌酒取樂，待霧散便回。」

卻說曹操寨中，聽得擂鼓吶喊，毛玠，于禁，二人慌忙飛報曹操。操傳令曰：「重霧迷江，彼軍忽至，必有埋伏，切不可輕動。可撥水軍弓弩手亂射之。」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，徐晃，各帶弓弩軍三千，火速到江邊助射。比及號令到來，毛玠，于禁，怕南軍搶入水寨，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。

少頃，旱寨內弓弩手亦到，約一萬餘人，盡皆向江中放箭：箭如雨發。孔明教把船掉轉，頭東尾西，逼近水寨受箭，一面擂鼓吶喊。待至日高霧散，孔明令收船急回。二十隻船兩邊束草上，排滿箭枝。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：「謝丞相箭！」比及曹軍寨內報知曹操時，這裏船輕水急，已放回二十餘里，追之不及，曹操懊悔不已。

卻說孔明回船謂魯肅曰：「每船上箭約五六千矣。不費江東半分之力，已得十萬餘箭。明日即將來射曹軍，卻不甚便？」肅曰：「先生真神人也！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？」孔明曰：「為將而不通天文，不識地利，不知奇門，不曉陰陽，不看陣圖，不明兵勢，是庸才也。亮於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，因此敢任三日之限。公瑾教我十日完辦，工匠料物，都不應手，將這一件風流罪過，明白要殺我；我命繫於天，公瑾焉能害我哉！」

魯肅拜服。船到岸時，周瑜已差五百軍在江邊等候搬箭。孔明教於船上取之，可得十餘萬枝。都搬入中軍帳交納。魯肅入見周瑜，備說孔明取箭之事。瑜大驚，慨然歎曰：「孔明神機妙算，吾不如也！」後人有詩讚曰：

一天濃霧滿長江，遠近難分水渺茫。驟雨飛蝗來戰艦，孔明今日服周郎。

少頃，孔明入寨見周瑜。瑜下帳迎之，稱羨曰：「先生神算，使人敬服。」孔明曰：「詭譎小計，何足為奇？」瑜邀孔明入帳共飲。瑜曰：「昨吾主遣使來催督進軍，瑜未有奇計，願先生教我。」孔明曰：「亮乃碌碌庸才，安有妙計？」瑜曰：「某昨觀曹操水寨，極其嚴整有法，非等閒可攻。思得一計，不知可否，先生幸為我一決之。」孔明曰：「都督且休言。各自寫於手內，看同也不同。」

瑜大喜，教取筆硯來，先自暗寫了，卻送與孔明。孔明亦暗寫了，兩個移近坐榻，各出掌中之字，互相觀看，皆大笑。原來周瑜掌中字，乃一『火』字，孔明掌中，亦一『火』字。瑜曰：「既我兩人所見相同，更無疑矣。幸勿漏泄。」孔明曰：「兩家公事，豈有漏泄之理？吾料曹操雖兩番經我這條計，然必不為備。今都督儘行之可也。」飲罷分散，諸將皆不知其事。

卻說曹操平白折了十五六萬箭，心中氣悶。荀攸進計曰：「江東有周瑜、諸葛亮二人用計，急切難破；可差人去東吳詐降，為奸細內應，以通消息，方可圖也。」操曰：「此言正合吾意。汝料軍中誰可行此計？」攸曰：「蔡瑁被誅，蔡氏宗族，皆在軍中。瑁之族弟蔡中，蔡和，現為副將。丞相可以恩結之，差往詐降，東吳必不見疑。」

操從之，當夜密喚二人入帳囑付曰：「汝二人可引些少軍士，去東吳詐降。但有動靜，使人密報。事成之後，重加封賞。休懷二心！」二人曰：「吾等妻子俱在荊州，安敢懷二心，丞相勿疑。某二人必取周瑜，諸葛亮之首，獻於麾下。」操厚賞之。次日，二人帶五百軍士，駕船數隻，順風望著南岸來。

且說周瑜正理會進兵之事，忽報江北有船來到江口，稱是蔡瑁之弟蔡和，蔡中，特來投降，瑜喚入。二人哭拜曰：「吾兄無罪，被曹賊所殺。吾二人欲報兄仇，特來投降。望賜收錄，願為前部。」

瑜大喜，重賞二人，即命與甘寧引軍為前部。二人拜謝，以為中計。瑜密喚甘寧分付曰：「此二人不帶家小，非真投降，乃曹操使來為奸細者。吾今欲將計就計，教他通報消息。汝可慇懃相待，就裏隄防。至出兵之日，先要殺他兩個祭旗。汝切須小心，不可有誤。」

甘寧領命而去。魯肅入見周瑜曰：「蔡中，蔡和之降，多應是詐，不可收用。」瑜叱曰：「彼因曹操殺其兄，欲報仇而來降，何詐之有？你若如此多疑，安能容天下之士乎？」

肅默然而退，乃往告孔明，孔明笑而不言。肅曰：「孔明何故哂笑？」孔明曰：「吾笑子敬不識公瑾用計耳。大江隔遠，細作極難往來。操使蔡中，蔡和詐降，竊探我軍中事，公瑾將計就計，正要他通報消息。兵不厭詐，公瑾之謀是也。」肅方纔省悟。

卻說周瑜夜坐帳中，忽見黃蓋潛入軍中來見周瑜。瑜問曰：「公覆夜至，必有良謀見教。」蓋曰：「彼眾我寡，不宜久持，何不用火攻之？」瑜曰：「誰教公獻此計？」蓋曰：「某出自己意，非他人之所教也。」瑜曰：「吾正欲如此，故留蔡中，蔡和詐降之人，以通消息；但恨無一人為我行詐降計耳。」蓋曰：「某願行此計。」瑜曰：「不受些苦，彼如何肯信？」蓋曰：「某受孫氏厚恩，雖肝腦塗地，亦無怨悔。」瑜拜而謝之曰：「君若肯行此苦肉計，則江東之萬幸也。」蓋曰：「某死亦無怨。」遂謝而出。

次日，周瑜鳴鼓大會諸將於帳下，孔明亦在座。周瑜曰：「操引百萬之眾，連絡三百餘里，非一日可破。今令諸將各領三個月糧草，準備禦敵。」

言未訖，黃蓋進曰：「莫說三個月；便支三十個月糧草，也不濟事！若是這個月能破便破；若是這個月不能破，只可依張子布之言，棄甲倒戈，北面而降之耳！」

周瑜勃然變色大怒曰：「吾奉主公之命，督兵破曹，敢有再言降者必斬。今兩軍相敵之際，汝敢出此言，慢我軍心，不斬汝首，難以服眾！」喝左右將黃蓋斬訖報來。黃蓋亦怒曰：「吾自隨破虜將軍，縱橫東南，已歷三世，那有你來？」

瑜大怒，喝令速斬。甘寧進前告曰：「公覆乃東吳舊臣，望寬恕之。」瑜喝曰：「汝何敢多言，亂吾法度！」先叱左右將甘寧亂棒打出。眾官皆跪告曰：「黃蓋罪固當誅，但於軍不利。望都督寬恕，權且記罪。破曹之後，斬亦未遲。」

瑜怒未息，眾官苦苦告求。瑜曰：「若不看眾官面皮，決須斬首！今且免死！」命左右拖翻，打一百脊杖，以正其罪。眾官又告免，瑜推翻案桌，叱退眾官，喝教行杖。將黃蓋剝了衣服，拖翻在地，打了五十脊杖。眾官又復苦苦求免，瑜躍起指蓋曰：「汝敢小覷我耶！且記下五十棍！再有怠慢，二罪俱罰！」恨聲不絕而入帳中。

眾官扶起黃蓋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，扶歸本寨，昏絕幾次。動問之人，無不下淚。魯肅也往看問了，來至孔明船中，謂孔明曰：「今日公瑾怒責公覆，我等皆是他部下，不敢犯顏苦諫。先生是客，何故袖手旁觀，不發一語？」孔明笑曰：「子敬欺我。」肅曰：「肅與先生渡江以來，未嘗一事相欺。今何出此言？」孔明曰：「子敬豈不知公瑾今日毒打黃公覆，乃其計耶？如何要我勸他？」肅方悟。孔明曰：「不用苦肉計，何能瞞過曹操？今必令黃公覆去詐降，卻教蔡中，蔡和報知其事矣。子敬見公瑾時，切勿言亮先知其事，只說亮也埋怨都督便了。」

肅辭去，入帳見周瑜，瑜邀入帳後。肅曰：「今日何故痛責黃公覆？」瑜曰：「諸將怨否？」肅曰：「多有心中不安者。」瑜曰：「孔明之意若何？」肅曰：「他也埋怨都督忒薄情。」瑜笑曰：「今番須瞞過他也。」肅曰：「何謂也？」瑜曰：「今日痛打黃蓋，乃計也。吾欲令他詐降，先須用苦肉計，瞞過曹操，就中用火攻之，可以取勝。」肅乃暗思孔明之高見，卻不敢明言。

且說黃蓋臥於帳中，眾將皆來動問。蓋不言語，但長吁而已。忽報參謀闞澤來問。蓋令請入臥內，叱退左右。闞澤曰：「將軍莫非與都督有讎？」蓋曰：「非也。」澤曰：「然則公之受責，莫非苦肉計乎？」蓋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澤曰：「某觀公瑾舉動，已料著八九分。」蓋曰：「某受吳侯三世厚恩，無以為報，故獻此計，以破曹操。吾雖受苦，亦無所恨。吾遍觀軍中，無一人可為心腹者。惟公素有忠義之心，敢以心腹相告。」澤曰：「公之告我，無非要我獻詐降書耳。」蓋曰：「實有此意。未知肯否？」闞澤欣然領諾。正是：勇將輕身思報主，謀臣為國有同心。未知闞澤所言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：闞澤密獻詐書，龐統巧授連環計

卻說闕澤字德潤，會稽山陰人也。家貧好學，與人傭工，嘗借人書來看。看過一遍，便不遺忘。口才辨給，少有膽氣。孫權召為參謀，與黃蓋最相善。蓋知其能言有膽，故欲使獻詐降書。澤欣然應諾曰：「大丈夫處世，不能立功建業，不幾與草木同腐乎？公既捐軀報主，澤又何惜微生！」黃蓋滾下床來拜而謝之。澤曰：「事不可緩，即今便行。」蓋曰：「書已修下了。」

澤領了書，只就當夜扮作漁翁，駕小舟，望北岸而行。是夜寒星滿天，三更時候，早到曹軍水寨。巡江軍士拏住，連夜報知曹操。操曰：「莫非是奸細麼？」軍士曰：「只一漁翁，自稱是東吳參謀闞澤，有機密事來見。」操便教引將入來。軍士引闞澤至，只見帳上燈燭輝煌，曹操憑几危坐，問曰：「汝既是東吳參謀，來此何幹？」澤曰：「人言曹丞相求賢若渴，今觀此問，甚不相合。──黃公覆，汝又錯尋思了也！」

操曰：「吾與東吳旦夕交兵，汝私行到此，如何不問？」澤曰：「黃公覆乃東吳三世舊臣，今被周瑜於眾將之前，無端毒打，不勝忿恨。因欲投降丞相，為報仇之計，特謀之於我。我與公覆，情同骨肉，逕來為獻密書。未知丞相肯容納否？」操曰：「書在何處？」闞澤取書呈上。操拆書，就燈下觀看。書略曰：「蓋受孫氏厚恩，本不當懷二心。然以今日事勢論之：用江東六邵之卒，當中國百萬之師，眾寡不敵，海內所共見也。東吳將吏，無論智愚，皆知其不可。周瑜小子，偏懷淺戇，自負其能，輒欲以卵敵石；兼之擅作威福，無罪受刑，有功不賞。蓋係舊臣，無端為所摧辱，心實恨之！伏聞丞相，誠心待物，虛懷納士，蓋願率眾歸降，以圖建功雪恥。糧草車仗，隨船獻納。泣血拜白，萬勿見疑。」

曹操於几案上翻覆將書看了十餘次，忽然拍案張目大怒曰：「黃蓋用苦肉計，令汝下詐降書，就中取事，卻敢來戲侮我耶！」便教左右推出斬之。左右將闞澤簇下，澤面不改容，仰天大笑。操教牽回，叱曰：「吾已識破奸計，汝何故哂笑？」澤曰：「吾不笑你。吾笑黃公覆不識人耳。」操曰：「何不識人？」澤曰：「殺便殺，何必多問！」操曰：「吾自幼熟讀兵書，深知奸偽之道。汝這條計，只好瞞別人，如何瞞得我！」澤曰：「你且說書中那件事是奸計？」操曰：「我說出你那破綻，教你死而無怨！你既是真心獻書投降，如何不明約幾時？如今你有何理說？」

闞澤聽罷，大笑曰：「虧汝不惶恐，敢自誇熟讀兵書！還不及早收兵回去！倘若交戰，必被周瑜擒矣！無學之輩！可惜吾屈死汝手！」操曰：「何謂我無學？」澤曰：「汝不識機謀，不明道理，豈非無學？」操曰：「你且說我那幾般不是處？」澤曰：「汝無待賢之禮，吾何必言？但有死而已。」操曰：「汝若說得有理，我自然敬服。」澤曰：「豈不聞『背主作竊，不可定期』？倘今約定日期，急切下不得手，這裏反來接應，事必泄漏。但可覷便而行，豈可預期相訂乎？汝不明此理，欲屈殺好人，真無學之輩也！」

操聞言，改容下席而謝曰：「某見事不明，誤犯尊威，幸勿掛懷。」澤曰：「吾與黃公覆，傾心投降，如嬰兒之望父母，豈有詐乎？」操大喜曰：「若二人能建大功，他日受爵，必在諸人之上。」澤曰：「某等非為爵祿而來，實應天順人耳。」操取酒待之。

少頃，有人入帳，於操耳邊私語。操曰：「將書來看。」其人以密書呈上。操觀之，顏色頗喜。闞澤暗思：「此必蔡中，蔡和來報黃蓋受刑消息，操故喜我投降之事為真實也。」操曰：「煩先生再回江東，與黃公覆約定，先通消息過江，吾以兵接應。」澤曰：「某已離江東，不可復還。望丞相別遣機密人去。」操曰：「若他人去，事恐泄漏。」澤再三推辭；良久，乃曰：「若去則不敢久停，便當行矣。」

操賜以金帛，澤不受，辭別出營，再駕肩舟，重回江東，來見黃蓋，細說前事。蓋曰：「非公能辯，則蓋徒受苦矣。」澤曰：「吾今去甘寧寨中，探蔡中，蔡和消息。」蓋曰：「甚善。」澤至寧寨，寧接入。澤曰：「將軍昨為救黃公覆，被周公瑾所辱，吾甚不平。」寧笑而不答。

正話間，蔡和，蔡中至。澤以目送甘寧。寧會意，乃曰：「周公瑾只自恃其能，全不以我等為念。我今被辱，羞見江左諸人！」說罷，咬牙切齒，怕案大叫。澤乃虛與寧耳邊低語，寧低頭不言，長歎數聲。

蔡和，蔡中見澤寧皆有反意，以言挑之曰：「將軍何故煩惱？先生有何不平？」澤曰：「吾等腹中之苦，汝豈知耶！」蔡和曰：「莫非欲背吳投曹耶？」闞澤失色。甘寧拔劍而起曰：「吾事已為窺破，不可不殺之以滅口！」

蔡和，蔡中慌曰：「二公勿憂，吾亦當以心腹之事相告。」寧曰：「可速言之！」蔡和曰：「吾二人乃曹公使來詐降者，二公若有歸順之心，吾當引進。」寧曰：「汝言果真乎？」二人齊聲曰：「安敢相欺？」寧佯喜曰：「若如此，是天賜其便也！」二蔡曰：「黃公覆與將軍被辱之事，吾已報知丞相矣。」澤曰：「吾已為黃公覆獻書丞相，今特來見興霸，相約同降耳。」寧曰：「大丈夫既遇明主，自當傾心相投。」

於是四共飲，同論心事。二蔡即時寫書，密報曹操，說甘寧與某同為內應。闞澤另自修書，遣人密報曹操。書中具言黃蓋欲來，未得其便；但看船頭插青牙旗而來者，即是也。

卻說曹操連得二書，心中疑感不定，聚眾謀士商議曰：「江左，甘寧，被周瑜所辱，願為內應；黃蓋受責，令闞澤來納降；俱未可深信。誰敢直入周瑜寨中，探聽實信？」蔣幹進曰：「某前日空往東吳，未得成功，深懷慚愧。今願捨身再往，務得實信，回報丞相。」操大喜，即時令蔣幹上船。幹駕小舟，逕到江南水寨邊，便使人傳報。

周瑜聽得幹又到，大喜曰：「吾之成功，只在此人身上！」遂囑付魯肅：「請龐士元來，為我如此如此。」原來襄陽龐統，字士元，因避亂寓居江東。魯肅曾薦之於周瑜，統未及往見。瑜先使肅問計於統曰：「破曹當用何策？」統密謂肅曰：「欲破曹兵，須用火攻；但大江面上，一船著火，餘船四散；除非獻『連環計』，教他釘作一處，然後功可成也。」肅以告瑜，瑜深服其論，因謂肅曰：「為我行此計者，非龐士元不可。」肅曰：「只怕曹操奸猾，如何去得？」

周瑜沈吟未決，正尋思沒個機會，忽報蔣幹又來。瑜大喜，一面分付龐統用計；一面坐於帳上，使人請幹。幹見不來接，心中疑慮，教把船於僻靜岸口纜繫，乃入寨見周瑜。瑜作色曰：「子翼何故欺吾太甚？」蔣幹笑曰：「吾想與你乃舊日弟兄，特來吐心腹事，何言相欺也？」瑜曰：「汝要說我降，除非海枯石爛！前番吾念舊日交情，請你痛飲一醉，留你同榻；你卻盜吾私書，不辭而去，歸報曹操，殺了蔡瑁，張允，致使吾事不成。今日何故又來，必不懷好意！吾不看舊日之情，一刀兩段！本待送你過去，爭奈吾一二日間，便要破曹賊；待留你在軍中，又必有泄漏。」便教左右：「送子翼往西山庵中歇息。──待吾破了曹操，那時渡你過江未遲。」

蔣幹再欲開言，周瑜已入帳後去了。左右取馬與蔣幹乘坐，送到西山背後小庵歇息，撥兩個軍人伏侍。幹在庵內，心中憂悶，寢食不安。是夜星露滿天，獨步出庵後，只聽得讀書之聲。信步尋去，見山巖畔有草屋數椽，內射燈光。幹往窺之，只見一人挂劍燈前，誦孫吳兵書。幹思此必異人也，叩戶請見。其人開門出迎，儀表非俗。幹問姓名，答曰：「姓龐，名統，字士元。」幹曰：「莫非鳳雛先生否？」統曰：「然也。」幹喜曰：「久聞大名，今何僻居此地？」答曰：「周瑜自恃才高，不能容物，吾故隱居於此。公乃何人？」幹曰：「吾蔣幹也。」

統乃邀入草庵，共坐談心。幹曰：「以公之才，何往不利？如肯歸曹，幹當引進。」統曰：「吾亦欲離江東久矣。公既有引進之心，即今便當一行。如遲則周瑜聞之，必將見害。」

於是與幹連夜下山，至江邊尋著原來船隻，飛棹投江北。既至操寨，幹先入見，備述前事。操聞鳳雛先生來，親自出帳迎入，分賓主坐定，問曰：「周瑜年幼，恃才欺眾，不用良謀。操久聞先生大名，今得惠顧，乞不吝教誨。」統曰：「某素聞丞相用兵有法，今願一睹軍容。」

操教備馬，先邀統同觀旱寨。統與操並馬登高而望。統曰：「傍山依林，前後顧盼，出入有門，退進曲折，雖孫吳再生，穰苴復出，亦不過此矣。」操曰：「先生勿得過譽，尚望指教。」於是又與同觀水寨。見向南分二十四座門，皆有艨艟戰艦，列為城郭，中藏小船，往來有巷，起伏有序，統笑曰：「丞相用兵如此，名不虛傳！」因指江南而言曰：「周郎！周郎！剋期必亡！」

操大喜回寨，請入帳中，置酒共飲，同說兵機。統高談雄辯，應答如流。操深敬服，慇懃相待。統佯醉曰：「敢問軍中有良醫否？」操問何用。統曰：「水軍多疾，須用良醫治之。」時操軍因不服水土，俱生嘔吐之疾，多有死者。操正慮此事，忽聞統言，如何不問？統曰：「丞相教練水軍之法甚妙，但可惜不全。」操再三請問。統曰：「某有一策，使大小水軍，並無疾病，安穩成功。」

操大喜，請問妙策。統曰：「大江之中，潮生潮落，風浪不息，北兵不慣乘舟，受此顛播，便生疾病。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搭，或三十為一排，或五十為一排，首尾用鐵環連鎖，上鋪闊板，休言人可渡，馬亦可走矣。乘此而行，任他風浪潮水上下，復何懼哉？」曹操下席而謝曰：「非先生良謀，安能破東吳耶？」統曰：「愚淺之見，丞相自裁之。」操即時傳令，喚軍中鐵匠，連夜打造連環大釘，鎖住船隻。諸軍聞之，俱各喜悅。後人有詩曰：

赤壁鏖兵用火攻，運籌決策盡皆同。若非龐統連環計，公瑾安能立大功？

龐統又謂操曰：「某觀江左豪傑，多有怨周瑜者。某憑三寸舌，為丞相說之，使皆來降，周瑜孤立無援，必為丞相所擒。瑜既破，則劉備無所用矣。」操曰：「先生果能成大功，操請奏聞天子，封為三公之列。」統曰：「某非為富貴，但欲救萬民耳。丞相渡江，慎勿殺害。」操曰：「吾替天行道，安忍殺戮人民？」統拜求榜文，以安宗族。操曰：「先生家屬，現居何處？」統曰：「只在江邊。若得此榜，可保全矣。」

操命寫榜僉押付統。統拜謝曰：「別後可速進兵，休待周郎知覺。」操然之。

統拜別，至江邊，正欲下船，忽見岸上一人，道袍竹冠，一把扯住統曰：「你好大膽！黃蓋用苦肉計，闞澤下詐降書，你又來獻連環計，只恐燒不盡絕！你們拿出這等毒手來，只好瞞曹操，也須瞞我不得！」嚇得龐統魂飛散。正是：莫道東南能制勝，誰云西北獨無人？畢竟此人是誰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：宴長江曹操賦詩，鎖戰船北軍用武

卻說龐統聞言，吃了一驚;急回視其人，原來卻是徐庶。統見是故人，心下方定；回顧左右無人，乃曰：「你若說破我計，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，皆是你送了也！」庶笑曰：「此間八十三萬人馬，性命如何？」統曰：「元直真欲破我計耶？」庶曰：「吾感劉皇叔厚恩，未嘗忘報。曹操逼死吾母，吾已說過終身不設一謀，今安肯破兄良策？只是我亦隨軍在此，兵敗之後，玉石不分，豈能免難？君當教我脫身之術，我即緘口遠避矣。」統笑曰：「元直如此高見遠識，諒此有何難哉！」庶曰：「願先生賜教。」統去徐庶耳邊略說數句。庶大喜，拜謝。龐統別卻徐庶下船，自回江東。

且說徐庶當晚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謠言。次日，寨中三三五五，交頭接耳而說。早有探事人報知曹操，說：「軍中傳言西涼州韓遂，馬騰謀反，殺奔許都來。」操大驚，急聚眾謀士商議曰：「吾引兵南征，心中所憂者，韓遂，馬騰耳。軍中謠言，雖未辨虛實，然不可不防。」

言未畢，徐庶進曰：「庶蒙丞相收錄，恨無寸功報效。請得三千人馬，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。如有緊急，再行告報。」操喜曰：「若得元直去，吾無憂矣。散關之上，亦有軍兵，公統領之。目下撥三千軍步軍，命臧霸為先鋒，星夜前去，不可稽遲。」徐庶辭了曹操，與臧霸便行。……此便是龐統救徐庶之計。後人有詩曰：曹操征南日日憂，馬騰韓遂起戈矛。鳳雛一語教徐庶，正似游魚脫釣鉤。

曹操自遣徐庶去後，心中稍安，遂上馬先看沿江旱寨，次看水寨。乘大船一隻，於中央上建「帥」字旗號，兩傍皆列水寨，船上埋伏弓弩千張。操居於上。時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十五日，天氣晴明，平風靜浪。操令：「置酒設樂於大船之上，吾今夕欲會諸將」。

天色向晚，東山月上，皎皎如同白日。長江一帶，如橫素練。操坐大船之上，左右侍御者數百人，皆錦衣繡襖，荷戈執戟。文武眾官，各依次而坐。操見南屏山色如畫，東視柴桑之境，西觀夏口之江，南望樊山，北覷烏林，四顧空闊，心中歡喜，謂眾官曰：「吾自起義兵以來，與國家除兇去害，誓願掃清四海，削平天下;所未得者江南也。今吾有百萬雄師，更賴諸公用命，何患不成功耶？收服江南之後，天下無事，與諸公共享富貴，以樂太平。」文武皆起謝曰：「願得早奏凱歌。我等終身皆賴丞相福蔭。」操大喜，命左右行酒。

飲至半夜，操酒酣，遙指南岸曰：「周瑜，魯肅，不識天時。今幸有投降之人，為彼心腹之患，此天助吾也。」荀攸曰：「丞相勿言，恐有泄漏。」操大笑曰：「座上諸公，與近侍左右，皆吾心腹之人也，，言之何礙？」又指夏口曰：「劉備，諸葛亮，汝不料螻蟻之力，欲撼泰山，何其愚耶！」顧謂諸將曰：「吾今年五十四歲矣。如得江南，竊有所喜。昔日喬公與吾至契，吾知其二女皆有國色。後不料為孫策，周瑜，所娶。吾今新構銅雀臺於漳水之上，如得江南，當娶二喬，置之臺上，以娛暮年，吾願足矣。」言罷大笑。唐人杜牧之有詩曰：折戟沈沙鐵未消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

曹操正笑談間，忽聞鴉聲望南飛鳴而去。操問曰：「此鴉緣何夜鳴？」左右答曰：「鴉見月明，疑是天曉，故離樹而鳴也。」操又大笑。時操已醉，乃取槊立於船上，以酒奠於江中，滿飲三爵，橫槊謂諸將曰：「我持此槊破黃巾，擒呂布，滅袁術，收袁紹，深入塞北，直抵遼東，縱橫天下：頗不負大丈之志也。今對此景，甚有慷慨。吾當作歌，汝等和之。」歌曰：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當以慷，憂思難忘。何以解憂，惟有杜康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苹。我有嘉賓，鼓瑟吹笙。皎皎如月，何時可輟？憂從中來，不可斷絕。越陌度阡，枉用相存。契闊談讌，心念舊恩。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，遶樹三匝，無枝可依。山不厭高，水不厭深。周公吐哺，天下歸心。

歌罷，眾和之，共皆歡笑。忽座間一人進曰：「大軍相當之際，將士用命之時，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？」操視之，乃揚州刺史，沛國相人：姓劉，名馥，字元穎。馥起自合淝，創立州治，聚逃散之民，立學校，廣屯田，興治教，久事曹操，多立功績。當下操橫槊問曰：「吾言有何不吉？」馥曰：「『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，遶樹三匝，無枝可依。』此不吉之言。」操大怒曰：「汝安敢敗吾興！」手起一槊，刺死劉馥。眾皆驚駭，遂罷宴。

次日，操酒醒，懊恨不已。馥子劉熙，告請父屍歸葬。操泣曰：「吾昨因醉誤傷汝父，悔之無及。可以三公厚禮葬之。」又撥軍士護送靈柩，即日回葬。

次日，水軍都督毛玠，于禁，詣帳下，請曰：「大小船隻，俱已配搭連鎖停當。旌旗戰具，一一齊備。請丞相調遣，剋日進兵。」

操至水軍中央大戰船上坐定，喚集諸將，各各聽令。水旱二軍，俱分五色旗號。水軍中央黃旗毛玠，于禁，前軍紅軍張郃，後軍皂旗呂虔，左軍青旗文聘，右軍白旗呂通。馬步前軍紅旗徐晃，後軍皂旗李典，左軍青旗樂進，右軍白旗夏侯淵。水陸路都接應使夏侯惇，曹洪;護衛往來監戰使，許褚，張遼。其餘驍將，各依隊伍。

令畢，水軍寨中發擂三通，各隊伍戰船，分門而出。是日西北風驟起，各船拽起風帆，衝波激浪，穩如平地。北軍在船上，踴躍施勇，刺鎗使刀。前後左右各軍，旗旛不雜。又有小船五十餘隻，往來巡警催督。操立於將臺之上，觀看調練，心中大喜，以為必勝之法;教且收住帆慢，各依次序回寨。操升帳謂眾謀士曰：「若非天命助吾，安得鳳雛妙計？鐵索連舟，果然渡江如屐平地。」程昱曰：「船皆連鎖，固是平穩;但彼若用火攻，難以迴避。不可不防。」操大笑曰：「程仲德雖有遠慮，卻還有見不到處。」荀攸曰：「仲德之言甚是。丞相何故笑之？」

操曰：「凡用火攻，必藉風力。方今隆冬之際，但有西風北風，安有東風南風耶？吾居於西北之上，彼兵皆在南岸，彼若用火，是燒自己之兵也，吾何懼哉？若是十月小春之時，吾早已提備矣。」諸拜皆伏拜曰：「丞相高見，眾人不及。」操顧諸將曰：「青，徐，燕，代之眾，不慣乘舟。今非此計，安能涉大江之險！」只見班部中，二將挺身出曰：「小將雖幽，燕之人，也能乘舟。今願借巡船二十隻，直至北江口，奪旗鼓而還，以顯北軍亦能乘舟也。」

操視之，乃袁紹手下舊將焦觸，張南也。操曰：「汝等皆生長北方，恐乘舟不便。江南之兵，往來水上，習練精熟，汝勿輕以性命為兒戲也。」焦觸，張南大叫曰：「如其不勝，甘受軍法。」操曰：「戰船盡已連鎖，惟有小舟。每舟可容二十人，只恐未便接戰。」觸曰：「若用大船，何足為奇？乞付小舟二十餘隻。某與張南各引一半，只今日直抵江南水寨，須要奪旗斬將而還。」操曰：「吾與汝二十隻船，差撥精銳軍五百人，皆長槍硬弩。到來日天明，將大寨船出到江面上，遠為之勢。更差文聘亦領三十隻巡船接應汝回。」

焦觸，張南，欣喜而退。次日四更造飯，五更結束已定，早聽得水寨中擂鼓鳴金。船皆出寨，分布水面。長江一帶，青紅旗號交雜。焦觸，張南，領哨船二十隻，穿寨而出，望江南進發。

卻說南岸隔日聽得鼓聲喧震，次望曹操調練水軍，探事人報知周瑜。瑜往山頂觀之，操軍已收回。次日，忽又聞鼓聲震天，軍士急登高觀望，見有小船衝波而來，飛報中軍。周瑜問帳下誰敢先出。韓當、周泰二人齊出曰：「某當權為先鋒破敵。」瑜喜，傳令各寨嚴加守禦，不可輕動。韓當，周泰，各引哨船五隻，分左右而出。

卻說焦觸，張南，憑一勇之氣，飛棹小船而來。韓當胸披掩心，手執長槍，立於船頭。焦觸船先到，便命軍士亂箭望韓當船上射來。當用牌遮隔。焦觸挺長槍與韓當交鋒。當手起一槍，刺死焦觸。張南隨後大叫趕來。刺斜裏周泰船出。張南挺槍立於船頭，兩邊弓矢亂射。周泰一臂挽牌，一手提刀。兩船相離七八尺，泰即飛身一躍，直躍過張南船上，手起刀落，砍張南於水中，亂殺駕舟軍士。眾船飛棹急回。韓當，周泰，催船追趕，到半江中，恰與文聘船相迎。兩邊便擺定船廝殺。

卻說周瑜引眾將立於山頂，遙望江北水面艨艟戰船，排合江上，旗幟號帶，皆有次序;回看文聘與韓當，周泰相持。韓當，周泰奮力攻擊，文聘抵敵不住，回船而走。韓，周二人，急催船追趕。周瑜恐二人深入重地，便將白旗招颭，令眾鳴金。二人乃揮棹而回。

周瑜於山頂看隔江戰船，盡入水寨。瑜顧謂眾將曰：「江北戰船，如蘆葦之密;操又多謀;當用何計以破之？」眾未及對，忽見曹操寨中，被風吹折中央黃旗，飄入江中。瑜大笑曰：「此不祥之兆也！」

正觀之際，忽狂風大作，江中波濤拍岸。一陣風過，刮起旗角於周瑜臉上拂過。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，大叫一聲，往後便倒，口吐鮮血。諸將急救起時，卻早不省人事。正是：一時忽笑又忽叫，難使南軍破北軍。畢竟周瑜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：七星壇諸葛祭風，三江口周瑜縱火

卻說周瑜立於山頂，觀望良久，忽然望後而倒，口吐鮮血，不省人事。左右救回帳中。諸將皆來動問，盡皆愕然，相顧曰：「江北百萬之眾，虎踞鯨吞。不料都督如此，倘曹兵一至，，如之奈何？」慌忙差人申報吳侯，一面求醫調治。

卻說魯肅見周瑜臥病，心中憂悶，來見孔明，言周瑜猝病之事。孔明曰：「公以為何如！」肅曰：「此乃曹操之福，江東之禍也。」孔明笑曰：「公瑾之病，亮亦能醫。」肅曰：「誠如此，則國家幸甚！」即請孔明同去看病。肅先入見周瑜。瑜以被蒙頭而臥。肅曰：「都督病勢若何？」周瑜曰：「心腹攪痛，時復昏迷。」肅曰：「曾服何藥餌？」瑜曰：「心中嘔逆，藥不能下。」肅曰：「適來去望孔明，言能醫都督之病。現在帳外，煩來醫治，何如？」

瑜命請入，教左右扶起，坐於床上。孔明曰：「連不晤君顏，何期貴體不安！」瑜曰：「『人有旦夕禍福』，豈能自保？」孔明笑曰：「『天有不測風雲』，人又豈能料乎？」瑜聞失色，乃作呻吟之聲。孔明曰：「都督心中似覺煩積否？」瑜曰：「然。」孔明曰：「必須用涼藥以解之。」瑜曰：「已服涼藥，全然無效。」孔明曰：「須先理其氣；氣若順，則呼吸之間，自然痊可。」

瑜料孔明必知其意，乃以言挑之曰：「欲得順氣，當服何藥？」孔明笑曰：「亮有一方，便教都督氣順。」瑜曰：「願先生賜教。」孔明索紙筆，屏退左右，密書十六字曰：「欲破曹公，宜用火攻；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。」寫畢，遞與周瑜曰：「此都督病源也。」

瑜見了大驚，暗思：「孔明真神人也！早已知我心事！只索以實情告之。」乃笑曰：「先生已知我病源，將用何藥治之？事在危急，望即賜教。」孔明曰：「亮雖不才，曾遇異人，傳授奇門遁甲天書，可以呼風喚雨。都督若要東南風時，可於南屏山建一臺，名曰『七星壇』。高九尺，作三層，用一百二十人，手執旗旛圍遶。亮於臺上作法，借三日三夜東南大風，助都督用兵，何如？」瑜曰：「休道三日三夜，只一夜大風，大事可成矣。只是事在目前，不可遲緩。」孔明曰：「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風，至二十二日丙寅風息，如何？」

瑜聞言大喜，矍然而起。便傳令差五百精壯軍士，往南屏山築壇；撥一百二十人，執旗守壇，聽候使令。

孔明辭別出帳，與魯肅上馬，來南屏山相度地勢，令軍士取東南方赤土築壇。方圓二十四丈，每一層高三尺，共是九尺。下一層插二十八宿旗：東方七面青旗，按角，亢，氐，房，心，尾，箕，布蒼龍之形；北方七面皂旗，按斗，牛，女，虛，危，室，壁，作玄武之勢：西方七面白旗，按奎，婁，冑，昴，畢，觜，參，踞白虎之威；南方七面紅旗，按井，鬼，柳，星，張，翼，軫，成朱雀之狀。第二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，按六十四卦，分八位而立。上一層用四人，各人戴束髮冠，穿皂羅袍，鳳衣博帶，朱履方裾，前左立一人，手執長竿，竿尖上用雞羽為葆，以招風信；前右立一人，手執長竿，竿上繫七星號帶，以表風色；後左立一人，捧寶劍；後右立一人，捧香爐。壇下二十四人，各持旌旗，寶蓋，大戟，長戈，黃旄，白銊，朱旛，皂縣，環遶四面。

孔明於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，沐浴齋戒，身披道衣，跣足散髮，來到壇前，分付魯肅曰：「子敬自往軍中相助公瑾調兵。倘亮所祈無應，不可有怪。」魯肅別去。孔明囑付守壇將士：「不許擅離方。不許交頭接耳。不許失口亂言。不許失驚打怪。如違令者斬。」眾皆領命。孔明緩步登壇，觀瞻方位已定，焚香於爐，注水於盂，仰天暗祝。下壇入帳中少歇，令軍士更替吃飯。孔明一日上壇三次，下壇三次，──卻不見有東南風。

且說周瑜請程普，魯肅一班軍官，在帳中伺侯，只等東南風起，便調兵出；一面關報孫權接應。黃蓋已自準備火船二十隻，船頭密布大釘；船內裝載蘆葦乾柴，灌以魚油，上鋪硫黃燄硝引火之物，各用青布油單遮蓋；船頭上插青龍牙旗，船尾各繫走舸。在帳下聽侯，只等周瑜號令。甘寧，闞澤窩盤蔡和，蔡中，在外寨中，每日飲酒，不放一卒登岸。周圍盡是東吳軍馬，把得水洩不通。只等帳上號令下來。

周瑜正在帳中坐議，探子來報：「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里停泊，只等都督好音。」瑜即差魯肅遍告各部下官兵將士：「俱各收拾船隻軍器帆櫓等物。號令一出，時刻休違。倘有違誤，即按軍法。」眾兵將得令，一個個磨拳擦掌，準備廝殺。

是日看看近夜，天色清明，微風不動。瑜謂魯肅曰：「孔明之言謬矣。隆冬之時，怎得東南風乎？」肅曰：「吾料孔明必不謬談。」

將近三更時分，忽聽風聲響，旗旛轉動。瑜出帳看時時，旗腳竟飄西北，霎時間東南風大起。

瑜駭然曰：「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法，鬼神不測之術！若留此人，乃東吳禍根也。及早殺卻，免生他日之憂。」急喚帳前護軍校尉丁奉，徐盛二將：「各帶一百人。徐盛從江內去，丁奉從旱路去，都到南屏山七星壇前。休問長短，拏住諸葛亮便行斬首，將首級來請功。」

二將領命，徐盛下船，一百刀斧手，蕩開棹槳；丁奉上馬，一百弓拏手，各跨征駒，往南屏山來。於路正迎著東南風起。後人有詩曰：七星壇上臥龍登，一夜東風江水騰，不是孔明施妙計，周郎安得逞才能？

丁奉馬軍先到，見壇上執旗將士，當風而立。丁奉下馬提劍上壇，不見孔明，慌問守壇將士。答曰：「恰纔下壇去了。」丁奉忙下壇尋時，徐盛船已到。二人聚於江邊。小卒報曰：「昨晚一隻快船停在前灘口，適間卻見孔明披髮下船。那船望上水去了。」

丁奉，徐盛，便分水陸兩路追襲。徐盛教拽起滿帆，搶風而使。遙望前船不遠，徐盛在船頭高聲大叫：「軍師休去！都督有請！」只見孔明立於船尾大笑曰：「上覆都督：好好用兵。諸葛亮暫回夏口，異日再容相見。」徐盛曰：「請暫少住。有緊話說。」孔明曰：「吾已料定都督不能容我，必來加害，預先教趙子龍來相接。將軍不必追趕！」

徐盛見前船無篷，只顧趕去。看看至近，趙雲拈弓搭箭，立於船尾大叫曰：「吾乃常山趙子龍也！奉令特來接軍師。你如何來追趕？本待一箭射死你來，顯得失了兩家和氣教你知我手段！」言迄，箭到處，射斷徐盛船上篷索。那篷墮落下水，其船便橫。趙雲卻教自己船上拽起滿帆，乘順風而去。其船如飛，追之不及。

岸上丁奉喚徐盛船近岸，言曰：「諸葛亮神機妙算，人不可及。更兼趙雲有萬夫不當之勇。汝知他當陽長阪時否？吾等只索回報便了。」於是二人回見周瑜，言孔明預先約趙雲迎接去了。周瑜大驚曰：「此人如此多謀，使我曉夜不安矣！」魯肅曰：「且待破曹之後，卻再圖之。」

瑜從其言，喚集諸將聽令。先教甘寧帶了蔡中並降卒沿南岸而走：「只打北軍旗號，直取烏林地面，正當曹操屯糧之所。深入軍中，舉火為號。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帳下，我有用處。」第二喚太史慈分付：「你可領三千兵，直奔黃州地界，斷曹操合淝接應之兵，就逼曹兵，放火為處。只看紅旗，便是吳侯接應兵到。」這兩隊兵最遠先發。第三喚呂蒙領三千兵去烏林接應，甘寧焚燒曹操寨柵。第四喚凌統領三千兵，直接彝陵界首，只看烏林火起，以兵應之。第五喚董襲領三千兵，直取漢陽；從漢川殺奔曹操寨中，看白旗接應。第六喚潘璋領三千兵，盡打白旗往漢陽接應董襲。

六隊軍馬各自分路去了。卻令黃蓋安排火船，使小卒馳書約曹操令夜來降。一面撥戰船四隻，隨於黃蓋船後接應。第一隊領兵軍官韓當，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，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，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：四隊各引戰船三百隻，前面各擺列火船二十隻。周瑜自與程普在大艨艟上督戰，徐盛，丁奉為左右護衛，只留魯肅共闞澤及眾謀士守寨。程普見周瑜調軍有法，甚相敬服。

卻說孫權差使命持兵符至，說已差陸遜為先鋒，直抵蔪黃地面進兵，吳侯自為後應。瑜又差人西山放火，南屏山舉旗號。各各準備停當，只等黃昏舉動。

話分兩頭：且說劉玄德在夏口專候孔明回來，忽見一隊船到，乃是公子劉琦自探聽消息。玄德請上敵樓坐定，說：「東南風起多時，子龍去接孔明，至今不見到，吾心甚憂。」小校遙指樊口港上：「一帆風送扁舟來到，必軍師也。」玄德與劉琦下樓迎接。須臾到，孔明，子龍登岸。玄德大喜。問候畢，孔明曰：「且無暇告訴別事。前者所約軍馬戰船，皆已辦否？」玄德曰：「收拾久矣，只候軍師調用。」

孔明便與玄德，劉琦升帳坐定，謂趙雲曰：「子龍可帶三千軍馬，渡江逕取烏林小路，揀樹木蘆葦密處埋伏。今夜四更已後，曹操必然從那條路奔走。等他軍馬過。就半中間放起火來。雖然不殺他盡絕，也殺一半。」雲曰：「烏林有兩條路：一條通南郡，一條取荊州。不知向那條路來？」孔明曰：「南郡勢迫，曹操不敢往，必來荊州，然後大軍投許昌而去。」

雲領計去了。又喚張飛曰：「翼德可領三千兵渡江，截斷彝陵這條路，去葫蘆谷口埋伏。曹操不敢走南彝陵，必望北彝陵去。來日雨過，必然來埋鍋造飯。只看煙起，便就山邊放起火來。雖然不捉得曹操，翼德這場功料也不小。」

飛領計去了。又喚糜竺，糜芳，劉封三人，各駕船隻。遶江剿擒敗軍，奪取器械。三人領計去了。孔明起身，謂公子劉琦曰：「武昌一望之地，最為緊要。公子便請回。率領所部之兵，陳於岸口。操一敗必有逃來者，就而擒之，卻不可輕離城郭。」劉琦便辭玄德，孔明去了。孔明謂玄德曰：「主公可於樊口屯只，憑高而望，坐看今夜周郎成大功也。」

時雲長在側，孔明全然不睬。雲長忍耐不住，乃高聲曰：「關某自隨兄長征戰多年來，未嘗落後。今日逢大敵，軍師卻不委用，此是何意？」孔明笑曰：「雲長勿怪！某本欲煩足下把一個最緊要的隘口，怎奈有些遠礙處，不敢教去。」雲長曰：「有何違礙？願即見諭。」孔明曰：「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，足下當有以報之。今日操兵敗，必走華容道。若令足下去時，必然放他過去。因此不敢教去。」

雲長曰：「軍師好多心！當日曹操果是重待某，某已斬顏良，誅文醜，解白馬之圍，報過他了。今日撞見，豈肯輕放！」孔明曰：「倘若放了時，卻如何？」雲長曰：「願依軍法。」孔明曰：「如此，立下軍令狀。」雲長便與了軍令狀。雲長曰：「若曹操不從那條路上來，如何？」孔明曰：「我亦與你軍今狀。」

雲長大喜，孔明曰：「雲長可於華容小路高山之處，堆積柴草，放起一把火煙，引曹操來。」雲長曰：「曹操望見煙，知有埋伏，如何肯來？」孔明笑曰：「豈不聞兵法虛虛實實之論？操雖能用兵，只此可以瞞過他也。他見煙起，將謂虛張聲勢，必然投這條路來。將軍休得容情。」

雲長領了將令，引關平，周倉並五百校刀手，投華容道埋伏去了。玄德曰：「吾弟義氣深重，若曹操果然投華容道去時，只恐端的放了。」孔明曰：「亮夜觀乾象，操賊未合身亡。留這人情，，教雲長做了，亦是美事。」玄德曰：「先生神算，世所罕及！」孔明遂與玄德往樊口看周瑜用兵，留孫乾，簡雍守城。

卻說曹操在大寨中，與眾將商議，只等黃蓋消息。當日東南風起甚緊，程昱入告曹操曰：「今日東南風起，宜預隄防。」操笑曰：「冬至一陽生，來復之時，安得無東南風？何足為怪？」

軍士忽報江東一隻小船來到，說有黃蓋密書，操急喚入，其人呈上書。書中訴說：「周瑜關防嚴緊，因此無計脫身。今有鄱陽湖新運到糧，周瑜差蓋巡哨，已有方便。好歹殺江東名將，獻首來降。只在今晚三更，船上插青龍牙旗者，即糧船也。」操大喜，遂與眾將來到水寨中大船上，觀望黃蓋船到。

且說江東，天色向晚，周瑜喚出蔡和，令軍士縛倒，和叫：「無罪！」瑜曰：「汝是何等人，敢來詐降！吾今缺少福物祭旗，願借你首級。和抵賴不過，大叫曰：「汝家闞澤，甘寧，亦曾與謀！」瑜曰：「此乃吾之所使也。」蔡和悔之無及。瑜令捉至江邊皂纛旗下，奠酒燒紙，一刀斬了蔡和，用血祭旗畢，便令開船。黃蓋在第三隻火船上，獨披掩心甲，手提利刃，旗上大書「先鋒黃蓋」。蓋乘一天順風，望赤壁進發。

時東風大作，波浪洶湧。操在中軍遙望隔江，看看月上照耀江水，如萬道金蛇，翻波戲浪。操迎風大笑，自以為得志。忽一軍指說：「江南隱隱一簇帆幔，使風而來。」操憑高望之，報稱：「皆插青龍牙旗。內中有大旗，上書先鋒黃蓋名字。」操笑曰：「公覆來降，此天助我也！」

來船漸近。程昱觀望良久，謂操曰：「來船必詐。且休教近寨。」操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程昱曰：「糧在船中，船必穩重。今觀來船，輕而且浮；更兼今夜東南風甚緊；倘有詐謀，何以當之？」操省悟，便問：「誰去止之？」文聘曰：「某在水上頗熟，願請一往。」言畢，跳下小船，用手一指，十數隻巡船，隨文聘船出。聘立在船頭，大叫：「丞相鈞旨，南船且休近寨，就江心拋住。」眾軍齊喝：「快下了篷！」

言未絕，弓弦響處，文聘被箭射中左臂，倒在船中。船上大亂，各自奔回。南船距操寨止隔二里水面。黃蓋用刀一招，前船一齊發火。火趁風威，風助火勢，船如箭發，煙燄障天。二十隻火船，撞入水寨。曹寨中船隻一時盡著；又被鐵環銷住，無處逃避。隔江砲響，四下火船齊到，但見三江面上，火逐風飛，一派通紅，漫天徹地。

曹操回觀岸上營寨，幾處煙火。黃蓋跳在小船上，背後數人駕舟，冒煙突火，來尋曹操，操見勢急，方欲跳上岸，忽張遼駕一小腳船，扶操下得船時，那隻大船，已自著了。張遼與十數人保護曹操，飛奔岸口。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，料是曹操，乃催船速進，手提利刃，高聲大叫：「曹賊休走！黃蓋在此！」操叫苦連聲。張遼拈弓搭箭，覷著黃蓋較近，一箭射去。此時風聲正大，黃蓋在火光中，那裏聽得弓弦響？正中肩窩，翻身落水。正是：火厄盛遭水厄，棒瘡愈後患金瘡。未知黃蓋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五十回：諸葛亮智算華容，關雲長義釋曹操

卻說當夜張遼一箭射黃蓋下水，救得曹操登岸，尋著馬匹走時，軍已大亂。韓當冒煙突火來攻水寨，忽聽得士卒報道：「後梢舵上一人，高叫將軍表字。」韓當細聽，但聞高叫：「公義救我！」當曰：「此黃公覆也！」急教救起。見黃蓋負箭著傷，咬出箭桿，箭頭陷在肉內。韓當急為脫去濕衣，用刀剜出箭頭，扯旗束之，脫自己戰袍與黃蓋穿了，先令別船送回大寨醫治。原來黃蓋深知水性，故大寒之時，和甲墮江，也逃得性命。

卻說當日滿江火滾，喊聲震地。左邊是韓當，蔣欽，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；右邊是周泰，陳武，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；正中是周瑜，程普，徐盛，丁奉，大隊船隻都到，火須兵應，兵仗火威。此正是：三江水戰，赤壁鏖兵。曹軍著槍中箭，火焚水溺者，不計其數。後人有詩曰：魏吳爭鬥決雌雄，赤壁樓船一掃空。烈火初張照雲海，周郎曾此破曹公。

又有一絕云：山高月小水茫茫，追歎前朝割據忙。南士無心迎魏武，東風有意便周郎。

不說江中鏖兵。且說甘寧令蔡中引入曹寨深處，寧將蔡中一刀砍於馬下，就草上放起火來。呂蒙遙望中軍火起，也放十數處火，接應甘寧。潘璋，董襲，分頭放火吶喊。四下裏鼓聲大震。曹操與張遼引百餘騎，在火林內走，看前面無一處不著。正走之間，毛玠救得文聘，引十數騎到。操令軍尋路。張遼指道：「只有烏林，地面空闊，可走。」操逕奔烏林。

正走間，背後一軍趕到，大叫：「曹賊休走！」火光中現出呂蒙旗號。操催軍馬向前，留張遼斷後，抵敵呂蒙。卻見前面火把又起，從山谷中擁出一軍，大叫：「凌統在此！」曹操肝膽皆裂。忽刺斜裏一彪軍到，大叫：「丞相休慌！徐晃在此！」彼此混戰一場，路望北而走。忽見一隊軍馬，屯在山坡前。徐晃出問，乃是袁紹手下降將馬延，張顗，有三千北地軍馬，列寨在彼；當夜見滿天火起，未敢轉動，恰好接著曹操。操教二將引一千軍馬開路，其餘留著護身。操得這枝生力軍馬，心中稍安。馬延，張顗二將，飛騎前行。不到十里，喊聲起處，一彪軍出。為首一將，大呼曰：「吾乃東吳，甘興霸也！」馬延正欲交鋒，早被甘寧一刀斬於馬下。張顗挺槍來迎，寧大喝一聲，顗措手不及，被寧手起一刀，翻身落馬。後軍飛報曹操。

操此時指望合淝有兵救應，不想孫權在合淝路口，望見江中火光，知是我軍得勝，便教陸遜舉火為號；太史慈見了，與陸遜合兵一處，衝殺將來。操只得望彝陵而走。路上撞見張郃，操令斷後。縱馬加鞭，走至五更，回望火光漸遠，操心方定，問曰：「此是何處？」左右曰：「此是烏林之西，宜都之北。」

操見樹林叢雜，山川險峻，乃於馬上仰面大笑不止。諸將問曰：「丞相何故大笑？」操曰：「吾不笑別人，單笑周瑜無謀，諸葛亮少智。若是吾用兵之時，預先在這裏伏下一軍，如之奈何？」

說猶未了，兩邊鼓聲震響，火光沖天而起，驚得曹操幾乎墜馬。刺斜裏一彪軍殺出，大叫：「我趙子龍奉軍師將令，在此等候多時了！」操教徐晃，張郃雙敵趙雲，自己冒煙突火而去。子龍不來追趕，只顧搶奪旗幟，曹操得脫。

天色微明，黑雲罩地，東南風尚不息。忽然大雨傾盆，濕透衣甲。操與軍士冒雨而行，諸軍皆有飢色。操令軍士往村落中劫掠糧食，尋覓火種。方欲造飯，後面一軍趕到。操心甚慌。原來卻是李典，許褚保謢著眾謀士來到。

操大喜，令軍馬且行，問：「前面是那裏地面？」

人報：「一邊是南彝陵大路，一邊是北彝陵山路。」操問：「那裏投南郡江陵去近？」軍士稟曰：「取南彝陵過葫蘆口去最便。」操教走南彝陵。行至葫蘆口，軍皆飢餒，行走不上，馬亦困乏，多有倒於路者。操教前面暫歇。馬上有帶得鑼鍋的，也有村中掠得糧米的，便就山邊揀乾處埋鍋造飯，割馬肉燒吃，盡皆脫去濕衣，於風頭吹晒。馬皆摘鞍野放，咽咬草根。

操坐於書疏林之下，仰面大笑。眾官問曰：「適來丞相笑周瑜，諸葛亮，引惹出趙子龍來，又折了許多人馬，如今為何又笑？」操曰：「吾笑諸葛亮，周瑜，畢竟智謀不足。若是我用兵時，就這個去處，也埋伏一彪軍馬，以逸待勞；我等縱然脫得性命，也不免重傷矣。彼見不到此，我是以笑之。」

正說間，前軍後軍一齊發喊。操大驚，棄甲上馬。眾軍多有不及收馬者。早見四下火煙布合山口，一軍擺開。為首乃燕人張翼德，橫矛立馬，大叫：「操賊走那裏去！」諸軍眾將見了張飛，盡皆膽寒。許褚騎無鞍馬來戰張飛。張遼，徐晃二將，縱馬也來夾攻。兩邊軍馬混戰做一團。操先撥馬走脫，諸將各自脫身。張飛從後趕來。操迤邐奔逃，追兵漸遠，回顧眾將多已帶傷。

正行間，軍士稟曰：「前面有兩條路，請問丞相從那條路去？」操問：「那條路近？」軍士曰：「大路稍平，卻遠五十餘里；小路投華容道，卻近五十餘里。只是地窄路險，坑坎難行。」操令人上山觀望，回報：「小路山邊有數處煙起。大路並無動靜。」操教前軍便走華容道小路。諸將曰：「烽煙起處，必有軍馬，何故反走這條路？」操曰：「豈不聞兵書有云：『虛則實之，實則虛之。』諸葛亮多謀，故使人於山僻燒煙，使我軍不敢從這條山路走，他卻伏兵於大路等著。吾料已定，偏不教中他計！」諸將皆曰：「丞相妙算，人所不及。」遂勒兵走華容道。此時人皆飢倒，馬盡困乏。焦頭爛額者扶策而行，中箭著槍者勉強而走。衣甲濕透，個個不全。軍器旗旛，紛紛不整。大半皆是彝陵道上被趕得慌，只騎得禿馬，鞍轡衣服，盡皆拋棄。正值隆冬嚴寒之時，其苦何可勝言。

操見前軍停馬不進，問是何故。回報曰：「前面山僻路小，因早晨下雨，坑塹內積水不流，泥陷馬蹄，不能前進。」操大怒，叱曰：「軍旅逢山開路，遇水疊橋，豈有泥濘不堪行之理！」傳下號令，教老弱中傷軍士在後慢行，強壯者擔土束柴，搬草運蘆，填塞道路，務要即時行動；如違令者斬。眾軍只得都下馬，就路旁砍伐竹木，填塞山路。操恐後軍來趕，令張遼，許褚，徐晃，引百騎執刀在手，但遲慢者便斬之。

操喝令人馬沿棧而行，死者不可勝數。號哭之聲，於路不絕。操怒曰：「生死有命，何哭之有！如再哭者立斬！」三停人馬，一停落後，一停填了溝壑，一停跟隨曹操。過了險峻，路稍平坦。操回顧止有三百餘騎隨後，並無衣甲袍鎧整齊者。操催速行。眾將曰：「馬盡乏矣，只好少歇。」操曰：「趕到荊州將息未遲。」又行不到數里，操在馬上揚鞭大笑。眾將問：「丞相何又大笑？」操曰：「人皆言周瑜，諸葛亮足智多謀，以吾觀之，到底是無能之輩。若使此處伏一旅之師，吾等皆束手受縛矣。」

言未畢。一聲砲響，兩邊五百校刀手擺開，為首大將關雲長，提青龍刀，跨赤兔馬，截住去路。操軍見了，亡魂喪膽，面面相覷。操曰：「既到此處，只得決一死戰！」眾將曰：「人縱然不怯，馬力已乏，安能復戰？」程昱曰：「某素知雲長傲上而不忍下，欺強而不凌弱；恩怨分明，信義素著。丞相昔日有恩於彼，今只親自告之，可脫此難。」

操從其說，即縱馬向前，欠身謂雲長曰：「將軍別來無恙？」雲長亦欠身答曰：「關某奉軍師將令，等候丞相多時。」操曰：「曹操兵敗勢危，到此無路，望將軍以昔日之情為重。」雲長曰：「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，然已斬顏良，誅文醜，解白馬之圍，以奉報矣。今日之事，豈敢以私廢公？」操曰：「五關斬將之時，還能記否？大丈夫以信義為重。將軍深明春秋，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？」

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，想起當日曹操許多恩義，與後來五關斬將之事，如何不動心？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，越發心中不忍。於是把馬頭勒回，謂眾軍曰：「四散擺開。」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。操見雲長回馬，便和眾將一齊衝將過去。雲長回身時，曹操已與眾將過去了。雲長大喝一聲，眾軍皆下馬，哭拜於地。雲長愈加不忍。正猶豫間，張遼驟馬而至，雲長見了，又動故舊之情；長歎一聲，並皆放去，後人有詩曰：曹瞞兵敗走華容，正與關公狹路逢。只為當初恩義重，放開金鎖走蛟龍。

曹操既脫華容之難，行至谷口，回顧所隨軍兵，止有二十七騎。比及天晚，已近南郡，火把齊明，一簇人馬攔路。操大驚曰：「吾命休矣！」只見一群哨馬衝到，方認得是曹仁軍馬。操纔心安。曹仁接著，言：「雖知兵敗，不敢遠離，只得在附近迎接。」操曰：「幾與汝不相見也！」

於是引眾入南郡安歇。隨後張遼也到，說雲長之德。操點將校中傷者極多，操皆令將息。曹仁置酒與操解悶。眾謀士俱在座。操忽仰天大慟。眾謀士曰：「丞相於虎窟中逃難之時，全無懼怯；今到城中，人已得食，馬已得料，正須整頓軍馬復仇，何反痛哭？」操曰：「吾哭郭奉孝耳！若奉孝在，決不使吾有此大失也！」遂搥胸大哭曰：「哀哉，奉孝！痛哉，奉孝！惜哉，奉孝！」眾謀士皆默然自慚。

次日，操喚曹仁曰：「吾今暫回許都，收拾軍馬，必來報讎。汝可保全南郡。吾有一計，密留在此，非急休開，急則開之。依計而行，使東吳不敢正視南郡。」仁曰：「合淝，襄陽，誰可保守？」操曰：「荊州託汝管領；襄陽吾已撥夏侯惇守把。合淝最為緊要之地，吾命張遼為主將，樂進，李典為副將，保守此地。但有緩急，飛報將來。」

操分撥已定，遂上馬引眾奔回許昌。荊州原降文武各官，依舊帶回許昌調用。曹仁自遺曹洪據守彝陵，南郡，以防周瑜。

卻說關雲長放了曹操，引軍自回。此時諸路軍馬，皆得馬匹、器械、錢糧，已回夏口；獨雲長不獲一人一騎，空身回見玄德。孔明正與玄德作賀，忽報雲長至。孔明忙離坐席，執盃相迎曰：「且喜將軍立此蓋世之功，與普天下除大害。合宜遠慶賀。」

雲長默然。孔明曰：「將軍莫非因吾等不曾遠接，故而不樂？」回顧左右曰：「汝等緣何不先報？」雲長曰：「關某特來請死。」孔明曰：「莫非曹操不曾容道上來？」雲長曰：「是從那裏來。關某無能，因此被他走脫。」孔明曰：「拏得甚將士來？」雲長曰：「皆不曾拏。」孔明曰：「此是雲長想曹操昔日之恩，故意放了。但既有軍令狀在此，不得不按軍法。」遂叱武士推出斬之。正是：拚將一死酬知已，玫令千秋仰義名。未知雲長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三國志武帝紀

◎武帝紀第一

太祖武皇帝，沛國譙人也，姓曹，諱操，字孟德，漢相國參之後。【曹瞞傳曰：太祖一名吉利，小字阿瞞。王沈魏書曰：其先出於黃帝。當高陽世，陸終之子曰安，是為曹姓。周武王克殷，存先世之後，封曹俠於邾。春秋之世，與於盟會，逮至戰國，為楚所滅。子孫分流，或家於沛。漢高祖之起，曹參以功封平陽侯，世襲爵士，絕而復紹，至今適嗣國於容城。】桓帝世，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，封費亭侯。【司馬彪續漢書曰：騰父節，字元偉，素以仁厚稱。鄰人有亡豕者，與節豕相類，詣門認之，節不與爭；後所亡豕自還其家，豕主人大慚，送所認豕，並辭謝節，節笑而受之。由是鄉黨貴嘆焉。長子伯興，次子仲興，次子叔興。騰字季興，少除黃門從官。永寧元年，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，騰應其選。太子特親愛騰，飲食賞賜與眾有異。順帝即位，為小黃門，遷至中常侍大長秋。在省闥三十餘年，歷事四帝，未嘗有過。好進達賢能，終無所毀傷。其所稱薦，若陳留虞放、邊韶、南陽延固、張溫、弘農張奐、潁川堂谿典等，皆致位公卿，而不伐其善。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，益州刺史種暠於函谷關搜得其箋，上太守，並奏騰內臣外交，所不當為，請免官治罪。帝曰：“箋自外來，騰書不出，非其罪也。”乃寢暠奏。騰不以介意，常稱歎暠，以為暠得事上之節。暠後為司徒，語人曰：“今日為公，乃曹常侍恩也。”騰之行事，皆此類也。桓帝即位，以騰先帝舊臣，忠孝彰著，封費亭侯，加位特進。太和三年，追尊騰曰高皇帝。】養子嵩嗣，官至太尉，莫能審其生出本末。【續漢書曰：嵩字巨高。質性敦慎，所在忠孝。為司隸校尉，靈帝擢拜大司農、大鴻臚，代崔烈為太尉。黃初元年，追尊嵩曰太皇帝。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雲：嵩，夏侯氏之子，夏侯惇之叔父。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。】嵩生太祖。

少機警，有權數，而任俠放蕩，不治行業，故世人未之奇也；【曹瞞傳雲：太祖少好飛鷹走狗，遊蕩無度，其叔父數言之於嵩。太祖患之，後逢叔父於路，乃陽敗面喎口；叔父怪而問其故，太祖曰：“卒中惡風。”叔父以告嵩。

嵩驚愕，呼太祖，太祖口貌如故。嵩問曰：“叔父言汝中風，已差乎？”太祖曰：“初不中風，但失愛於叔父，故見罔耳。”嵩乃疑焉。自後叔父有所告，嵩終不復信，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。】惟梁國橋玄、南陽何顒異焉。玄謂太祖曰：“天下將亂，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，能安之者，其在君乎！”【魏書曰：太尉橋玄，世名知人，睹太祖而異之，曰：“吾見天下名士多矣，未有若君者也！君善自持。吾老矣！願以妻子為。”由是聲名益重。續漢書曰：玄字公祖，嚴明有才略，長於人物。張璠漢紀曰：玄歷位中外，以剛斷稱，謙儉下士，不以王爵私親。光和中為太尉，以久病策罷，拜太中大夫，卒，家貧乏産業，柩無所殯。當世以此稱為名臣。世語曰：玄謂太祖曰：“君未有名，可交許子將。”太祖乃造子將，子將納焉，由是知名。孫盛異同雜語雲：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，讓覺之；乃舞手戟於庭，逾垣而出。才武絕人，莫之能害。博覽群書，特好兵法，抄集諸家兵法，名曰接要，又注孫武十三篇，皆傳於世。嘗問許子將：“我何如人？”子將不答。固問之，子將曰：“子治世之能臣，亂世之姦雄。”太祖大笑。】年二十，舉孝廉為郎，除洛陽北部尉，遷頓丘令，【曹瞞傳曰：太祖初入尉廨，繕治四門。造五色棒，縣門左右各十餘枚，有犯禁者，不避豪強，皆棒殺之。後數月，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，即殺之。京師斂跡，莫敢犯者。近習寵臣鹹疾之，然不能傷，於是共稱薦之，故遷為頓丘令。】徵拜議郎。【魏書曰：太祖從妹夫隱強侯宋奇被誅，從坐免官。後以能明古學，復徵拜議郎。先是大將軍竇武、太傅陳蕃謀誅閹官，反為所害。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，姦邪盈朝，善人壅塞，其言甚切；靈帝不能用。是後詔書敕三府：舉奏州縣政理無效，民為作謠言者免罷之。三公傾邪，皆希世見用，貨賂並行，強者為怨，不見舉奏，弱者守道，多被陷毀。太祖疾之。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，因此復上書切諫，説三公所舉奏專回避貴戚之意。奏上，天子感悟，以示三府責讓之，諸以謠言徵者皆拜議郎。

是後政教日亂，豪猾益熾，多所摧毀；太祖知不可匡正，遂不復獻言。】光和末，黃巾起。拜騎都尉，討潁川賊。遷為濟南相，國有十餘縣，長吏多阿附貴戚，贓污狼藉，於是奏免其八；禁斷淫祀，姦宄逃竄，郡界肅然。【魏書曰：長吏受取貪饕，依倚貴勢，歷前相不見舉；聞太祖至，鹹皆舉免，小大震怖，姦宄遁逃，竄入他郡。政教大行，一郡清平。初，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，故其國為立祠，青州諸郡轉相仿傚，濟南尤盛，至六百餘祠。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，奢侈日甚，民坐貧窮，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。太祖到，皆毀壞祠屋，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。及至秉政，遂除姦邪鬼神之事，世之淫祀由此遂絕。】久之，徵還為東郡太守；不就，稱疾歸鄉里。【魏書曰：於是權臣專朝，貴戚橫恣。

太祖不能違道取容。數數幹忤，恐為家禍，遂乞留宿衛。拜議郎，常疾病，輒告歸鄉里；築室城外，春夏習讀書傳，秋冬弋獵，以自娛樂。】頃之，冀州刺史王芬、南陽許攸、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，謀廢靈帝，立合肥侯，以告太祖，太祖拒之。芬等遂敗。【司馬彪九州春秋曰：於是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于芬坐，楷曰：“天文不利宦者，黃門、常侍真族滅矣。”逸喜。

芬曰：“若然者，芬願驅除。”於是與攸等結謀。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，芬等謀因此作難，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，求得起兵。會北方有赤氣，東西竟天，太史上言“當有陰謀，不宜北行”，帝乃止。敕芬罷兵，俄而徵之。芬懼，自殺。魏書載太祖拒芬辭曰：“夫廢立之事，天下之至不祥也。古人有權成敗、計輕重而行之者，伊尹、霍光是也。伊尹懷至忠之誠，據宰臣之勢，處官司之上，故進退

廢置，計從事立。及至霍光受國之任，藉宗臣之位，內因太后秉政之重，外有

群卿同欲之勢，昌邑即位日淺，未有貴寵，朝乏讜臣，議出密近，故計行如轉圜，事成如摧朽。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，未睹當今之難。諸君自度，結眾連黨，何若七國？合肥之貴，孰若吳、楚？而造作非常，慾望必克，不亦危乎！”】

金城邊章、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，眾十餘萬，天下騷動。徵太祖為典軍校尉。會靈帝崩，太子即位，太后臨朝。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，太后不聽。進乃召董卓，欲以脅太后，【魏書曰：太祖聞而笑之曰：“閹豎之官，古今宜有，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，使至於此。既治其罪，當誅元惡，一獄吏足矣，何必紛紛召外將乎？欲盡誅之，事必宣露，吾見其敗也。”】卓未至而進見殺。卓到，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，京都大亂。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，欲與計事。太祖乃變易姓名，間行東歸。【魏書曰：太祖以卓終必覆敗，遂不就拜，逃歸鄉里。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；伯奢不在，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，取馬及物，太祖手刃擊殺數人。世語曰：太祖過伯奢。伯奢出行，五子皆在，備賓主禮。太祖自以背卓命，疑其圖己，手劍夜殺八人而去。孫盛雜記曰：太祖聞其食器聲，以為圖己，遂夜殺之。既而悽愴曰：“寧我負人，毋人負我！”遂行。】出關，過中牟，為亭長所疑，執詣縣，邑中或竊識之，為請得解。【世語曰：中牟疑是亡人，見拘于縣。

時掾亦已被卓書；唯功曹心知是太祖，以世方亂，不宜拘天下雄俊，因白令釋之。】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。太祖至陳留，散家財，合義兵，將以誅卓。冬十二月，始起兵於己吾，【世語曰：陳留孝廉衛茲以家財資太祖，使起兵，眾有五千人。】

是歲中平六年也。

初平元年春正月，後將軍袁術、冀州牧韓馥、【英雄記曰：馥字文節，潁川人。為御史中丞。董卓舉為冀州牧。於時冀州民人殷盛，兵糧優足。袁紹之在勃海，馥恐其興兵，遣數部從事守之，不得動搖。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，陳卓罪惡，雲“見逼迫，無以自救，企望義兵，解國患難。”馥得移，請諸從事問曰：“今當助袁氏邪，助董卓邪？”治中從事劉子惠曰：“今興兵為國，何謂袁、董！”馥自知言短而有慚色。子惠復言：“兵者凶事，不可為首；今宜往視他州，有發動者，然後和之。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，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。”馥然之。馥乃作書與紹，道卓之惡，聽其舉兵。】豫州刺史孔、【英雄記曰：字公緒，陳留人。張璠漢紀載鄭泰説卓雲：“孔公緒能清談高論，噓枯吹生。”】兗州刺史劉岱、【岱，劉繇之兄，事見吳志。】河內太守王匡、【英雄記曰：匡字公節，泰山人。輕財好施，以任俠聞。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，匡於徐州發強弩五百西詣京師。會進敗，匡還州裏。起家，拜河內太守。謝承後漢書曰：匡少與蔡邕善。其年為卓軍所敗，走還泰山，收集勁勇得數千人，欲與張邈合。匡先殺執金吾胡母班。班親屬不勝憤怒，與太祖並勢，共殺匡。】勃海太守袁紹、陳留太守張邈、東郡太守橋瑁、【英雄記曰：瑁字元偉，玄族子。先為兗州刺史，甚有威惠。】山陽太守袁遺、【遺字伯業，紹從兄。為長安令。河間張超嘗薦遺于太尉朱俊，稱遺“有冠世之懿，幹時之量。其忠允亮直，固天所縱；若乃包羅載籍，管綜百氏，登高能賦，睹物知名，求之今日，邈焉靡儔。”

事在超集。英雄記曰：紹後用遺為揚州刺史，為袁術所敗。太祖稱“長大而能勤學者，惟吾與袁伯業耳。”語在文帝典論。】濟北相鮑信【信事見子勳傳。】同時俱起兵，眾各數萬，推紹為盟主。太祖行奮武將軍。

二月，卓聞兵起，乃徙天子都長安。卓留屯洛陽，遂焚宮室。是時紹屯河內，邈、岱、瑁、遺屯酸棗，術屯南陽，屯潁川，馥在鄴。卓兵強，紹等莫敢先進。

太祖曰：“舉義兵以誅暴亂，大眾已合，諸君何疑？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，倚王室之重，據二周之險，東向以臨天下；雖以無道行之，猶足為患。今焚燒宮室，劫遷天子，海內震動，不知所歸，此天亡之時也。一戰而天下定矣，不可失也。”

遂引兵西，將據成皋。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。到滎陽汴水，遇卓將徐榮，與戰不利，士卒死傷甚多。太祖為流矢所中，所乘馬被創，從弟洪以馬與太祖，得夜遁去。榮見太祖所將兵少，力戰盡日，謂酸棗未易攻也，亦引兵還。

太祖到酸棗，諸軍兵十餘萬，日置酒高會，不圖進取。太祖責讓之，因為謀曰：“諸君聽吾計，使勃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，酸棗諸將守成皋，據敖倉，塞轘轅、太谷，全制其險；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、析，入武關，以震三輔：皆高壘深壁，勿與戰，益為疑兵，示天下形勢，以順誅逆，可立定也。今兵以義動，持疑而不進，失天下之望，竊為諸君恥之！”邈等不能用。

太祖兵少，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，刺史陳溫、丹楊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。還到龍亢，士卒多叛。【魏書曰：兵謀叛，夜燒太祖帳，太祖手劍殺數十人，餘皆披靡，乃得出營；其不叛者五百餘人。】至、建平，復收兵得千餘人，進屯河內。

劉岱與橋瑁相惡，岱殺瑁，以王肱領東郡太守。

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，太祖拒之。【魏書載太祖答紹曰：“董卓之罪，暴于四海，吾等合大眾、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，此以義動故也。今幼主微弱，制于奸臣，未有昌邑亡國之釁，而一旦改易，天下其孰安之？諸君北面，我自西向。”】紹又嘗得一玉印，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，太祖由是笑而惡焉。【魏書曰：太祖大笑曰：“吾不聽汝也。”紹復使人説太祖曰：“今袁公勢盛兵強，二子已長，天下群英，孰逾於此？”太祖不應。由是益不直紹，圖誅滅之。】

二年春，紹、馥遂立虞為帝，虞終不敢當。

夏四月，卓還長安。

秋七月，袁紹脅韓馥，取冀州。

黑山賊于毒、白繞、眭固等【眭，申隨反。】十餘萬眾略魏郡、東郡，王肱不能禦，太祖引兵入東郡，擊白繞于濮陽，破之。袁紹因表太祖為東郡太守，治東武陽。

三年春，太祖軍頓丘，毒等攻東武陽。太祖乃引兵西入山，攻毒等本屯。【魏書曰：諸將皆以為當還自救。太祖曰：“孫臏救趙而攻魏，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。使賊聞我西而還，武陽自解也；不還，我能敗其本屯，虜不能拔武陽必矣。”遂乃行。】毒聞之，棄武陽還。太祖要擊眭固，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，皆大破之。【魏書曰：於夫羅者，南單于子也。中平中，發匈奴兵，於夫羅率以助漢。會本國反，殺南單于，於夫羅遂將其眾留中國。因天下撓亂，與西河白波賊合，破太原、河內，抄略諸郡為寇。】

夏四月，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。卓將李傕、郭汜等殺允攻布，布敗，東出武關。傕等擅朝政。

青州黃巾眾百萬入兗州，殺任城相鄭遂，轉入東平。劉岱欲擊之，鮑信諫曰：“今賊眾百萬，百姓皆震恐，士卒無鬥志，不可敵也。觀賊眾群輩相隨，軍無輜重，唯以鈔略為資，今不若畜士眾之力，先為固守。彼欲戰不得，攻又不能，其勢必離散，後選精銳，據其要害，擊之可破也。”岱不從，遂與戰，果為所殺。【世語曰：岱既死，陳宮謂太祖曰：“州今無主，而王命斷絕，宮請説州中，明府尋往牧之，資之以收天下，此霸王之業也。”宮説別駕、治中曰：“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；曹東郡，命世之才也，若迎以牧州，必寧生民。”鮑信等亦謂之然。】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。遂進兵擊黃巾于壽張東。信力戰鬥死，僅而破之。【魏書曰：太祖將步騎千餘人，行視戰地，卒抵賊營，戰不利，死者數百人，引還。賊尋前進。黃巾為賊久，數乘勝，兵皆精悍。太祖舊兵少，新兵不習練，舉軍皆懼。太祖被甲嬰胄，親巡將士，明勸賞罰，眾乃復奮，承間討擊，賊稍折退。賊乃移書太祖曰：“昔在濟南，毀壞神壇，其道乃與中黃太乙同，似若知道，今更迷惑。漢行已盡，黃家當立。天之大運，非君才力所能存也。”太祖見檄書，呵罵之，數開示降路；遂設奇伏，晝夜會戰，戰輒禽獲，賊乃退走。】購求信喪不得，眾乃刻木如信形狀，祭而哭焉。追黃巾至濟北。乞降。冬，受降卒三十餘萬，男女百餘萬口，收其精銳者，號為青州兵。

袁術與紹有隙，術求援於公孫瓚，瓚使劉備屯高唐，單經屯平原，陶謙屯發幹，以逼紹。太祖與紹會擊，皆破之。

四年春，軍鄄城。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，術引軍入陳留，屯封丘，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。術使將劉詳屯匡亭。太祖擊詳，術救之，與戰，大破之。術退保封丘，遂圍之，未合，術走襄邑，追到太壽，決渠水灌城。走寧陵，又追之，走九江。夏，太祖還軍定陶。

下邳闕宣聚眾數千人，自稱天子；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，取泰山華、費，略任城。秋，太祖徵陶謙，下十餘城，謙守城不敢出。

是歲，孫策受袁術使渡江，數年間遂有江東。

興平元年春，太祖自徐州還，初，太祖父嵩，去官後還譙，董卓之亂，避難瑯邪，為陶謙所害，故太祖志在復讎東伐。【世語曰：嵩在泰山華縣。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，劭兵未至，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。嵩家以為劭迎，不設備。謙兵至，殺太祖弟德于門中。嵩懼，穿後垣，先出其妾，妾肥，不時得出；嵩逃于廁，與妾俱被害，闔門皆死。劭懼，棄官赴袁紹。後太祖定冀州，劭時已死。韋曜吳書曰：太祖迎嵩，輜重百餘兩。陶謙遣都尉張將騎二百衛送，於泰山華、費間殺嵩，取財物，因奔淮南。太祖歸咎於陶謙，故伐之。】夏，使荀彧、程昱守鄄城，復徵陶謙，拔五城，遂略地至東海。還過郯，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郯東，要太祖。太祖擊破之，遂攻拔襄賁，所過多所殘戮。【孫盛曰：夫伐罪吊民，古之令軌；罪謙之由，而殘其屬部，過矣。】

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，郡縣皆應。荀彧、程昱保鄄城，范、東阿二縣固守，太祖乃引軍還。布到，攻鄄城不能下，西屯濮陽。太祖曰：“布一旦得一州，不能據東平，斷亢父、泰山之道乘險要我，而乃屯濮陽，吾知其無能為也。”遂進軍攻之。布出兵戰，先以騎犯青州兵。青州兵奔，太祖陳亂，馳突火出，墜馬，燒左手掌。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，遂引去。【袁暐獻帝春秋曰：太祖圍濮陽，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，太祖得入城。燒其東門，示無反意。及戰，軍敗。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，問曰：“曹操何在？”太祖曰：“乘黃馬走者是也。”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。門火猶盛，太祖突火而出。】未至營止，諸將未與太祖相見，皆怖。太祖乃自力勞軍，令軍中促為攻具，進復攻之，與布相守百餘日。蝗蟲起，

百姓大餓，布糧食亦盡，各引去。

秋九月，太祖還鄄城。布到乘氏，為其縣人李進所破，東屯山陽。於是紹使人説太祖，欲連和。太祖新失兗州，軍食盡，將許之。程昱止太祖，太祖從之。

冬十月，太祖至東阿。

是歲谷一斛五十餘萬錢，人相食，乃罷吏兵新募者。陶謙死，劉備代之。

二年春，襲定陶。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，未拔。會呂布至，又擊破之。夏，

布將薛蘭、李封屯鉅野，太祖攻之，布救蘭，蘭敗，布走，遂斬蘭等。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，時太祖兵少，設伏，縱奇兵擊，大破之。【魏書曰：於是兵皆出取麥，在者不能千人，屯營不固。太祖乃令婦人守陴，悉兵拒之。屯西有大堤，其南樹木幽深。布疑有伏，乃相謂曰：“曹操多譎，勿入伏中。”引軍屯南十餘裏。明日復來，太祖隱兵堤裏，出半兵堤外。布益進，乃令輕兵挑戰，既合，伏兵乃悉乘堤，步騎並進，大破之，獲其鼓車，追至其營而還。】布夜走，太祖復攻，拔定陶，分兵平諸縣。布東奔劉備，張邈從布，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。秋八月，圍雍丘。冬十月，天子拜太祖兗州牧。十二月，雍丘潰，超自殺。夷邈三族。邈詣袁術請救，為其眾所殺，兗州平，遂東略陳地。

是歲，長安亂，天子東遷，敗于曹陽，渡河幸安邑。

建安元年春正月，太祖軍臨武平，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。

太祖將迎天子，諸將或疑，荀彧、程昱勸之，乃遣曹洪將兵西迎，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，洪不得進。汝南、潁川黃巾何儀、劉辟、黃邵、何曼等，眾各數萬，初應袁術，又附孫堅。二月，太祖進軍討破之，斬辟、邵等，儀及其眾皆降。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，

夏六月，遷鎮東將軍，封費亭侯。秋七月，楊奉、韓暹以天子還洛陽，【獻帝春秋曰：天子初至洛陽，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。使張楊繕治宮室，名殿曰揚安殿，八月，帝乃遷居。】奉別屯梁。太祖遂至洛陽，衛京都，暹遁走。天子假太祖節鉞，錄尚書事。【獻帝紀曰：又領司隸校尉。】洛陽殘破，董昭等勸太祖都許。

九月，車駕出轘轅而東，乙太祖為大將軍，封武平侯。自天子西遷，朝廷日亂，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。【張璠漢紀曰：初，天子敗於曹陽，欲浮河東下。侍中太史令王立曰：“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，過天津，熒惑又逆行守北河，不可犯也。”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，將自軹關東出。立又謂宗正劉艾曰：“前太白守天關，與熒惑會；金火交會，革命之象也。漢祚終矣，晉、魏必有興者。”立後數言于帝曰：“天命有去就，五行不常盛，代火者土也，承漢者魏也，能安天下者，曹姓也，唯委任曹氏而已。”公聞之，使人語立曰：“知公忠於朝廷，然天道深遠，幸勿多言。”】天子之東也，奉自梁欲要之，不及。冬十月，公徵奉，奉南奔袁術，遂攻其梁屯，拔之。於是以袁紹為太尉，紹恥班在公下，不肯受。公乃固辭，以大將軍讓紹。天子拜公司空，行車騎將軍。是歲用棗祗、韓浩等議，始興屯田。【魏書曰：自遭荒亂，率乏糧谷。諸軍並起，無終歲之計，饑則寇略，飽則棄餘，瓦解流離，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。袁紹之在河北，軍人仰食桑椹。袁術在江、淮，取給蒲蠃。民人相食，州裏蕭條。公曰：“夫定國之術，在於強兵足食，秦人以急農兼天下，孝武以屯田定西域，此先代之良式也。”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，得谷百萬斛。於是州郡例置田官，所在積谷。征伐四方，無運糧之勞，遂兼滅群賊，克平天下。】

呂布襲劉備，取下邳。備來奔。程昱説公曰：“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，終不為人下，不如早圖之。”公曰：“方今收英雄時也，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，不可。”張濟自關中走南陽。濟死，從子繡領其眾。二年春正月，公到宛。張繡降，既而悔之，復反。公與戰，軍敗，為流矢所中，長子昂、弟子安民遇害。【魏書曰：公所乘馬名絕影，為流矢所中，傷頰及足，並中公右臂。世語曰：昂不能騎，進馬于公，公故免，而昂遇害。】公乃引兵還舞陰，繡將騎來鈔，公擊破之。繡奔穰，與劉表合。公謂諸將曰：“吾降張繡等，失不便取其質，以至於此。吾知所以敗。諸卿觀之，自今已後不復敗矣。”遂還許。【世語曰：舊制，三公領兵入見，皆交戟叉頸而前。初，公將討張繡，入覲天子，時始復此制。公自此不復朝見。】

袁術欲稱帝於淮南，使人告呂布。布收其使，上其書。術怒，攻布，為布所破。秋九月，術侵陳，公東征之。術聞公自來，棄軍走，留其將橋蕤、李豐、梁綱、樂就；公到，擊破蕤等，皆斬之。術走渡淮。公還許。

公之自舞陰還也，南陽、章陵諸縣復叛為繡，公遣曹洪擊之，不利，還屯葉，數為繡、表所侵。冬十一月，公自南征，至宛。【魏書曰：臨淯水，祠亡將士，歔欷流涕，眾皆感慟。】表將鄧濟據湖陽。攻拔之，生擒濟，湖陽降。攻舞陰，下之。

三年春正月，公還許，初置軍師祭酒。三月，公圍張繡於穰。夏五月，劉表遣兵救繡，以絕軍後。【獻帝春秋曰：袁紹叛卒詣公雲：“田豐使紹早襲許，若挾天子以令諸侯，四海可指麾而定。”公乃解繡圍。】公將引還，繡兵來追，公軍不得進，連營稍前。公與荀彧書曰：“賊來追吾，雖日行數裏，吾策之，到安眾，破繡必矣。”到安眾，繡與表兵合守險，公軍前後受敵。公乃夜鑿險為地道，悉過輜重，設奇兵。會明，賊謂公為遁也，悉軍來追。乃縱奇兵步騎夾攻，大破之。秋七月，公還許。荀彧問公：“前以策賊必破，何也？”公曰：“虜遏吾歸師，而與吾死地戰，吾是以知勝矣。”

呂布復為袁術使高順攻劉備，公遣夏侯惇救之，不利。備為順所敗。九月，公東征布。冬十月，屠彭城，獲其相侯諧。進至下邳，布自將騎逆擊。大破之，獲其驍將成廉。追至城下，布恐，欲降。陳宮等沮其計，求救于術，勸布出戰，戰又敗，乃還固守，攻之不下。時公連戰，士卒罷，欲還，用荀攸、郭嘉計，遂決泗、沂水以灌城。月餘，布將宋憲、魏續等執陳宮，舉城降，生禽布、宮，皆殺之。太山臧霸、孫觀、吳敦、尹禮、昌豨各聚眾。布之破劉備也，霸等悉從布。布敗，獲霸等，公厚納待，遂割青、徐二州附於海以委焉，分瑯邪、東海、北海為城陽、利城、昌慮郡。

初，公為兗州，以東平畢諶為別駕。張邈之叛也，邈劫諶母弟妻子；公謝遣之，曰：“卿老母在彼，可去。”諶頓首無二心，公嘉之，為之流涕。既出，遂亡歸。及布破，諶生得，眾為諶懼，公曰：“夫人孝於其親者，豈不亦忠於君乎！吾所求也。”以為魯相。【魏書曰：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、大長秋梁紹、少府孔融有隙，欲使公以他過誅之。公曰：“當今天下土崩瓦解，雄豪並起，輔相君長，人懷怏怏，各有自為之心，此上下相疑之秋也，雖以無嫌待之，猶懼未信；如有所除，則誰不自危？且夫起布衣，在塵垢之間，為庸人之所陵陷，可勝怨乎！高祖赦雍齒之讎而群情以安，如何忘之？”紹以為公外公義，內實離異，深懷怨望。臣松之以為楊彪亦曾為魏武所困，幾至於死，孔融竟不免於誅滅，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！非知之難，其在行之，信矣。】

四年春二月，公還至昌邑。張楊將楊醜殺楊，眭固又殺醜，以其眾屬袁紹，屯射犬。夏四月，進軍臨河，使史渙、曹仁渡河擊之。固使楊故長史薛洪、河內太守繆尚留守，自將兵北迎紹求救，與渙、仁相遇犬城。交戰，大破之，斬固。公遂濟河，圍射犬。洪、尚率眾降，封為列侯，還軍敖倉。以魏種為河內太守，屬以河北事。初，公舉種孝廉。兗州叛，公曰：“唯魏種且不棄孤也。”及聞種走，公怒曰：“種不南走越、北走胡，不置汝也！”既下射犬，生禽種，公曰：“唯其才也！”釋其縛而用之。

是時袁紹既並公孫瓚，兼四州之地，眾十餘萬，將進軍攻許，諸將以為不可敵，公曰：“吾知紹之為人，志大而智小，色厲而膽薄，忌克而少威，兵多而分畫不明，將驕而政令不一，土地雖廣，糧食雖豐，適足以為吾奉也。”秋八月，公進軍黎陽，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、北海、東安，留于禁屯河上。九月，公還許，分兵守官渡。冬十一月，張繡率眾降，封列侯。十二月，公軍官渡。

袁術自敗於陳，稍困，袁譚自青州遣迎之。術欲從下邳北過，公遣劉備、朱靈要之。會術病死。程昱、郭嘉聞公遣備，言於公曰：“劉備不可縱。”公悔，追之不及。備之未東也，陰與董承等謀反，至下邳，遂殺徐州刺史車胄，舉兵屯沛。遣劉岱、王忠擊之，不克。【獻帝春秋曰：備謂岱等曰：“使汝百人來，其無如我何；曹公自來，未可知耳！”魏武故事曰：岱字公山，沛國人。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，封列侯。魏略曰：王忠，扶風人，少為亭長。三輔亂，忠饑乏啖人，隨輩南向武關。值婁子伯為荊州遣迎北方客人；忠不欲去，因率等仵逆擊之，奪其兵，聚眾千餘人以歸公。拜忠中郎將，從征討。五官將知忠嘗啖人，因從駕出行，令俳取冢間髑髏係著忠馬鞍，以為歡笑。】廬江太守劉勳率眾降，封為列侯。

五年春正月，董承等謀泄，皆伏誅。公將自東征備，諸將皆曰：“與公爭天下者，袁紹也。今紹方來而棄之東，紹乘人後，若何？”公曰：“夫劉備，人傑也，今不擊，必為後患。【孫盛魏氏春秋雲：答諸將曰：“劉備，人傑也，將生憂寡人。”臣松之以為史之記言，既多潤色，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，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，于失實也，不亦彌遠乎！凡孫盛制書，多用左氏以易舊文，如此者非一。嗟乎，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？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，而用夫差分死之言，尤非其類。】袁紹雖有大志，而見事遲，必不動也。”郭嘉亦勸公，遂東擊備，破之，生禽其將夏侯博。備走奔紹，獲其妻子。備將關羽屯下邳，復進攻之，羽降。昌豨叛為備，又攻破之。公還官渡，紹卒不出。

二月，紹遣郭圖、淳子瓊、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，紹引兵至黎陽，將渡河。夏四月，公北救延。荀攸説公曰：“今兵少不敵，分其勢乃可。公到延津，若將渡兵向其後者，紹必西應之，然後輕兵襲白馬，掩其不備，顏良可禽也。”公從之。紹聞兵渡，即分兵西應之。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，未至十餘裏，良大驚，來逆戰。使張遼、關羽前登，擊破，斬良。遂解白馬圍，徙其民，循河而西。紹於是渡河追公軍，至延津南。公勒兵駐營南阪下，使登壘望之，曰；“可五六百騎。”有頃，復白：“騎稍多，步兵不可勝數。”公曰：“勿復白。”乃令騎解鞍放馬。是時，白馬輜重就道。諸將以為敵騎多，不如還保營。荀攸曰：“此所以餌敵，如何去之！”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。諸將復白：“可上馬。”公曰：“未也。”有頃，騎至稍多，或分趣輜重。公曰：“可矣。”乃皆上馬。時騎不滿六百，遂縱兵擊，大破之，斬醜。良、醜皆紹名將也，再戰，悉禽，紹軍大震。公還軍官渡。紹進保陽武。關羽亡歸劉備。

八月，紹連營稍前，依沙為屯，東西數十里。公亦分營與相當，合戰不利。【習鑿齒漢晉春秋曰：許攸説紹曰：“公無與操相攻也。急分諸軍持之，而徑從他道迎天子，則事立濟矣。”紹不從，曰：“吾要當先圍取之。”攸怒。】時公兵不滿萬，傷者十二三。【臣松之以為魏武初起兵，已有眾五千，自後百戰百勝，敗者十二三而已矣。但一破黃巾，受降卒三十餘萬，餘所吞併，不可悉紀；雖征戰損傷，未應如此之少也。夫結營相守，異於摧鋒決戰。本紀雲：“紹眾十餘萬，屯營東西數十里。”魏太祖雖機變無方，略不世出，安有以數千之兵，而得逾時相抗者哉？以理而言，竊謂不然。紹為屯數十里，公能分營與相當，此兵不得甚少，一也。紹若有十倍之眾，理應當悉力圍守，使出入斷絕，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，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，揚旌往還，曾無抵閡，明紹力不能制，是不得甚少，二也。諸書皆雲公坑紹眾八萬，或雲七萬。夫八萬人奔散，非八千人所能縛，而紹之大眾皆拱手就戮，何緣力能制之？是不得甚少，三也。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，非其實錄也。按鍾繇傳雲：“公與紹相持，繇為司隸，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。”本紀及世語並雲公時有騎六百餘匹，繇馬為安在哉？】紹復進臨官渡，起土山地道。公亦於內作之，以相應。紹射營中，矢如雨下，行者皆蒙楯，眾大懼。時公糧少，與荀彧書，議欲還許。彧以為“紹悉眾聚官渡，欲與公決勝敗。

公以至弱當至強，若不能制，必為所乘，是天下之大機也。且紹，布衣之雄耳，能聚人而不能用。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，何向而不濟！”公從之。孫策聞公與紹相持，乃謀襲許，未發，為刺客所殺。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，略許下。紹使劉備助辟，公使曹仁擊破之。備走，遂破辟屯。

袁紹運谷車數千乘至，公用荀攸計，遣徐晃、史渙邀擊，大破之，盡燒其車。公與紹相拒連月，雖比戰斬將，然眾少糧盡，士卒疲乏。公謂運者曰：“卻十五日為汝破紹，不復勞汝矣。”冬十月，紹遣車運谷，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，宿紹營北四十里。紹謀臣許攸貪財，紹不能足，來奔，因説公擊瓊等。左右疑之，荀攸、賈詡勸公。公乃留曹洪守，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，會明至。瓊等望見公兵少，出陳門外。公急擊之，瓊退保營，遂攻之。紹遣騎救瓊。左右或言“賊騎稍近，請分兵拒之”。公怒曰：“賊在背後，乃白！”士卒皆殊死戰，大破瓊等，皆斬之。【曹瞞傳曰：公聞攸來，跣出迎之，撫掌笑曰：“【子卿遠】子遠，卿來，吾事濟矣！”既入坐，謂公曰：“袁氏軍盛，何以待之？今有幾糧乎？”公曰：“尚可支一歲。”攸曰：“無是，更言之！”又曰：“可支半歲。”

攸曰：“足下不欲破袁氏邪，何言之不實也！”公曰：“向言戲之耳。其實可一月，為之柰何？”攸曰：“公孤軍獨守，外無救援而糧谷已盡，此危急之日也。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，在故市、烏巢，屯軍無嚴備；今以輕兵襲之，不意而至，燔其積聚，不過三日，袁氏自敗也。”公大喜，乃舉精銳步騎，皆用袁軍旗幟，銜枚縛馬口，夜從間道出，人抱束薪，所歷道有問者，語之曰：“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，遣兵以益備。”聞者信以為然，皆自若。既至，圍屯，大放火，營中驚亂。大破之，盡燔其糧谷寶貨，斬督將眭元進、騎督韓莒子、呂威璜、趙叡等首，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，未死，殺士卒千餘人，皆取鼻，牛馬割唇舌，以示紹軍。將士皆怛懼。時有夜得仲簡，將以詣麾下，公謂曰：“何為如是？”仲簡曰：“勝負自天，何用為問乎！”公意欲不殺。許攸曰：“明旦鋻於鏡，此益不忘人。乃殺之。】紹初聞公之擊瓊，謂長子譚曰：“就彼攻瓊等，吾攻拔其營，彼固無所歸矣！”乃使張郃、高覽攻曹洪。郃等聞瓊破，遂來降。紹眾大潰，紹及譚棄軍走，渡河。追之不及，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，虜其眾。【獻帝起居注曰：公上言“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，刻作金璽，遣故任長畢瑜詣虞，為説命錄之數。又紹與臣書云：‘可都鄄城，當有所立。’擅鑄金銀印，孝廉計吏，皆往詣紹。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云：‘今海內喪敗，天意實在我家，神應有徵，當在尊兄。南兄臣下欲使即位，南兄言，以年則北兄長，以位則北兄重。便欲送璽，會曹操斷道。’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，而兇逆無道，乃至於此。輒勒兵馬，與戰官渡，乘聖朝之威，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，遂大破潰。紹與子譚輕身迸走。凡斬首七萬餘級，輜重財物巨億。”】公收紹書中，得許下及軍中人書，皆焚之。【魏氏春秋曰：公雲：“當紹之強，孤猶不能自保，而況眾人乎！”】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。

初，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、宋之分，遼東殷馗【馗，古逵字，見三蒼。】善天文，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于梁、沛之間，其鋒不可當。至是凡五十年，而公破紹，天下莫敵矣。

六年夏四月，揚兵河上，擊紹倉亭軍，破之。紹歸，復收散卒，攻定諸叛郡縣。九月，公還許。紹之未破也，使劉備略汝南，汝南賊共都等應之。遣蔡揚擊都，不利，為都所破。公南征備。備聞公自行，走奔劉表，都等皆散。

七年春正月，公軍譙，令曰：“吾起義兵，為天下除暴亂。舊土人民，死喪略盡，國中終日行，不見所識，使吾悽愴傷懷。其舉義兵已來，將士絕無後者，求其親戚以後之，授土田，官給耕牛，置學師以教之。為存者立廟，使祀其先人，魂而有靈，吾百年之後何恨哉！”遂至浚儀，治睢陽渠，遣使乙太牢祀橋玄。

【褒賞令載公祀文曰：“故太尉橋公，誕敷明德，汎愛博容。國念明訓，士思令謨。靈幽體翳，邈哉晞矣！吾以幼年，逮昇堂室，特以頑鄙之姿，為大君子所納。增榮益觀，皆由獎助，猶仲尼稱不如顏淵，李生之厚嘆賈復。士死知己，懷此無忘。又承從容約誓之言：‘殂逝之後，路有經由，不以鬥酒只雞過相沃酹，車過三步，腹痛勿怪！’雖臨時戲笑之言，非至親之篤好，胡肯為此辭乎？匪謂靈忿，能詒己疾，懷舊惟顧，念之悽愴。奉命東征，屯次鄉里，北望貴土，乃心陵墓。裁致薄奠，公其尚饗！”】進軍官渡。

紹自軍破後，發病歐血，夏五月死。小子尚代，譚自號車騎將軍，屯黎陽。

秋九月，公徵之，連戰。譚、尚數敗退，固守。

八年春三月，攻其郭，乃出戰，擊，大破之，譚、尚夜遁。夏四月，進軍鄴。

五月還許，留賈信屯黎陽。

己酉，令曰：“司馬法‘將軍死綏’，【魏書曰：綏，卻也。有前一尺，無卻一寸。】故趙括之母，乞不坐括。是古之將者，軍破于外，而家受罪于內也。自命將徵行，但賞功而不罰罪，非國典也。其令諸將出征，敗軍者抵罪，失利者免官爵。”【魏書載庚申令曰：“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，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，所謂‘可與適道，未可與權’。管仲曰：‘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，鬥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，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。’未聞無能之人，不鬥之士，並受祿賞，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。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，不賞不戰之士；治平尚德行，有事賞功能。論者之言，一似管窺虎歟！”】

秋七月，令曰：“喪亂已來，十有五年，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，吾甚傷之。其令郡國各脩文學，縣滿五百戶置校官，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，庶幾先生之道不廢，而有以益於天下。”

八月，公徵劉表，軍西平。公之去鄴而南也，譚、尚爭冀州，譚為尚所敗，

走保平原。尚攻之急，譚遣辛毗乞降請救。諸將皆疑，荀攸勸公許之，【魏書曰：公雲：“我攻呂布，表不為寇，官渡之役，不救袁紹，此自守之賊也，宜為後圖。譚、尚狡猾，當乘其亂。縱譚挾詐，不終束手，使我破尚，偏收其地，利自多矣。”乃許之。】公乃引軍還。冬十月，到黎陽，為子整與譚結婚。【臣松之案：紹死至此，過週五月耳。譚雖出後其伯，不為紹服三年，而於再期之內以行吉禮，悖矣。魏武或以權宜與之約言；今雲結婚，未必便以此年成禮。】尚聞公北，乃釋平原還鄴。東平呂曠、呂翔叛尚，屯陽平，率其眾降，封為列侯。【魏書曰：譚之圍解，陰以將軍印綬假曠。曠受印送之，公曰：“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。欲使我攻尚，得以其間略民聚眾，尚之破，可得自強以乘我弊也。尚破我盛，何弊之乘乎？”】

九年春正月，濟河，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。二月，尚復攻譚，留蘇由、審配守鄴。公進軍到洹水，由降。既至，攻鄴，為土山、地道。武安長尹楷屯毛城，通上黨糧道。夏四月，留曹洪攻鄴，公自將擊楷，破之而還。尚將沮鵠守邯鄲，【沮音菹，河朔間今猶有此姓。鵠，沮授子也。】又擊拔之。易陽令韓范、涉長梁岐舉縣降，賜爵關內侯。五月，毀土山、地道，作圍塹，決漳水灌城；城中餓死者過半。秋七月，尚還救鄴，諸將皆以為“此歸師，人自為戰，不如避之”。公曰：“尚從大道來，當避之；若循西山來者，此成禽耳。”尚果循西山來，臨滏水為營。【曹瞞傳曰：遣候者數部前後參之，皆曰“定從西道，已在邯鄲”。公大喜，會諸將曰：“孤已得冀州，諸君知之乎？”皆曰：“不知。”公曰：“諸君方見不久也。”】夜遣兵犯圍，公逆擊破走之，遂圍其營。未合，尚懼，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，公不許，為圍益急。尚夜遁，保祁山，追擊之。其將馬延、張顗等臨陳降，眾大潰，尚走中山。盡獲其輜重，得尚印綬節鉞，使尚降人示其家，城中崩沮。八月，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。配逆戰，敗，生禽配，斬之，鄴定。公臨祀紹墓，哭之流涕；慰勞紹妻，還其家人寶物，賜雜繒絮，廩食之。【孫盛雲：昔者先王之為誅賞也，將以懲惡勸善，永彰鑒戒。紹因世艱危，遂懷逆謀，上議神器，下幹國紀。薦社汙宅，古之制也，而乃盡哀于逆臣之冢，加恩于饕餮之室，為政之道，於斯躓矣。夫匿怨友人，前哲所恥，稅驂舊館，義無虛涕，茍道乖好絕，何哭之有！昔漢高失之於項氏，魏武遵謬於此舉，豈非百慮之一失也。】

初，紹與公共起兵，紹問公曰：“若事不輯，則方面何所可據？”公曰：“足下意以為何如？”紹曰：“吾南據河，北阻燕、代，兼戎狄之眾，南向以爭天下，庶可以濟乎？”公曰：“吾任天下之智力，以道禦之，無所不可。”【傅子曰：太祖又雲：“湯、武之王，豈同土哉？若以險固為資，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。”】

九月，令曰：“河北罹袁氏之難，其令無出今年租賦！”重豪強兼併之法，

百姓喜悅。【魏書載公令曰：“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袁氏之治也，使豪強擅恣，親戚兼併；下民貧弱，代出租賦，衒鬻家財，不足應命；審配宗族，至乃藏匿罪人，為逋逃主。慾望百姓親附，甲兵強盛，豈可得邪！其收田租畝四升，戶出絹二匹、綿二斤而已，他不得擅興發。郡國守相明檢察之，無令強民有所隱藏，而弱民兼賦也。”】天子以公領冀州牧，公讓還兗州。公之圍鄴也，譚略取甘陵、安平、勃海、河間。尚敗，還中山。譚攻之，尚奔故安，遂並其眾。公遺譚書，責以負約，與之絕婚，女還，然後進軍。譚懼，拔平原，走保南皮。十二月，公入平原，略定諸縣。

十年春正月，攻譚，破之，斬譚，誅其妻子，冀州平。【魏書曰：公攻譚，旦及日中不決；公乃自執桴鼓，士卒鹹奮，應時破陷。】下令曰：“其與袁氏同惡者，與之更始。”令民不得復私讎，禁厚葬，皆一之於法。是月，袁熙大將焦觸、張南等叛攻熙、尚，熙、尚奔三郡烏丸。觸等舉其縣降，封為列侯。初討譚時，民亡椎冰，【臣松之以為討譚時，川渠水凍，使民椎冰以通船，民憚役而亡。】令不得降。頃之，亡民有詣門首者，公謂曰：“聽汝則違令，殺汝則誅首，歸深自藏，無為吏所獲。”民垂泣而去；後竟捕得。

夏四月，黑山賊張燕率其眾十餘萬降，封為列侯。故安趙犢、霍奴等殺幽州刺史、涿郡太守。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。【續漢書郡國志曰：獷平，縣名，屬漁陽郡。】秋八月，公徵之，斬犢等，乃渡潞河救獷平，烏丸奔走出塞。

九月，令曰：“阿黨比周，先聖所疾也。聞冀州俗，父子異部，更相毀譽。昔直不疑無兄，世人謂之盜嫂；第五伯魚三娶孤女，謂之撾婦翁；王鳳擅權，谷永比之申伯，王商忠議，張匡謂之左道：此皆以白為黑，欺天罔君者也。吾欲整

齊風俗，四者不除，吾以為羞。”冬十月，公還鄴。

初，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，公之拔鄴，幹降，遂以為刺史。幹聞公討烏丸，乃以州叛，執上黨太守，舉兵守壺關口。遣樂進、李典擊之，幹還守壺關城。十一年春正月，公徵幹。幹聞之，乃留其別將守城，走入匈奴，求救於單于，單于不受。公圍壺關三月，拔之。幹遂走荊州，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。

秋八月，公東征海賊管承，至淳于，遣樂進、李典擊破之，承走入海島。割東海之襄賁、郯、戚以益瑯邪，省昌慮郡。【魏書載十月乙亥令曰：“夫治世禦眾，建立輔弼，誡在面從，詩稱‘聽用我謀，庶無大悔’，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。吾充重任，每懼失中，頻年已來，不聞嘉謀，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？自今以後，諸掾屬治中、別駕，常以月旦各言其失，吾將覽焉。”】三郡烏丸承天下亂，破幽州，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。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，以家人子為己女，妻焉。遼西單于蹋頓尤強，為紹所厚，故尚兄弟歸之，數入塞為害。公將徵之，鑿渠，自呼沱入泒水，【泒音孤。】名平虜渠；又從泃河口【泃音句。】鑿入潞河，名泉州渠，以通海。

十二月春二月，公自淳于還鄴。丁酋，令曰：“吾起義兵誅暴亂，於今十九年，所徵必克，豈吾功哉？乃賢士大夫之力也。天下雖未悉定，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；而專饗其勞，吾何以安焉！其促定功行封。”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，皆為列侯，其餘各以次受封，及復死事之孤，輕重各有差。【魏書載公令曰：“昔趙奢、竇嬰之為將也，受賜千金，一朝散之，故能濟成大功，永世流聲。吾讀其文，未嘗不慕其為人也。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，幸賴賢人不愛其謀，群士不遺其力，是以夷險平亂，而吾得竊大賞，戶邑三萬。追思竇嬰散金之義，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于陳、蔡者，庶以疇答眾勞，不擅大惠也。宜差死事之孤，以租谷及之。若年殷用足，租奉畢入，將大與眾人悉共饗之。”】將北征三郡烏丸，諸將皆曰：“袁尚，亡虜耳，夷狄貪而無親，豈能為尚用？今深入徵之，劉備必説劉表以襲許。萬一為變，事不可悔。”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，勸公行。夏五月，至無終。秋七月，大水，傍海道不通，田疇請為鄉導，公從之。引軍出盧龍塞，塞外道絕不通，乃塹山堙谷五百餘裏，經白檀，歷平岡，涉鮮卑庭，東指柳城。未至二百里，虜乃知之。尚、熙與蹋頓、遼西單于樓班、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。八月，登白狼山，卒與虜遇，眾甚盛。公車重在後，被甲者少，左右皆懼。公登高，望虜陳不整，乃縱兵擊之，使張遼為先鋒，虜眾大崩，斬蹋頓及名王已下，胡、漢降者二十餘萬口。遼東單于速仆丸及遼西、北平諸豪，棄其種人，與尚、熙奔遼東，眾尚有數千騎。初，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。及公破烏丸，或説公遂徵之，尚兄弟可禽也。公曰：“吾方使康斬送尚、熙首，不煩兵矣。”九月，公引兵自柳城還，【曹瞞傳曰：時寒且旱，二百里無復水，軍又乏食，殺馬數千匹以為糧，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。既還，科問前諫者，眾莫知其故，人人皆懼。公皆厚賞之，曰：“孤前行，乘危以徼幸，

雖得之，天所佐也，故不可以為常。諸君之諫，萬安之計，是以相賞，後勿難言

之。”】康即斬尚、熙及速仆丸等，傳其首。諸將或問：“公還而康斬送尚、熙，何也？”公曰：“彼素畏尚等，吾急之則並力，緩之則自相圖，其勢然也。”十一月至易水，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、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。

十三年春正月，公還鄴，作玄武池以肄舟師。【肄，以四反。三蒼曰：“肄，習也。”】漢罷三公官，置丞相、御史大夫。夏六月，以公為丞相。【獻帝起居注曰：使太常徐璆即授印綬。御史大夫不領中丞，置長史一人。先賢行狀曰：璆字【孟平】孟玉，廣陵人。少履清爽，立朝正色。歷任城、汝南、東海三郡，所在化行。被徵當還，為袁術所劫。術僣號，欲授以上公之位，璆終不為屈。術死後，璆得術璽，致之漢朝，拜衛尉太常；公為丞相，以位讓璆焉。】

秋七月，公南征劉表。八月，表卒，其子琮代，屯襄陽，劉備屯樊。九月，公到新野，琮遂降，備走夏口。公進軍江陵，下令荊州吏民，與之更始。乃論荊州服從之功，侯者十五人，以劉表大將文聘為江夏太守，使統本兵，引用荊州名士韓嵩、鄧義等。【衛恒四體書勢序曰：上谷王次仲善隸書，始為楷法。至靈帝好書，世多能者。而師宜官為最，甚矜其能，每書，輒削焚其札。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，候其醉而竊其札，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。於是公欲為洛陽令，鵠以為北部尉。鵠後依劉表。及荊州平，公募求鵠，鵠懼，自縛詣門，署軍假司馬，使在秘書，以【勤】勒書自效。公嘗懸著帳中，及以釘壁玩之，謂勝宜官。鵠字孟黃，安定人。魏宮殿題署，皆鵠書也。皇甫謐逸士傳曰：汝南王俊，字子文，少為范滂、許章所識，與南陽岑晊善。公之為布衣，特愛俊；俊亦稱公有治世之具。及袁紹與弟術喪母，歸葬汝南，俊與公會之，會者三萬人。公於外密語俊曰：“天下將亂，為亂魁者必此二人也。欲濟天下，為百姓請命，不先誅此二子，亂今作矣。”俊曰：“如卿之言，濟天下者，舍卿復誰？”相對而笑。俊為人外靜而內明，不應州郡三府之命。公車徵，不到，避地居武陵，歸俊者一百餘家。帝之都許，復徵為尚書，又不就。劉表見紹強，陰與紹通，俊謂表曰：“曹公，天下之雄也，必能興霸道，繼桓、文之功者也。今乃釋近而就遠，如有一朝之急，遙望漠北之救，不亦難乎！”表不從。俊年六十四，以壽終於武陵，公聞而哀傷。及平荊州，自臨江迎喪，改葬于江陵，表為先賢也。】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，遣兵給軍。

十二月，孫權為備攻合肥。公自江陵徵備，至巴丘，遣張救合肥。權聞至，乃走。公至赤壁，與備戰，不利。於是大疫，吏士多死者，乃引軍還。備遂有荊州、江南諸郡。【山陽公載記曰：公船艦為備所燒，引軍從華容道步歸，遇泥濘，道不通，天又大風，悉使羸兵負草填之，騎乃得過。羸兵為人馬所蹈藉，陷泥中，死者甚眾。軍既得出，公大喜，諸將問之，公曰：“劉備，吾儔也。但得計少晚；向使早放火，吾徒無類矣。”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。孫盛異同評曰：按吳志，劉備先破公軍，然後權攻合肥，而此記雲權先攻合肥，後有赤壁之事。二者不同，吳志為是。】

十四年春三月，軍至譙，作輕舟，治水軍。秋七月，自渦入淮，出肥水，軍合肥。辛未，令曰：“自頃已來，軍數徵行，或遇疫氣，吏士死亡不歸，家室怨曠，百姓流離，而仁者豈樂之哉？不得已也。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，縣官勿絕廩，長吏存恤撫循，以稱吾意。”置揚州郡縣長吏，開芍陂屯田。十二月，軍還譙。

十五年春，下令曰：“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，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！及其得賢也，曾不出閭巷，豈幸相遇哉？上之人不求之耳。今天下尚未定，此特求賢之急時也。‘孟公綽為趙、魏老則優，不可以為滕、薛大夫’。若必廉士而後可用，則齊桓其何以霸世！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？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？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，唯才是舉，吾得而用之。”冬，作銅雀臺。【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曰：“孤始舉孝廉，年少，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，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，欲為一郡守，好作政教，以建立名譽，使世士明知之；故在濟南，始除殘去穢，平心選舉，違迕諸常侍。以為強豪所忿，恐致家禍，故以病還。去官之後，年紀尚少，顧視同歲中，年有五十，未名為老，內自圖之，從此卻去二十年，待天下清，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。故以四時歸鄉里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，欲秋夏讀書，冬春射獵，求底下之地，欲以泥水自蔽，絕賓客往來之望，然不能得如意。後徵為都尉，遷典軍校尉，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，慾望封侯作征西將軍，然後題墓道言‘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’，此其志也。而遭值董卓之難，興舉義兵。是時合兵能多得耳，然常自損，不欲多之；所以然者，多兵意盛，與強敵爭，倘更為禍始。故汴水之戰數千，後還到揚州更募，亦復不過三千人，此其本志有限也。後領兗州，破降黃巾三十萬眾。又袁術僣號于九江，下皆稱臣，名門曰建號門，衣被皆為天子之制，兩婦預爭為皇后。志計已定，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，露布天下，答言‘曹公尚在，未可也’。後孤討禽其四將，獲其人眾，遂使術窮亡解沮，發病而死。及至袁紹據河北，兵勢強盛，孤自度勢，實不敵之，但計投死為國，以義滅身，足垂於後。幸而破紹，梟其二子。又劉表自以為宗室，包藏姦心，乍前乍卻，以觀世事，據有當州，孤復定之，遂平天下。身為宰相，人臣之貴已極，意望已過矣。今孤言此，若為自大，欲人言盡，故無諱耳。設使國家無有孤，不知當幾人稱帝，幾人稱王。或者人見孤強盛，又性不信天命之事，恐私心相評，言有不遜之志，妄相忖度，每用耿耿。齊桓、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，以其兵勢廣大，猶能奉事周室也。論語雲‘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周之德可謂至德矣’，夫能以大事小也。昔樂毅走趙，趙王欲與之圖燕，樂毅伏而垂泣，對曰：‘臣事昭王，猶事大王；臣若獲戾，放在他國，沒世然後已，不忍謀趙之徒隸，況燕後嗣乎！’胡亥之殺蒙恬也，恬曰：‘自吾先人及至子孫，積信於秦三世矣；今臣將兵三十餘萬，其勢足以背叛，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，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。’孤每讀此二人書，未嘗不愴然流涕也。孤祖父以至孤身，皆當親重之任，可謂見信者矣，以及【子植】子桓兄弟，過於三世矣。孤非徒對諸君説此也，常以語妻妾，皆令深知此意。孤謂之言：‘顧我萬年之後，汝曹皆當出嫁，欲令傳道我心，使他人皆知之。’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。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，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，恐人不信之故。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，歸就武平侯國，實不可也。何者？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。既為子孫計，又己敗則國家傾危，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，此所不得為也。前朝恩封三子為侯，固辭不受，今更欲受之，非欲復以為榮，欲以為外援，為萬安計。孤聞介推之避晉封。申胥之逃楚賞，未嘗不舍書而嘆，有以自省也。奉國威靈，仗鉞征伐，推弱以克強，處小而禽大，意之所圖，動無違事，心之所慮，何向不濟，遂蕩平天下，不辱主命，可謂天助漢室，非人力也。然封兼四縣，食戶三萬，何德堪之！江湖未靜，不可讓位；至於邑土，可得而辭。今上還陽夏、柘、苦三縣戶二萬，但食武平萬戶，且以分損謗議，少減孤之責也。”】

十六年春正月，【魏書曰：庚辰，天子報：減戶五千，分所讓三縣萬五千封三子，植為平原侯，據為范陽侯，豹為饒陽侯，食邑各五千戶。】天子命公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，置官屬，為丞相副。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，遣夏侯淵、徐晃圍破之。張魯據漢中，三月，遣鍾繇討之。公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。

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，馬超遂與韓遂、楊秋、李堪、成宜等叛。遣曹仁討之。超等屯潼關，公敕諸將：“關西兵精悍，堅壁勿與戰。”秋七月，公西征，【魏書曰：議者多言“關西兵強，習長矛，非精選前鋒，則不可以當也”。公謂諸將曰：“戰在我，非在賊也。賊雖習長矛，將使不得以刺，諸君但觀之耳。”】與超等夾關而軍。公急持之，而潛遣徐晃、朱靈等夜渡蒲阪津，據河西為營。公自潼關北渡，未濟，超赴船急戰。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，賊亂取牛馬，公乃得渡，【曹瞞傳曰：公將過河，前隊適渡，超等奄至，公猶坐胡床不起。張郃等見事急，共引公入船。河水急，比渡，流四五里，超等騎追射之，矢下如雨。諸將見軍敗，不知公所在，皆惶懼，至見，乃悲喜，或流涕。公大笑曰：“今日幾為小賊所困乎！”】循河為甬道而南。賊退，拒渭口，公乃多設疑兵，潛以舟載兵入渭，為浮橋，夜，分兵結營于渭南。賊夜攻營，伏兵擊破之。超等屯渭南，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，公不許。九月，進軍渡渭。【曹瞞傳曰：時公軍每渡渭，輒為超騎所衝突，營不得立，地又多沙，不可築壘。婁子伯説公曰：“今天寒，可起沙為城，以水灌之，可一夜而成。”公從之，乃多作縑囊以運水，夜渡兵作城，比明，城立，由是公軍盡得渡渭。或疑於時九月，水未應凍。臣松之按魏書：公軍八月至潼關，閏月北渡河，則其年閏八月也，至此容可大寒邪！】超等數挑戰，又不許；固請割地，求送任子，公用賈詡計，偽許之。韓遂請與公相見，公與遂父同歲孝廉，又與遂同時儕輩，於是交馬語移時，不及軍事，但説京都舊故，拊手歡笑。既罷，超等問遂：“公何言？”遂曰：“無所言也。”超等疑之。【魏書曰：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，諸將曰：“公與虜交語，不宜輕脫，可為木行馬以為防遏。”公然之。賊將見公，悉于馬上拜，秦、胡觀者，前後重沓，公笑謂賊曰：“汝欲觀曹公邪？亦猶人也，非有四目兩口，但多智耳！”胡前後大觀。又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陳，精光耀日，賊益震懼。】他日，公又與遂書，多所點竄，如遂改定者；超等愈疑遂。公乃與剋日會戰，先以輕兵挑之，戰良久，乃縱虎騎夾擊，大破之，斬成宜、李堪等。遂、超等走涼州，楊秋奔安定，關中平。諸將或問公曰：“初，賊守潼關，渭北道缺，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，引日而後北渡，何也？”公曰：“賊守潼關，若吾入河東，賊必引守諸津，則西河未可渡，吾故盛兵向潼關；賊悉眾南守，西河之備虛，故二將得擅取西河；然後引軍北渡，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，以有二將之軍也。連車樹柵，為甬道而南，【臣松之案：漢高祖二年，與楚戰滎陽京、索之間，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。應劭曰：“恐敵鈔輜重，故築垣墻如街巷也。”今魏武不築垣墻，但連車樹柵以捍兩面。】既為不可勝，且以示弱。渡渭為堅壘，虜至不出，所以驕之也；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。吾順言許之，所以從其意，使自安而不為備，因畜士卒之力，一旦擊之，所謂疾雷不及掩耳，兵之變化，固非一道也。”始，賊每一部到，公輒有喜色。賊破之後，諸將問其故。公答曰：“關中長遠，若賊各依險阻，徵之，不一二年不可定也。今皆來集，其眾雖多，莫相歸服，軍無適主，一舉可滅，為功差易，吾是以喜。”

冬十月，軍自長安北征楊秋，圍安定。秋降，復其爵位，使留撫其民人。【魏略曰：楊秋，黃初中遷討寇將軍，位特進，封臨涇侯，以壽終。】十二月，自安定還，留夏侯淵屯長安。十七年春正月，公還鄴。天子命公讚拜不名，入朝不趨，劍履上殿，如蕭何故事。馬超餘眾梁興等屯藍田，使夏侯淵擊平之。割河內之蕩陰、朝歌、林慮，東郡之衛國、頓丘、東武陽、發幹，鉅鹿之癭陶、曲周、南和，廣平之任城，趙之襄國、邯鄲、易陽以益魏郡。冬十月，公徵孫權。十八年春正月，進軍濡須口，攻破權江西營，獲權都督公孫陽，乃引軍還。詔書並十四州，復為九州。

夏四月，至鄴。五月丙申，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為魏公【續漢書曰：慮字鴻豫，山陽高平人。少受業于鄭玄，建安初為侍中。虞溥江表傳曰：獻帝嘗特見慮及少府孔融，問融曰：“鴻豫何所優長？”融曰：“可與適道，未可與權。”慮舉笏曰：“融昔宰北海，政散民流，其權安在也！”遂與融互相長短，以至不睦。公以書和解之。慮從光祿勳遷為大夫。】曰：朕以不德，少遭愍兇，越在西土，遷於唐、衛。當此之時，若綴旒然，【公羊傳曰：“君若贅旒然。”何休雲：“贅猶綴也。旒，旂旒也。以旒譬者，言為下所執持東西也。”】宗廟乏祀，社稷無位；群兇覬覦，分裂諸夏，率土之民，朕無獲焉，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。朕用夙興假寐，震悼於厥心，曰“惟祖惟父，股肱先正，【文侯之命曰：“亦惟先正。”鄭玄雲：“先正，先臣。謂公卿大夫也。”】其孰能恤朕躬”？乃誘天衷，誕育丞相，保乂我皇家，弘濟於艱難，朕實賴之。今將授君典禮，其敬聽朕命。昔者董卓初興國難，群後釋位以謀王室，【左氏傳曰：“諸侯釋位以間王政。”服虔曰：“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。”】君則攝進，首啟戎行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。後及黃巾反易天常，侵我三州，延及平民，君又翦之以寧東夏，此又君之功也。韓暹、楊奉專用威命，君則致討，克黜其難，遂遷許都，造我京畿，設官兆祀，不失舊物，天地鬼神於是獲乂，此又君之功也。袁術僣逆，肆於淮南，懾憚君靈，用丕顯謀，蘄陽之役，橋蕤授首，棱威南邁，術以隕潰，此又君之功也。回戈東征，呂布就戮，乘轅將返，張楊殂斃，眭固伏罪，張繡稽服，此又君之功也。袁紹逆亂天常，謀危社稷，憑恃其眾，稱兵內侮，當此之時，王師寡弱，天下寒心，莫有固志，君執大節，精貫白日，奮其武怒，運其神策，致屆官渡，大殲醜類，【詩曰：“致天之屆，于牧之野。”鄭玄雲：“屆，極也。”鴻范曰：“鯀則殛死。”】俾我國家拯于危墜，此又君之功也。濟師洪河，拓定四州，袁譚、高幹，鹹梟其首，海盜奔迸，黑山順軌，此又君之功也。烏丸三種，崇亂二世，袁尚因之，逼據塞北，束馬縣車，一徵而滅，此又君之功也。劉表背誕，不供貢職，王師首路，威風先逝，百城八郡，交臂屈膝，此又君之功也。馬超、成宜，同惡相濟，濱據河、潼，求逞所欲，殄之渭南，獻馘萬計，遂定邊境，撫和戎狄，此又君之功也。鮮卑、丁零，重譯而至，單于箄于、白屋，請吏率職，此又君之功也。君有定天下之功，重之以明德，班敘海內，宣美風俗，旁施勤教，恤慎刑獄，吏無苛政，民無懷慝；敦崇帝族，表繼絕世，舊德前功，罔不鹹秩；雖伊尹格于皇天，周公光于四海，方之蔑如也。朕聞先王並建明德，胙之以土，分之以民，崇其寵章，備其禮物，所以藩衛王室，左右厥世也。其在周成，管、蔡不靜，懲難念功，乃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，東至於海，西至於河，南至於穆陵，北至於無棣，五侯九伯，實得徵之，世祚太師，以表東海；爰及襄王，亦有楚人不供王職，又命晉文登為侯伯，錫以二輅、虎賁、鈇鉞、秬鬯、弓矢，大啟南陽，世作盟主。故周室之不壞，繄二國是賴。今君稱丕顯德，明保朕躬，奉答天命，導揚弘烈，緩爰九域，莫不率俾，【盤庚曰：“綏爰有眾。”鄭玄曰：“爰，於也，安隱於其眾也。”君奭曰：“海隅出日，罔不率俾。”率，循也。俾，使也。四海之隅，日出所照，無不循度而可使也。】功高於伊、周，而賞卑於齊、晉，朕甚恧焉。朕以眇眇之身，於兆民之上，永思厥艱，若涉淵冰，非君攸濟，朕無任焉。今以冀州之河東、河內、魏郡、趙國、中山、常山、鉅鹿、安平、甘陵、平原凡十郡，封君為魏公。錫君玄土，苴以白茅；爰契爾龜，用建冢社。昔在周室，畢公、毛公入為卿佐，周、邵師保出為二伯，外內之任，君實宜之，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。又加君九錫，其敬聽朕命。以君經緯禮律，為民軌儀，使安職業，無或遷志，是用錫君大輅、戎輅各一，玄牡二駟。君勸分務本，穡人昏作，【盤庚曰：“墮農自安，不昏作勞。”鄭玄雲：“昏，勉也。”】粟帛滯積，大業惟興，是用錫君袞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君敦尚謙讓，俾民興行，少長有禮，上下鹹和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，六佾之舞。君翼宣風化，爰發四方，遠人革面，華夏充實，是用錫君朱戶以居。君研其明哲，思帝所難，官才任賢，群善必舉，是用錫君納陛以登。君秉國之鈞，正色處中，纖毫之惡，靡不抑退，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。君糾虔天刑，章厥有罪，【“糾虔天刑”語出國語，韋昭注曰：“糾，察也。虔，敬也。刑，法也。”】犯關干紀，莫不誅殛，是用錫君鈇鉞各一。君龍驤虎視，旁眺八維，掩討逆節，折衝四海，是用錫君彤弓一，彤矢百，玈弓十，玈矢千。君以溫恭為基，孝友為德，明允篤誠，感於朕思，是用錫君秬鬯一卣，珪瓚副焉。魏國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，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。往欽哉，敬服朕命！簡恤爾眾，時亮庶功，用終爾顯德，對揚我高祖之休命！【後漢尚書左丞潘勖之辭也。勖字元茂，陳留中牟人。魏書載公令曰：“夫受九錫，廣開土宇，周公其人也。漢之異姓八王者，與高祖俱起布衣，創定王業，其功至大，吾何可比之？”前後三讓。於是中軍師【王】陵樹亭侯荀攸、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、左軍師涼茂、右軍師毛玠、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勳、建武將軍清苑亭侯劉若、伏波將軍高安侯夏侯惇、揚武將軍都亭侯王忠、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、建忠將軍昌鄉亭侯鮮于輔、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、太中大夫都鄉侯賈詡、軍師祭酒韆鞦亭侯董昭、都亭侯薛洪、南鄉亭侯董蒙、關內侯王粲、傅巽、祭酒王選、袁渙、王朗、張承、任藩、杜襲、中護軍國明亭侯曹洪、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、行驍騎將軍安平亭侯曹仁、領護軍將軍王圖、長史萬潛、謝奐、袁霸等勸進曰：“自古三代，胙臣以土，受命中興，封秩輔佐，皆所以褒功賞德，為國藩衛也。往者天下崩亂，群兇豪起，顛越跋扈之險，不可忍言。明公奮身出命以徇其難，誅二袁篡盜之逆，滅黃巾賊亂之類，殄夷首逆，芟撥荒穢，沐浴霜露二十餘年，書契已來，未有若此功者。昔周公承文、武之跡，受已成之業，高枕墨筆，拱揖群後，商、奄之勤，不過二年，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，據八百諸侯之勢，暫把旄鉞，一時指麾，然皆大啟土宇，跨州兼國。周公八子，併為侯伯，白牡剛，郊祀天地，典策備物，擬則王室，榮章寵盛如此之弘也。逮至漢興，佐命之臣，張耳、吳芮，其功至薄，亦連城開地，南面稱孤。此皆明君達主行之於上，賢臣聖宰受之於下，三代令典，漢帝明制。今比勞則周、呂逸，計功則張、吳微，論制則齊、魯重，言地則長沙多；然則魏國之封，九錫之榮，況於舊賞，猶懷玉而被褐也。且列侯諸將，幸攀龍驥，得竊微勞，佩紫懷黃，蓋以百數，亦將因此傳之萬世，而明公獨辭賞於上，將使其下懷不自安，上違聖朝歡心，下失冠帶至望，忘輔弼之大業，信匹夫之細行，攸等所大懼也。”於是公敕外為章，但受魏郡。攸等復曰：“伏見魏國初封，聖朝發慮，稽謀群寮，然後策命；而明公久違上指，不即大禮。今既虔奉詔命，副順眾望，又欲辭多當少，讓九受一，是猶漢朝之賞不行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。昔齊、魯之封，奄有東海，疆域井賦，四百萬家，基隆業廣，易以立功，故能成翼戴之勳，立一匡之績。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，猶減于曲阜，計其戶數，不能參半，以藩衛王室，立垣樹屏，猶未足也。且聖上覽亡秦無輔之禍，懲曩日震蕩之艱，建忠賢，廢墜是為，願明公恭承帝命，無或拒違。”公乃受命。魏略載公上書謝曰：“臣蒙先帝厚恩，致位郎署，受性疲怠，意望畢足，非敢希望高位，庶幾顯達。會董卓作亂，義當死難，故敢奮身出命，摧鋒率眾，遂值千載之運，奉役目下。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，陛下與臣寒心同憂，顧瞻京師，進受猛敵，常恐君臣俱陷虎口，誠不自意能全首領。賴祖宗靈祐，醜類夷滅，得使微臣竊名其間。陛下加恩，授以上相，封爵寵祿，豐大弘厚，生平之願，實不望也。口與心計，幸且待罪，保持列侯，遺付子孫，自聖世，永無憂責。不意陛下乃發盛意，開國備錫，以貺愚臣，地比齊、魯，禮同藩王，非臣無功所宜膺據。歸情上聞，不蒙聽許，嚴詔切至，誠使臣心俯仰逼迫。伏自惟省，列在大臣，命制王室，身非己有，豈敢自私，遂其愚意，亦將黜退，令就初服。今奉疆土，備數藩翰，非敢遠期，慮有後世；至於父子相誓終身，灰軀盡命，報塞厚恩。天威在顏，悚懼受詔。”】

秋七月，始建魏社稷宗廟。天子聘公三女為貴人，少者待年于國。【獻帝起居注曰：使使持節行太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，璧、帛、玄纁、絹五萬匹之鄴納聘，介者五人，皆以議郎行大夫事，副介一人。】九月，作金虎臺，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。冬十月，分魏郡為東西部，置都尉。十一月，初置尚書、侍中、六卿。【魏氏春秋曰：以荀攸為尚書令，涼茂為仆射，毛玠、崔琰、常林、徐奕、何夔為尚書，王粲、杜襲、衛覬、和洽為侍中。】

馬超在漢陽，復因羌、胡為害，氐王千萬叛應超，屯興國。使夏侯淵討之。

十九年春正月，始耕籍田。南安趙衢、漢陽尹奉等討超，梟其妻子，超奔漢中。韓遂徙金城，入氐王千萬部，率羌、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，擊，大破之，遂走西平。淵與諸將攻興國，屠之。省安東、永陽郡。

安定太守毌丘興將之官，公戒之曰：“羌，胡欲與中國通，自當遣人來，慎勿遣人往。善人難得，必將教羌、胡妄有所請求，因欲以自利；不從便為失異俗意，從之則無益事。”興至，遣校尉范陵至羌中，陵果教羌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。公曰：“吾預知當爾，非聖也，但更事多耳。”【獻帝起居注曰：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與宗正劉艾，皆持節，介者五人，束帛駟馬，及給事黃門侍郎、掖庭丞、中常侍二人，迎二貴人于魏公國。二月癸亥，又於魏公宗廟授二貴人印綬。甲子，詣魏公宮延秋門，迎貴人升車。魏遣郎中令、少府、博士、禦府乘黃廄令、丞相掾屬侍送貴人。癸酉，二貴人至洧倉中，遣侍中丹將冗從虎賁前後駱驛往迎之。乙亥，二貴人入宮，御史大夫、中二千石將大夫、議郎會殿中，魏國二卿及侍中、中郎二人，與漢公卿並升殿宴。】

三月，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，改授金璽，赤紱、遠遊冠。【獻帝起居注曰：使左中郎將楊宣、亭侯裴茂持節、印授之。】

秋七月，公徵孫權。【九州春秋曰：參軍傅幹諫曰：“治天下之大具有二，文與武也；用武則先威，用文則先德，威德足以相濟，而後王道備矣。往者天下大亂，上下失序，明公用武攘之，十平其九。今未承王命者，吳與蜀也，吳有長江之險，蜀有崇山之阻，難以威服，易以德懷。愚以為可且按甲寢兵，息軍養士，分土定封，論功行賞，若此則內外之心固，有功者勸，而天下知制矣。然後漸興學校，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。公神武震於四海，若脩文以濟之，則普天之下，無思不服矣。今舉十萬之眾，頓之長江之濱，若賊負固深藏，則士馬不能逞其能，奇變無所用其權，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。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，全威養德，以道制勝。”公不從，軍遂無功。幹字彥材，北地人，終於丞相倉曹屬。有子曰玄。】

初，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，聚眾枹罕，改元，置百官，三十餘年。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。冬十月，屠枹罕，斬建，涼州平。公自合肥還。十一月，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，雲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，辭甚醜惡，發聞，後廢黜死，兄弟皆伏法。【曹瞞傳曰：公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後，後閉戶匿壁中。歆壞戶發壁，牽後出。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，後被發徒跣過，執帝手曰：“不能復相活邪？”帝曰：“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。”帝謂慮曰：“郗公，天下寧有是邪！”遂將後殺之，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。】十二月，公至孟津。天子命公置旄頭，宮殿設鍾虡。乙未，令曰：“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，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。陳平豈篤行，蘇秦豈守信邪？而陳平定漢業，蘇秦濟弱燕。由此言之，士有偏短，庸可廢乎！有司明思此義，則士無遺滯，官無廢業矣。”又曰：“夫刑，百姓之命也，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，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，吾甚懼之。其選明達法理者，使持典刑。”於是置理曹掾屬。二十年春正月，天子立公中女為皇后。省雲中、定襄、五原、朔方郡，郡置一縣領其民，合以為新興郡。三月，公西征張魯，至陳倉，將自武都入氐；氐人塞道，先遣張郃、朱靈等攻破之。夏四月，公自陳倉以出散關，至河池。氐王竇茂眾萬餘人，恃險不服，五月，公攻屠之。西平、金城諸將演、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。【典略曰：遂字文約，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。章為督軍從事。遂奉計詣京師，何進宿聞其名，特與相見，遂説進使誅諸閹人，進不從，乃求歸。會涼州宋揚、北宮玉等反，舉章、遂為主，章尋病卒，遂為揚等所劫，不得已，遂阻兵為亂，積三十二年，至是乃死，年七十餘矣。劉艾靈帝紀曰：章，一名允。】秋七月，公至陽平。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，橫山築城十餘裏，攻之不能拔，乃引軍還。賊見大軍退，其守備解散。公乃密遣解剽、高祚等乘險夜襲，大破之，斬其將楊任，進攻衛，衛等夜遁，魯潰奔巴中。公軍入南鄭，盡得魯府庫珍寶。【魏書曰：軍自武都山行千里，升降險阻，軍人勞苦；公於是大饗，莫不忘其勞。】巴、漢皆降。復漢寧郡為漢中；分漢中之安陽、西城為西城郡，置太守；分錫、上庸郡，置都尉。

八月，孫權圍合肥，張遼、李典擊破之。

九月，巴七姓夷王樸胡、賨邑侯杜濩舉巴夷、賨民來附，【孫盛曰：樸音浮。濩音戶。】於是分巴郡，以胡為巴東太守，濩為巴西太守，皆封列侯。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。【孔衍漢魏春秋曰：天子以公典任於外，臨事之賞，或宜速疾，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，詔曰：“夫軍之大事，在茲賞罰，勸善懲惡，宜不旋時，故司馬法曰‘賞不逾日’者，欲民速睹為善之利也。昔在中興，鄧禹入關，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為河東太守，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為通路將軍，察其本傳，皆非先請，明臨事刻印也，斯則世祖神明，權達損益，蓋所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勳也。其春秋之義，大夫出疆，有專命之事，茍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。況君秉任二伯，師尹九有，實徵夷夏，軍行藩甸之外，失得在於斯須之間，停賞俟詔以滯世務，固非朕之所圖也。自今已後，臨事所甄，當加寵號者，其便刻印章假授，鹹使忠義得相獎勵，勿有疑焉。”】

冬十月，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，與舊列侯、關內侯凡六等，以賞軍功。【魏書曰：置名號侯爵十八級，關中侯爵十七級，皆金印紫綬；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，銅印龜紐墨綬；五大夫十五級，銅印環紐，亦墨綬，皆不食租，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。臣松之以為今之虛封蓋自此始。】

十一月，魯自巴中將其餘眾降。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。劉備襲劉璋，取益州，遂據巴中；遣張郃擊之。

十二月，公自南鄭還，留夏侯淵屯漢中。【是行也，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曰：“從軍有苦樂，但問所從誰。所從神且武，安得久勞師？相公徵關右，赫怒振天威，一舉滅獯虜，再舉服羌夷，西收邊地賊，忽若俯拾遺。陳賞越山嶽，酒肉逾川坻，軍中多饒飫，人馬皆溢肥，徒行兼乘還，空出有餘資。拓土三千里，往反速如飛，歌舞入鄴城，所願獲無違。”】

二十一年春二月，公還鄴。【魏書曰：辛未，有司乙太牢告至，策勳于廟，甲午始春祠，令曰：“議者以為祠廟上殿當解履。吾受錫命，帶劍不解履上殿。今有事於廟而解履，是尊先公而替王命，敬父祖而簡君主，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。又臨祭就洗，以手擬水而不盥。夫盥以潔為敬，未聞擬【向】而不盥之禮，且‘祭神如神在’，故吾親受水而盥也。又降神禮訖，下階就幕而立，須奏樂畢竟，似若不【愆】衎烈祖，遲祭速訖也，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。受胙納【神】由以授侍中，此為敬恭不終實也，古者親執祭事，故吾親納于【神】由，終抱而歸也。仲尼曰‘雖違眾，吾從下’，誠哉斯言也。”】三月壬寅，公親耕籍田。【魏書曰：有司奏：“四時講武於農隙。漢承秦制，三時不講，唯十月都試車馬，幸長水南門，會五營士為八陳進退，名曰乘之。今金革未偃，士民素習，自今已後，可無四時講武，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，號曰治兵，上合禮名，下承漢制。”奏可。】夏五月，天子進公爵為魏王。【獻帝傳載詔曰：“自古帝王，雖號稱相變，爵等不同，至乎褒崇元勳，建立功德，光啟氏姓，延於子孫，庶姓之與親，豈有殊焉。昔我聖祖受命，創業肇基，造我區夏，鑒古今之制，通爵等之差，盡封山川以立藩屏，使異姓親戚，並列土地，據國而王，所以保乂天命，安固萬嗣。歷世承平，臣主無事。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，是以曠年數百，無異姓諸侯王之位。朕以不德，繼序弘業，遭率土分崩，群兇縱毒，自西徂東，辛苦卑約。當此之際，唯恐溺入于難，以羞先帝之聖德。賴皇天之靈，俾君秉義奮身，震迅神武，捍朕于艱難，獲保宗廟，華夏遺民，含氣之倫，莫不蒙焉。君勤過稷、禹，忠侔伊、周，而掩之以謙讓，守之以彌恭，是以往者初開魏國，錫君土宇，懼君之違命，慮君之固辭，故且懷志屈意，封君為上公，欲以欽順高義，須俟勳績。韓遂、宋建，南結巴、蜀，群逆合從，圖危社稷，君復命將，龍驤虎奮，梟其元首，屠其窟棲。暨至西征，陽平之役，親擐甲胄，深入險阻，芟夷蝥賊，殄其兇醜，蕩定西陲，懸旌萬里，聲教遠振，寧我區夏。蓋唐、虞之盛，三後樹功，文、武之興，旦、奭作輔，二祖成業，英豪佐命；夫以聖哲之君，事為己任，猶錫土班瑞以報功臣，豈有如朕寡德，仗君以濟，而賞典不豐，將何以答神祇慰萬方哉？今進君爵為魏王，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、宗正劉艾奉策璽玄土之社，苴以白茅，金虎符第一至第五，竹使符第一至十。君其正王位，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。其上魏公璽綬符冊。敬服朕命，簡恤爾眾，克綏庶績，以揚我祖宗之休命。”魏王上書三辭，詔三報不許。又手詔曰：“大聖以功德為高美，以忠和為典訓，故創業垂名，使百世可希，行道制義，使力行可效，是以勳烈無窮，休光茂著。稷、契載元首之聰明，周、邵因文、武之智用，雖經營庶官，仰嘆俯思，其對豈有若君者哉？朕惟古人之功，美之如彼，思君忠勤之績，茂之如此，是以每將鏤符析瑞，陳禮命冊，寤寐慨然，自忘守文之不德焉。今君重違朕命，固辭懇切，非所以稱朕心而訓後世也。其抑志撙節，勿復固辭。”四體書勢序曰：梁鵠以公為北部尉。曹瞞傳曰：為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。及公為王，召建公到鄴，與歡飲，謂建公曰：“孤今日可復作尉否？”建公曰：“昔舉大王時，適可作尉耳。”王大笑。建公名防，司馬宣王之父。臣松之案司馬彪序傳，建公不為右丞，疑此不然，而王隱晉書云趙王篡位，欲尊祖為帝，博士馬平議稱京兆府君昔舉魏武帝為北部尉，賊不犯界，如此則為有徵。】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。天子命王女為公主，食湯沐邑。

秋七月，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，待以客禮，遂留魏，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。八月，以大理鍾繇為相國。【魏書曰：始置奉常宗正官。】

冬十月，治兵，【魏書曰：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。】遂徵孫權，十一月至譙。

二十二年春正月，王軍居巢，二月，進軍屯江西郝谿。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，遂逼攻之，權退走。三月，王引軍還，留夏侯惇、曹仁、張遼等屯居巢。

夏四月，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，出入稱警蹕。五月，作泮宮。六月，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。【魏書曰：初置衛尉官。秋八月，令曰：“昔伊摯、傅説出於賤人，管仲，桓公賊也，皆用之以興。蕭何、曹參，縣吏也，韓信、陳平負汙辱之名，有見笑之恥，卒能成就王業，聲著千載。吳起貪將，殺妻自信，散金求官，母死不歸，然在魏，奏人不敢東向，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。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，及果勇不顧，臨敵力戰；若文俗之吏，高才異質，或堪為將守；負汙辱之名，見笑之行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：其各舉所知，勿有所遺。”】

冬十月，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，乘金根車，駕六馬，設五時副車，以五官中郎將丕為魏太子。劉備遣張飛、馬超、吳蘭等屯下辯；遣曹洪拒之。

二十三年春正月，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、司直韋晃等反，攻許，燒丞相長史王必營，【魏武故事載令曰：“領長史王必，是吾披荊棘時吏也。忠能勤事，心如鐵石，國之良吏也。蹉跌久未辟之，舍騏驥而弗乘，焉遑遑而更求哉？故教辟之，已署所宜，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。”】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。【三輔決錄注曰：時有京兆金字德，自以世為漢臣，自日磾討莽何羅，忠誠顯著，名節累葉。睹漢祚將移，謂可季興，乃喟然發憤，遂與耿紀、韋晃、吉本、本子邈、邈弟穆等結謀。紀字季行，少有美名，為丞相掾，王甚敬異之，遷侍中，守少府。邈字文然，穆字思然，以慷慨有日磾之風，又與王必善，因以間之，若殺必，欲挾天子以攻魏，南援劉備。時關羽強盛，而王在鄴，留必典兵督許中事。文然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，遣人為內應，射必中肩。必不知攻者為誰，以素與善，走投，夜喚德，家不知是必，謂為文然等，錯應曰：“王長史已死乎？卿曹事立矣！”必乃更他路奔。一曰：必欲投，其帳下督謂必曰：“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入乎？”扶必奔南城。會天明，必猶在，文然等眾散，故敗。後十餘日，必竟以創死。獻帝春秋曰：收紀、晃等，將斬之，紀呼魏王名曰：“恨吾不自生意，竟為群兒所誤耳！”晃頓首搏頰，以至於死。山陽公載記曰：王聞王必死，盛怒，召漢百官詣鄴，令救火者左，不救火者右。眾人以為救火者必無罪，皆附左；王以為“不救火者非助亂，救火乃實賊也”。皆殺之。】曹洪破吳蘭，斬其將任夔等。三月，張飛、馬超走漢中，陰平氐強端斬吳蘭，傳其首。

夏四月，代郡、上谷烏丸無臣氐等叛，遣鄢陵侯彰討破之。【魏書載王令曰：“去冬天降疫癘，民有凋傷，軍興於外，墾田損少，吾甚憂之。其令吏民男女：女年七十已上無夫子，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，及目無所見，手不能作，足不能行，而無妻子父兄産業者，廩食終身。幼者至十二止，貧窮不能自贍者，隨口給貸。老耄須待養者，年九十已上，復不事，家一人。”】

六月，令曰：“古之葬者，必居瘠薄之地。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，因高為基，不封不樹。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，凡諸侯居左右以前，卿大夫居後，漢制亦謂之陪陵。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，宜陪壽陵，其廣為兆域，使足相容。”

秋七月，治兵，遂西征劉備，九月，至長安。

冬十月，宛守將侯音等反，執南陽太守，劫略吏民，保宛。初，曹仁討關羽，屯樊城，是月使仁圍宛。

二十四年春正月，仁屠宛，斬音。【曹瞞傳曰：是時南陽間苦繇役，音於是執太守【東裏■】東裏袞，與吏民共反，與關羽連和。南陽功曹宗子卿往説音曰：“足下順民心，舉大事，遠近莫不望風；然執郡將，逆而無益，何不遣之。吾與子共戳力，比曹公軍來，關羽兵亦至矣。”音從之，即釋遣太守。子卿因夜逾城亡出，遂與太守收餘民圍音，會曹仁軍至，共滅之。】

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，為備所殺。三月，王自長安出斜谷，軍遮要以臨漢中，遂至陽平。備因險拒守。【九州春秋曰：時王欲還，出令曰“雞肋”，官屬不知所謂。主簿楊脩便自嚴裝，人驚問脩：“何以知之？”脩曰：“夫雞肋，棄之如可惜，食之無所得，以比漢中，知王欲還也。”】

夏五月，引軍還長安。

秋七月，以夫人卞氏為王后。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。八月，漢水溢，灌禁軍，軍沒，羽獲禁，遂圍仁。使徐晃救之。

九月，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。【世語曰：諷字子京，沛人，有惑眾才，傾動鄴都，鍾繇由是辟焉。大軍未反，諷潛結徒黨，又與長樂衛尉陳謀襲鄴。未及期，懼，告之太子，誅諷，坐死者數十人。王昶家誡曰“濟陰魏諷”，而此雲沛人，未詳。】

冬十月，軍還洛陽。【曹瞞傳曰：王更脩治北部尉廨，令過於舊。】孫權遣使上書，以討關羽自效。王自洛陽南征羽，未至，晃攻羽，破之，羽走，仁圍解。王軍摩陂。【魏略曰：孫權上書稱臣，稱説天命。王以權書示外曰：“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！”侍中陳群、尚書桓階奏曰：“漢自安帝已來，政去公室，國統數絕，至於今者，唯有名號，尺土一民，皆非漢有，期運久已盡，歷數久已終，非適今日也。是以桓、靈之間，諸明圖緯者，皆言‘漢行氣盡，黃家當興’。殿下應期，十分天下而有其九，以服事漢，群生注望，遐邇怨嘆，是故孫權在遠稱臣，此天人之應，異氣齊聲。臣愚以為虞、夏不以謙辭，殷、周不吝誅放，畏天知命，無所與讓也。”魏氏春秋曰：夏侯惇謂王曰：“天下鹹知漢祚已盡，異代方起。自古已來，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，即民主也。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，功德著於黎庶，為天下所依歸，應天順民，復何疑哉！”王曰：“‘施于有政，是亦為政’。若天命在吾，吾為周文王矣。”曹瞞傳及世語並雲桓階勸王正位，夏侯惇以為宜先滅蜀，蜀亡則吳服，二方既定，然後遵舜、禹之軌，王從之。及至王薨，惇追恨前言，發病卒。孫盛評曰：夏侯惇恥為漢官，求受魏印，桓階方惇，有義直之節；考其傳記，世語為妄矣。】

二十五年春正月，至洛陽。權擊斬羽，傳其首。庚子，王崩于洛陽，年六十六。【世語曰：太祖自漢中至洛陽，起建始殿，伐濯龍祠而樹血出。曹瞞傳曰：王使工蘇越徙美梨，掘之，根傷盡出血。越白狀，王躬自視而惡之，以為不祥，還遂寢疾。】遺令曰：“天下尚未安定，未得遵古也。葬畢，皆除服。其將兵屯戍者，皆不得離屯部。有司各率乃職。斂以時服，無藏金玉珍寶。”謚曰武王。二月丁卯，葬高陵。【魏書曰：太祖自統禦海內，芟夷群醜，其行軍用師，大較依孫、吳之法，而因事設奇，譎敵制勝，變化如神。自作兵書十萬餘言，諸將征伐，皆以新書從事。臨事又手為節度，從令者剋捷，違教者負敗。與虜對陳，意思安間，如不欲戰，然及至決機乘勝，氣勢盈溢，故每戰必克，軍無幸勝。知人善察，難眩以偽，拔于禁、樂進於行陳之間，取張遼、徐晃於亡虜之內，皆佐命立功，列為名將；其餘拔出細微，登為牧守者，不可勝數。是以創造大業，文武並施，禦軍三十餘年，手不捨書，晝則講武策，夜則思經傳，登高必賦，及造新詩，被之管弦，皆成樂章。才力絕人，手射飛鳥，躬禽猛獸，嘗于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。及造作宮室，繕治器械，無不為之法則，皆盡其意。雅性節儉，不好華麗，後宮衣不錦繡，侍禦履不二採，帷帳屏風，壞則補納，茵蓐取溫，無有緣飾。攻城拔邑，得美麗之物，則悉以賜有功，勳勞宜賞，不吝千金，無功望施，分毫不與，四方獻禦，與群下共之。常以送終之制，襲稱之數，繁而無益，俗又過之，故預自製終亡衣服，四篋而已。傅子曰：太祖愍嫁取之奢僣，公女適人，皆以皂帳，從婢不過十人。張華博物志曰：漢世，安平崔瑗、瑗子寔、弘農張芝、芝弟昶並善草書，而太祖亞之。桓譚、蔡邕善音樂，馮翊山子道、王九真、郭凱等善圍棋，太祖皆與埒能。又好養性法，亦解方藥，招引方術之士，廬江左慈、譙郡華佗、甘陵甘始、陽城郤儉無不畢至，又習啖野葛至一尺，亦得少多飲鴆酒。傅子曰：漢末王公，多委王服，以幅巾為雅，是以袁紹、【崔豹】崔鈞之徒，雖為將帥，皆著縑巾。魏太祖以天下兇荒，資財乏匱，擬古皮弁，裁縑帛以為帢，合於簡易隨時之義，以色別其貴賤，於今施行，可謂軍容，非國容也。曹瞞傳曰：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，好音樂，倡優在側，常以日達夕。被服輕綃，身自佩小鞶囊，以盛手巾細物，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。每與人談論，戲弄言誦，盡無所隱，及歡悅大笑，至以頭沒杯案中，肴膳皆沾汙巾幘，其輕易如此。然持法峻刻，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，隨以法誅之，及故人舊怨，亦皆無餘。其所刑殺，輒對之垂涕嗟痛之，終無所活。初，袁忠為沛相，嘗欲以法治太祖，沛國桓邵亦輕之，及在兗州，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，太祖殺讓，族其家，忠、邵俱避難交州，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。桓邵得出首，拜謝於庭中，太祖謂曰：“跪可解死邪！”遂殺之。常出軍，行經麥中，令“士卒無敗麥，犯者死”。騎士皆下馬，付麥以相持，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，敕主簿議罪；主簿對以春秋之義，罰不加於尊。太祖曰：“制法而自犯之，何以帥下？然孤為軍帥，不可自殺，請自刑。”因援劍割發以置地。又有幸姬常從晝寢，枕之臥，告之曰：“須臾覺我。”姬見太祖臥安，未即寤，及自覺，棒殺之。常討賊，廩谷不足，私謂主者曰：“如何？”主者曰：“可以小斛以足之。”太祖曰：“善。”後軍中言太祖欺眾，太祖謂主者曰：“特當借君死以厭眾，不然事不解。”乃斬之，取首題徇曰：“行小斛，盜官谷，斬之軍門。”其酷虐變詐，皆此類也。】

評曰：漢末，天下大亂，雄豪並起，而袁紹虎視四州，強盛莫敵。太祖運籌演謀，鞭撻宇內，攬申、商之法術，該韓、白之奇策，官方授材，各因其器，矯情任算，不念舊惡，終能總禦皇機，克成洪業者，惟其明略最優也。抑可謂非常之人，超世之傑矣。